

市民火柴大豐配給

以五十人住戶內食宿者為限
 京市總濟局政訂辦法

本局為救濟市民，特將火柴大豐配給，以五十人住戶內食宿者為限。凡住戶內食宿者，每人每日可領火柴若干。此項火柴，係由本局撥款，向各火柴廠定購。凡領火柴者，須持本局發給之配給券，方可領取。此項配給辦法，自即日起開始施行。凡有領火柴者，請向本局領取配給券，並持券向各火柴廠領取火柴。此項配給辦法，旨在救濟市民，以資生活。凡有領火柴者，請踴躍參加，以資救濟。

當局決嚴懲

當局決嚴懲，凡有違法行為者，一經查獲，定予嚴懲。此項嚴懲辦法，旨在維護社會秩序，保障市民利益。凡有違法行為者，請自覺遵守法律，不得以身試法。此項嚴懲辦法，自即日起開始施行。凡有違法行為者，請向本局舉報，以便查辦。此項嚴懲辦法，旨在維護社會秩序，保障市民利益。凡有違法行為者，請自覺遵守法律，不得以身試法。此項嚴懲辦法，自即日起開始施行。凡有違法行為者，請向本局舉報，以便查辦。

貨行市 盛衰不一

貨行市盛衰不一，市場波動頻繁。此項市場波動，旨在反映市場行情，為市民提供參考。凡有買賣貨物者，請注意市場行情，以免受騙。此項市場波動，自即日起開始施行。凡有買賣貨物者，請向本局查詢，以便了解市場行情。此項市場波動，旨在反映市場行情，為市民提供參考。凡有買賣貨物者，請注意市場行情，以免受騙。此項市場波動，自即日起開始施行。凡有買賣貨物者，請向本局查詢，以便了解市場行情。

本局為救濟市民，特將火柴大豐配給，以五十人住戶內食宿者為限。凡住戶內食宿者，每人每日可領火柴若干。此項火柴，係由本局撥款，向各火柴廠定購。凡領火柴者，須持本局發給之配給券，方可領取。此項配給辦法，自即日起開始施行。凡有領火柴者，請向本局領取配給券，並持券向各火柴廠領取火柴。此項配給辦法，旨在救濟市民，以資生活。凡有領火柴者，請踴躍參加，以資救濟。

貨行市盛衰不一，市場波動頻繁。此項市場波動，旨在反映市場行情，為市民提供參考。凡有買賣貨物者，請注意市場行情，以免受騙。此項市場波動，自即日起開始施行。凡有買賣貨物者，請向本局查詢，以便了解市場行情。此項市場波動，旨在反映市場行情，為市民提供參考。凡有買賣貨物者，請注意市場行情，以免受騙。此項市場波動，自即日起開始施行。凡有買賣貨物者，請向本局查詢，以便了解市場行情。

本局為救濟市民，特將火柴大豐配給，以五十人住戶內食宿者為限。凡住戶內食宿者，每人每日可領火柴若干。此項火柴，係由本局撥款，向各火柴廠定購。凡領火柴者，須持本局發給之配給券，方可領取。此項配給辦法，自即日起開始施行。凡有領火柴者，請向本局領取配給券，並持券向各火柴廠領取火柴。此項配給辦法，旨在救濟市民，以資生活。凡有領火柴者，請踴躍參加，以資救濟。

貨行市盛衰不一，市場波動頻繁。此項市場波動，旨在反映市場行情，為市民提供參考。凡有買賣貨物者，請注意市場行情，以免受騙。此項市場波動，自即日起開始施行。凡有買賣貨物者，請向本局查詢，以便了解市場行情。此項市場波動，旨在反映市場行情，為市民提供參考。凡有買賣貨物者，請注意市場行情，以免受騙。此項市場波動，自即日起開始施行。凡有買賣貨物者，請向本局查詢，以便了解市場行情。

經濟問題

經濟問題，關係民生，不可忽視。本局將採取措施，解決經濟問題，保障市民生活。凡有經濟問題者，請向本局舉報，以便查辦。此項經濟問題，自即日起開始施行。凡有經濟問題者，請向本局查詢，以便了解經濟問題。此項經濟問題，旨在解決經濟問題，保障市民生活。凡有經濟問題者，請向本局舉報，以便查辦。此項經濟問題，自即日起開始施行。凡有經濟問題者，請向本局查詢，以便了解經濟問題。

運動社作

運動社作，旨在提高市民體質，促進社會和諧。凡有參加運動者，請踴躍參加，以資運動。此項運動社作，自即日起開始施行。凡有參加運動者，請向本局報名，以便參加運動。此項運動社作，旨在提高市民體質，促進社會和諧。凡有參加運動者，請踴躍參加，以資運動。此項運動社作，自即日起開始施行。凡有參加運動者，請向本局報名，以便參加運動。

奇俠精忠傳



第七集
上海益新書社發行

奇俠精忠傳七集目錄

趙絨章著

第一回

話椎埋羣魔小聚會

議酒食一竊入牢籠

第二回

鬧婚堂李七入甕

闖洞房田祿採花

第三回

燬家書田祿伎于楊

訪鄉友鳴鳳得損益

第四回

小客寓兩友談心

大教場羣英較藝

第五回

平苗策揆文奮武

經略府寄柬留刀

第六回

額經略奉詔討紅苗

賒壯士僑裝尋俠女

第七回

真壁虎巧賺葉倩霞

假鐵口大鬧蘆花港

第八回

激膝芳改計刺苗渠

赴大姚無心逢賊信

第九回

逞雄心兩俠入危途

擺疑陣二憾探祕計

奇俠精忠傳 目錄

一



3 2169 4630 5

MG

2246.48

71.

第十回 石門谷誤醉柳花香

鹿芝坪奇觀滕棒舞

第十一回 滕葉被困浴日樓

凌雷大戰永綏邑

第十二回 得警聞三保下山

感意氣長興斫陣

第十三回 勇長興匹馬戰苗渠

莽逢春西鄉聞喜信

第十四回 赴黔楚雙俠從軍

開壇會三槐鬧教

第十五回 劫運將開奸民逢妖道

雨隄閒話老婦說神君

第十六回 元會鎮隱識邪氛

關帝廟忽逢難女

風雲
際會

奇俠精忠傳

七集上

玉田 趙絨章著

第一回 話椎埋羣魔小聚會 議酒食一竊入牢籠

上回書交代到冷田祿一路恣爲。竟在畢得立家。放蕩起來。以致引出四魔等人。向善一念。登時墮落。似乎田祿爲人。出諸情理之外。不知冷田祿原是惡根性人。早被其師葛玄一看透。不過趨惡之始。定先有點本良發現。所以有救吳玉等事。譬如迴光返照一般。此是至理。莫認作情節支離。可見其爲人反覆特甚。所以後來合紅英還至相忤。遑論其他。閒話少說。且說田祿初醒。正聽隔壁衆聲。方暗詫這班人說得不倫不類。便聽得立一喝棒下。田祿大疑。忙爬起就榻門一張。只見有三個面生男子。或禿頭。或挽起得勝鬚。或攬着毛森森的黑腿。都圍繞着夏氏笑語。得立手掂折棒。却笑道。蒲爺運氣。

合我似的。我若非躲閃伶俐。也成了這半段棒咧。夏氏笑向三人道。你們還沒見他那狼狽樣兒。真像個倒運鬼。三人聽了。都各大笑。就這聲裏。田祿一推桶門。徐步而出。夏氏却笑喝衆人道。快安靜些。甚麼樣兒。於是三人趨上納頭便拜。亂吵道。俺等都是粗魯漢子。今得見冷爺。實爲萬幸。田祿連忙扶起。遜得數語。夏氏早扭頭折項的笑指那禿頭的道。他叫羅有高。綽號兒地老鼠。挖得好墓洞。專以去拜望死人。揭鬼債。(奇語)不問死人肯不肯。一頓剝得精光。又指那挽髮兒的道。他叫蒲三立。專以拐販小人兒。却有一樣時氣不濟。小人們到手。非病卽死。正說着那露毛腿的。哼了一聲。夏氏笑道。你莫着急。他叫夜猫子李七。合誰搭夥誰倒運。蒲爺險些被人捉住。都是他妨的哩。這便是他三個寶貝生業脚色。冷爺可聽明白咧。說罷笑作一團。李七一貼眼。笑道。夏嫂兒。別打歡翅咧。俺同着冷爺。不說你罷了。去年俺畢哥。

有一次去作生意。不如意。你親口對俺說的人要出去尋彩興。千萬那事兒。潔淨。莫犯月日忌。如今這次被冷爺削斷棒趕將來。不消說。定是因你高興。冲犯甚麼月宮日宮咧。（引用俗劇陰陽河中語。恰合此輩口吻。）你合我老實點。好多着的哩。夏氏聽了。笑嘻嘻咬着牙兒。趕去便打。衆人一陣笑。便擁田祿。大家落坐。田祿略述自己行止。衆人已驚得顛顛倒倒。（夏氏代報三人脚色。筆致錯落。業已隱伏有高等。後來入教匪中。各有相當之用。隔年下種。而筆墨却無迹。非漫着科譚也。）都道冷爺如此英雄。好歹且寬留幾日。便瞧得起俺們咧。李七攘臂道。好好。俺雖是精窮倒運鬼。定要在冷爺跟前。盡的心兒。俺也不搶先。明日不消說是羅爺東道。俺便是後日何如。田祿忙道。諸位不須破費。俺贖路心忙。心領就是。李七跳吵道。俺都不管。冷爺若走掉。俺只尋夏嫂兒算賬。且試試俺的再說。夏氏笑着。一掌打去。李七一閃。

却踏在得立脚上。原來得立還直檝檝立在門首。候他渾家指揮。於是夏氏一使眼色。得立趨出。這裏夏氏搭起數語。一摸脚尖兒。皺眉道。真是鞋穿大不穿小。你們且安坐。俺去去就來。說罷。也扭將出去。衆人正在高談。也沒理會。惟有李七縮項一笑。暗暗躡去。只見夏氏正背着臉兒。在屋旁大樹下。數落得立。得立却脊梁朝着夏氏。一壁檝道。真他娘的晦氣。這千人幫吃白食。還罷了。却又要充朋友。作東道。留得冷爺。早晚都須我破費。羅有高新得彩頭。還有油水。像李老七。兩個肩膀扛一張嘴。也要蛤蟆墊桌腿。鼓着肚子辦。除非他自己會拉金溺銀。你看罷。歸根兒灣灣轉轉。這項錢出在咱身上。他却去撐面孔。夏氏道。你莫小氣。管他哩。反正冷爺虧不了咱們。往後大家都希望仰仗冷爺。你如何先鷄腸鼠肚。李七聽了。不由頓起土鼈火兒。略一沈吟。只聽夏氏道。今天人多。須酒肉豐腴些。你快向北村去買罷。那裏徐大戶。

家。大後日娶媳婦兒。趁生意的小販兒。業已到村。一切食物。還齊整些兒。（引起下文）李七聽了。不由心有所觸。於是默默趲轉。只見有高。正在夾七雜八的閒談。見李七撇着嘴。便道。咱們請冷爺。東道兒怎預備呀。李七聽了。越法不自在。須臾夏氏躡進。笑盈盈挨坐在田祿身旁。大家會意。蒲三立便道。假如說得好。表壯不如裏壯。畢哥縹糊糊性兒。真虧夏嫂兒調理他。有高正色道。甚麼話呢。牡丹雖好。還須綠葉扶持。憑夏嫂這表人物。若處在闊綽場中。甚麼人比得下去呀。不過這當兒。鑽在山凹裏。厮混。顯得平平罷了。說着偷眼一望田祿。夏氏笑唾道。別胡嚼蛆咧。俺腦瓜皮薄。戴不起高帽兒。倒是前些日。你在人家墓子裏。得到甚麼好物兒呀。有高道。俺沒說麼。平常得緊。於是略述挖墓之事。田祿道。這事兒倒費手得狠。有高搖手唾地道。別提咧。簡直不是人幹的。凡去挖墓。先破功夫。遠遠的挖通地道。活跳跳的人。

硬去學地蛆。手足上都戴鐵鈹。拱將進去。爲力之苦。已然夠受。更加上提心吊膽。若三不知被人張見道口。便生生活埋在裏面。但是那道口。都在翳蒼深莽間。或廢井亂石中。輕易人張不見。雖是如此。去年俺一個夥伴兒。去挖道。方進得數十步遠。不料後邊一支大權。跟鑽進來。銜住他腿脛。便是一口。衆人聽了都笑。有高道。這挖道。已然艱苦。至於破墓取尸。剝檢殮物。越法嚼嚙。先須喝得醉猫似自命兇神一般。腰斧挾錘。登時大罵。不然持不住氣。但心下一枯憊。那算壞咧。不怕個蟲兒一跳。風兒一刮。登時覺鬼搯頸兒哩。便是動手之先。還有一套說詞作做。也不曉得是那個明公留傳下來的。你若不依法而行。馬上便見變故。衆人道。奇哩。俺們雖聽你常談挖墓。却不知道節兒。有高呖的聲重唾一口。（俗談鬼先唾。祓不祥意也。）然後道。便是動手之先。力扣棺的前和。謾語道。朋友。咱好多日沒喝一場兒咧。今你在家。

快快出來。於是連扣一陣。却怒道。你直如此慢待人。酒友到門。如何縮頭不出。難道你該俺酒錢。還不見還麼。於是破棺。將尸身半拽出來。便笑道。你裝睡。當不得事。且起來說正經的。於是將備就繩索。作一大套兒。一頭兒套尸頸。一頭兒套向自己項。一手揪尸胸。平掙起來。這當兒若是新尸。稍還好些。若是陳死人。那張僵尸面孔。合自己鬧了對面相。就不用提怎生難看咧。夏氏聽了。亂唾道。好磕滲。再說下去。遲會子都不用睡安生覺咧。那知田祿聞所未聞。聽得十分有趣。忙搖手止住夏氏。有高接說道。這時切須作氣。拍拍便是兩耳光打將去。喝道。朋友你沒臉見俺。也當不得還酒錢。且剝你衣服作抵再說。於是放手作事。一無變故。有一年俺去挖一處老墓。那墓所合人家一所荒園。離得里把地。園中只有兩口兒。看園種菜。僻靜得狠。用不着挖地。俺白日裏踏好道路。記得明明白白。及至旁晚。忽落起細雨來。一會兒

瀟瀟洒洒。竟越下越大。俺一想天公不作美。這是那裏說起。心頭一煩悶。不由多貪了一杯兒。便索性睡他娘的。及至醒來。只見一痕新月。清光如沐。原來雨早住咧。俺聽聽村墟遠柝。方交三記。便模糊爬將起來。攜了應用器具。踉踉撞去。本來到墓所沒多遠。却只管不到。並且荆棘縱橫。頑石絆足。只覺前面隱綽綽一帶橫牆。隨人亂轉。我焦燥中。猛悟道。這光景甚是蹊蹺。敢是那話兒罷。原來夜行朋友。都知有鬼打牆一說。於是俺提氣大喝。咬破舌血噴去。說也奇怪。俺恍惚之頃。一陣野風過處。仔細一望。却來在荒園地裏。一支看園狗。冷不妨闖來。汪的一聲。敬了我一乖乖。我忙晃利斧趕掉狗。一摸腿脛。早去了一層皮。方要尋路覓去。忽聽園屋內兩口兒。一陣笑嬉嬉。甚是寫意。夏氏笑瞞道。人家兩口兒。深夜間體已笑語。干你甚事。有高拍膝道。誰說不是呢。俺若如你的話。一逕覓去。還不至喪氣哩。當時俺見那屋牆上。

微有燈光。便悄悄走進。就牕縫一張。夏氏笑道。賊形兒好沒人樣。說着一瞟田祿。香腮微暈。（處處點綴生情。）有高笑道。夏嫂真伶俐。就知人家沒人樣。幹那把戲。說着伸兩指縱橫疊壓道。可不他兩口兒。正如此如此。（敘事中帶寫當時笑談之狀。一洗呆板之弊。）夏氏正含了一口茶。水零零兩眼注視傾聽。不由撲哧一笑。却噴在李七衣上許多水漬。李七一怔。猛問道。北村徐家娶媳婦。是大後日罷。（神來之筆。逗下文有匣劍帷燈之妙。）衆人聽了。不暇打腔。有高道。咳。俺們這行道。若張見這穢事。一百個喪氣定咧。論理說。就當趲轉。那知俺醉後模糊。被鬼打牆。攪佈好久。已然不是意思。這時俺越發生氣。略不思忖。拔步便走。這一來更壞咧。不知怎的。三脚兩步跑出園。却撞入荆棘堆中。東摸也牽衣。西撞也礙足。磕顛半晌。栽了許多觔斗。業已弄得頭破血出。百忙中一失脚。只聽咕咕一聲。一支脚却踏入野廁中。俺

趕忙縱身拔起。已鬧的糞汁淋漓。臭不可聞。你們想俺那裏有好氣。憤憤中直奔墓所。便將事前作做。一概忘掉。舉起斧頭。一陣劈斫。打開棺拽尸套起。一言不發。動手便剝。一件衣服還未剝下。只見那尸兩片乾癟。只管鼓動。並且掀唇露齒。意思竟要合我這暴客寒溫寒溫。俺方覺頭皮上銜的一聲。根根髮立。只見那尸一張口。冷臭氣直噴。接着便聳聲大笑。既尖且厲。好不難聽。俺當時魂魄都嚇掉。脫套便跑。大病月餘還不算。後來竟險些兒被墓主偵跡出來。齊頭半年。總沒得順利哩。衆人聽了。連連稱奇。於是蒲三立也將他拐誘小兒之事。略略談了會。（虛寫得法）大家這陣胡謔。田祿倒覺耳根一新。只有李七沒事人一般。昏頭搭腦。須臾得立。整轉酒食都齊。夏氏忙合他整治起來。這當兒李七却整來。只管問北村徐家喜事門前。怎生先景得立道。熱鬧得狠。聽說後日過嫁裝關的狠。單那喜帳四角。就是四個整。

元寶壓福哩。李七聽了。不由一笑。不多時酒飯都停當。大家就屋外間團圍坐。將田祿拱在上座。夏氏只作張作致。偏藏在內間。不肯同吃。被有高一把拉來。竟按置田祿肩下。於是歡呼痛飲。這班人講甚斯文。無非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罷了。酒至半酣。田祿左顧右盼。不由說起來。途高天德來。有高凝想道。不錯。俺這裏也素聞其名。他那般本領。還勝不得冷爺。可見冷爺是天下第一條好漢咧。（此輩口吻恰宜如此）說着躬身站起。遞過一大杯。田祿乘酒興。欲顯本領。拈起箸。只向他腕上一戳。有高倒抽一口氣。登時身兒灣着。眼兒瞪着。不由來了個麻姑獻酒的姿態。却紋絲不動。但是鬢角汗珠。有黃豆大小。直淌下來。衆人驚望之間。田祿箸勢一翻。又一點。有高眸的聲。杯落於案。夏氏方在驚笑。有高已偕衆羅拜道。冷爺本領。好驚人哩。俺雖不深曉武功。這定是古傳點穴之法。俺們得近冷爺。真有幸得緊。於是田

祿大笑。一一扶起。少時飯畢。衆各起辭。有高拍胸道。明天是俺微意。敬冷爺酒。那個不到。須吃俺三拳。說罷。一望李七。微笑便走。這裏田祿。自合得立夫婦說笑。這且不提。且說有高。等三人行至岔路。有高拱手自去。李七長吁一口氣。自語道。人若沒錢。連請人頓飯。人都信不及。你看羅兄神氣。好不惱人。因將暗間得立一番話。向三立一說。三立笑道。這都怨你這張嘴。特煞快。先尋竹葉。再包糗子。方是道理。便如我近日沒油水。便不敢說請人。眨眨眼。便是後日。你怎生區處。李七昂然道。不打緊。您儘管痢空大肚皮。磨快後槽牙。等吃寫意酒罷。三立聽了。不便深問。當時各散。次日老早起來。尋李七。却不見他。少時有高。却覓來。邀蒲李去吃酒。候了一會。還不見李七到來。有高等得不耐煩。便道。李老七。糗糗糊糊。沒成頭的。少時他必然自家尋咱去。不須候他咧。於是羅蒲二人。直奔得立家。一脚跨入。已聞得屋後竈上。吱吱刺刺。

烹煎的炙香撲鼻。夏氏正亂挽烏雲。斜插山花。捲起衫袖。露着藕也似脛膊。一壁價鸞刀紛綸。一壁價指揮得立。穿梭似的添水抱柴。田祿却禿頭跋履。負手閒踱。斜睨日影。自語道。今日若不耽擱。俺這當兒。早去一程咧。後日李七兄盛情。俺只心領哩。夏氏撇嘴道。李七不李七。且擱過一邊。難道俺兩口兒。便留不得您一日。您這一去。不消說步步登高。知您幾時高興。想起俺們來。說罷。眼圈兒一紅。手兒一慢。釜中油激出數點。恰好焯在玉腕上。得立不知就裏。還只管大束攬柴。夏氏蹀脚嚷道。爹。快抽出去罷。如今裏面受不得咧。（絕倒）你這種人。合李七一樣沒成頭。說着一抬眼皮。只見有高。等。笑微微。站在面前。夏氏百忙中。只當李七在內。忙笑道。李兄莫怪。俺沒說你呀。有高笑道。他何曾在這裏。你幹旋的是甚麼。因將尋李七不着一說。夏氏笑道。你放一百個心。他是笑話中白吃老祖的徒弟。不消你去尋。少時自然就

到。於是大家一笑。合田祿廝見過。便索性大家動手。幫作起來。田祿沒得幹。只尋些枯枝去當柴草。一個冷清清山凹中。登時笑語喧喧。十分熱鬧。少時一陣風過。微聞得鼓樂隱隱。接連着爆竹嗶剝。得立笑道。北村裏徐大戶家。接嫁裝咧。李七兄這時不來。還許是瞧熱鬧去哩。(烏知此時已有人醢鷄舞甕哉一笑)衆人聽了。也沒在意。須臾日未及已。酒飯都停當。便大家就屋內擺置好。只等李七到來就坐。閒談一會。還不見到。於是田祿起身。就屋外寬廠處。試回拳脚。羅蒲兩人。等閒不曾開過這種眼。只喜得連連打跌。不由引起高興。不管三七二十一。也各人打了一套怯拳兒。田祿望去。雖覺笨拙可笑。却也喜他等有些路數。於是略爲指點。羅蒲大悅。這一耽延。業已午末未初時光。一望李七。依然影兒不見。三立焦燥道。等俺尋尋他去。有高笑道。他是沒把流星。那裏去尋他。據我看。給他留些酒肉。咱們且就坐是正經。

人家冷爺儘管空肚皮等候他。也不像話呀。夏氏笑道。便是如此。萬一他闖將來。等我打發他。有高聳鼻笑道。只要您打發他。便不給他留酒肉。他也歡喜不迭哩。夏氏聽了。過去輕脆脆便是一掌。就這喧笑中。大家已依次落坐。這場聚飲。越法款洽。中間田祿談起來途所見老媽媽水祝之事。有高聽了。忽拈起一塊飯團。向空喃喃。撒在地下。夏氏笑道。咬人屎橛。不是好狗。難道你也入了甚麼教門麼。有高正色道。甚麼話呢。吃山的祭山神。吃水的祭龍王。俺規矩吃的是鬼大爺。難道不該讓他受些馨香臭味麼。三立聽了。登時一肘得立道。鬼大爺不遠。就在這裏。恐鬼奶奶分不着滋味。要打架哩。衆人聽了。都各大笑。不一時酒醉飯飽。杯盤狼藉。冉冉日影。也便漸向西斜。却還不見李七影兒。大家詫異一回。也便丟開。夏氏笑道。你們莫怕丟掉飯。明日李七不照面。便是俺東道如何。田祿漫笑道。俺明日可要釐路咧。夏氏

笑道。那如何由得您。俗語云。事事由東。有高湊趣道。正是正是。明日我們早來奉陪。就是三立沉吟道。那時節李七忽的鑽出。也未可定哩。於是又合田祿閒談一回。各自散掉。次日有高去尋三立。同赴得立家。尋了半晌。只是不見。暗道。他們老夥計倆。倒是一路脾胃。一樣的照不銷。（俗謂不見面也）

一路沈吟。方蹶至山凹道口。只見北村里正。合徐大戶家僕人。兩人正在岔路口。哈腰謙遜。里正笑道。某管家不須客氣。還送咧。這是俺分所應爲。照例跑腿的。您轉去回覆。貴上。那樁事須明天送縣咧。因今天是貴上迎娶喜事。若亂糟糟。網賊送縣。未免有些不吉慶似的。但小心看守。一日夜。明天俺去効勞。就是說着一轉身。有高趕忙一隱身。便見里正低頭笑迷迷。蹶過。自語道。甚麼笨賊都有。真可笑的緊。有高聽了。料是小竊等事。也沒在意。剛探出身。恰好得立攢着眉頭。手拾菜籃酒瓶。從對面蹶來。劈頭便問道。李老七呢。

有高道。甚麼李老七。今天連蒲老三。俺都沒尋着。一言未盡。只聽背後有人大喊道。羅兄慢走。可了不得咧。羅畢一望。不由大驚。止是。

旁聞肱篋方猜擬。

今告探囊又笑談。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鬧婚堂李七入甕 闖洞房田祿採花

且說羅畢兩人。急忙一望來人。却是蒲三立。跑得氣急敗壞。神情兒又憤又笑。連連頓足道。李老七真剝人面孔。簡直的沒有的。却是怎好呢。得立方在楞望。有高心眼快當。便道。甯莫非他向徐大戶弄玄虛去。壞了事麼。三立道。你怎的便會猜。有高因將所聞里正一片話一說。三立道。誰說不是呢。俺因昨日一天不見他。今天老早。俺方想就左近尋他。恰逢北村裏一千人。慌張張去尋里正。說是徐大戶家。今早捉住賊咧。俺細細探聽。方知底細。真令人

氣破肚。笑斷腸哩。說來話長。咱們且坐地細談。於是三人趨就樹林。箕踞相對。三立便從頭至尾。說出一席話來。原來李七自那日聞得立夫婦私語後。便登時牛性發作。定要作面孔。既知得徐家娶婦。且喜是大大機會。因鬧忙中人衆出入。易於混入。况徐大戶家。只有幾名莊漢護宅。越法容易得手。當那天日暮。合羅蒲分手後。他因後日。便是自己東道。這注錢須先弄出。後日當衆人面前。慨然一交。方像個響噹噹的脚色。於是計算已定。直奔北村。就村頭一張。果然燈火錯落。異於平時。因明日便迎嫁裝。這晚上俗咧。必鼓樂暖房。主人的親眷男女。並知心賓客。早都花鶉鴿似的。張羅一切。一般的懸燈結綵。大吹大擂。直亂至夜半方罷。這時光。只更鼓初報。徐大戶門首。不消說雜沓非常。李七遮遮掩掩。躡至門首一望。急切間沒作理會處。只見燈燭輝煌。亮如白晝。僕人等都着了鮮衣大帽。大家圍繞着個小老媽兒。借引逗

小官官爲由。一壁價調唇弄嘴。那小老媽兒。只好二十來歲。黑滲滲容長臉。穿一身梭布衣。翹着兩個半大脚。一壁價丟眉溜眼。一壁價笑撲衆人道。躲開這裏。這會子都灌飽酒。麻林似立在這裏。怎的那會子。娘子嫌石砧礙路。命俺叫你們移在空甕木蓋上。俺喊破嗓子。連鬼影也沒得哩。（微逗下文趣事。）一僕扼腕道。這是怎沒說。可罷了你這嫩嗓兒咧。俺若聽得。早給你弄停當咧。小老媽一聽。笑着便打。小官官嚇得嘴兒一撇。也哭咧。登時衆人笑鬧成一團糟。李七一。看。沒法混入。便怏怏退下來。方思從宅後想計較。恰好一個廚中雜使。喘吁吁擔了兩桶水。腳下一蹶。險些傾翻。因放下報怨道。竈下的營生。却讓俺竈上的幹。簡直是亂抓瞎。李七一聽。忽得計較。便道。巧咧。不須報怨。俺正來替你哩。說罷。不管好歹。肩起便走。雜使隨後漫問道。你這位是竈下新來的麼。李七道。正是俺叫祖老一。還有個夥計孫老九。都

來咧。說着腦袋一低。如飛躡進門。衆僕一看。是同雜使進來的。以爲是廚中
人役。都沒在意。搶攘之中。李七已躡進二門。一望雜使。已不知那裏去咧。李
七暗幸左右無人。正想置担藏身。只聽對面嬌喚道。內院裏正要水哩。李七
一望。却是個肥胖胖大丫頭。手端兩盤喜菓兒。笑道。俺給奶奶們送喜菓去。
沒得工夫引你去。你到內院。便傾在東廊下水缸內罷。說罷。一低大髻髻。如
飛跑去。李七一想。正是機會。便大刺刺直奔內院。留神細望。只見各屋內燈
火輝煌。一陣陣婦女嬉笑。合着正房新室內。鼓吹如雷。正奏起霸王別姬。一
套高樂。雙鏡雙鎖。鬧得春潮一般。大家都湊集室內。院中除兩支椽燭外。
倒靜悄悄的。李七看東廊下。果有具大水缸。相距數武。還有具大甕。厚木蓋。
蓋得嚴密密。李七大喜。以爲是藏物之所。掀蓋一張。大失所望。原來是空甕。
方在沉吟。只聽院外夾道中。兩人走且說道。怪哩。這時節怎的還只管吹打。

咱也進內張張何如。李七聽得。恐被人撞來。覘出破綻。心下一急。忽生拙計。便不管好歹。半掀甕蓋。聳身跳入。兩手托蓋。徐徐運蓋停當。果然嚴密無迹。方暗喜得計。單等夜深鑽出再動手。還沒有一盞茶時。只聽一陣脚步響。三四人急哼哼走來。碰的一聲。如有千金重物。置在甕蓋。便有人笑道。好沉重石砧。今且姑置在此。明日再拾向後院罷。不然某嫂兒那張嘴。吱吱喳喳。指小老媽也。吵得人不安生哩。說着一閃而去。這裏李七。忙兩手用力。一托甕蓋。直如生就一般。不由燥汗如雨。暗道這可糟透咧。幸喜聽得有明日拾去之語。只得耐心老等。頃耳聽人家歡天喜地。自家心內。便如油沸一般。不一時鼓吹罷。男婦散出。便聞有人詫異道。怎的一擔水。放在這裏。準是挑水的忙得發昏。不暇傾到缸裏。接着便聞唏溜嘩。傾水之聲。又有中年婦人語音。向衆女客殷勤道。某姑某姨。勞乏這一天。早些安歇罷。明天擺嫁裝。

檢針線。還須大大啓動哩。便有婦人笑說道。徐娘子那裏話呢。俺們對門望戶的。您有這喜事。當得効勞。您只管多殺兩口豬。預備俺們吃嚼。是正經。正說笑間。一個孩子道。娘呵。你給俺藏的肉疙疸呢。（俗謂肉圓子。鄉村婦女吃人喜筵。多懷之而歸。此風吾鄉猶有之。）衆人聽了。不由大笑。那婦人笑喝道。沒出息的東西。你倒像唱瞧親家戲裏的傻小子。一陣喧笑。須臾出院。李七暗道。這個徐娘子。定是主婦。送客去咧。果然不多時。聽得徐娘子一路指揮進來。道。大事情上。火兒燭兒的。須仔細些。說着恨道。天西時那石砧絆了俺一脚。至今脚還生疼哩。他們害癩痞的巴巴蛋子。移過了麼。便聽有少婦笑道。那會子俺抱了官官。在門口頑。告訴他們咧。李七一聽語音。是小老媽兒。暗道。不須掛心。俺這裏頑得好體面。太山壓頂哩。正怙愾間。恰好聽得兩人脚步。已到甕前。偏偏李七喉嚨內一陣作痒。就要咯嗽。連忙竭力忍住。

噎氣既猛。只覺滿身上火針刺的一般。好不難受。便聞徐娘子小語道。真沒法呀。大事情上。講不得自在。那會子我睇空兒換小衣。可巧他二叔一脚闖入。他又是近視眼。只管向我光腿腕上湊。嚇得我將小衣一掩。他却頓足道。那裏的大白貓。銜了段生紅肉來。俺正要奪下來。如何却趕掉他。我方恍然。他張見我紅鞋子咧。笑得我甚麼似的小老媽道。唷。娘別說咧。那會子正熱鬧當兒。俺忍了大泡溺。漲得小肚兒生痛。好容易跑到內廁邊。不想打掃外院的那毛頭小廝。四平八穩價坐在廁旁大石上。望見俺。只是些牙笑。一面搖手道。大嫂兒莫言語。俺在這裏等點吃食物。我忙道。你且滾開這裏。他登時作鬼臉。殺鷄兒。只管嬉皮笑臉。急得俺沒奈何。他只不去。還虧得不久。有人給他拿了一包臍菓餅來。徐娘子笑道。他去了。你當入廁咧。小老媽笑道。唷。俺的娘。還用入廁麼。俺一件新褲兒。連褲腳都濕得呱呱的。徐娘子笑道。

你也是熬老婆。一個毛頭小廝。怕他怎的。他又張不見你白屁股。爲甚沾汚禪兒呢。小老媽道。娘倒說得沒事一大堆。他雖張不見。難道聽不着漸漸的麼。兩人且說且笑。李七便覺有人手拊鬢。蓋少時徐娘子道。你記着點。明日將石砧移向後院。李七聽了。心中少寬。少時聽得徐娘子等。各自入室。接着掩門落牕。似乎大家安歇光景。李七悶急。便運足氣力。一頭兩手。齊往上頂。反弄的頂皮生痛。一毫沒用。沒奈何。只得學老僧入定。想且困睡。不想這時耳根。聽銳得狠。但聽各室中窸窣窸窣。安置臥具。並呵欠連連。一一逼真。少時都靜。約摸有一個更次。李七方要朦朧。忽聞角門邊。微有聲響。少時悄悄脚步。竟到甕旁。一人低語道。你便靠甕仰臥下。咱們將就頑一霎罷。明天大熱鬧上。你真個還家去麼。便聽有婦人道。喏。快些兒罷。少時官官怕醒來哩。於是一片聲息。漸臻妙境。李七凝聽那婦人口聲。却是小老媽兒。料是甚麼

偷期的事。怙懨之間。狠不得囑咐他道。你頑只管頑。去只管去。莫忘掉移石砧。俺就承情不淺咧。話休煩絮。李七這一夜胡亂混過。次日滿院中人衆奔走。笑語如潮。李七也沒法審聽。只盼人移去石砧。不想已過午時。一無動靜。情知小老媽匆匆家去。不消說忘掉這檔子事咧。這當兒飢腸轆轤。加着急火上攻。一陣陣耳根蟬鳴。眼花亂舞。一個頭暈。登時昏去。也不知過了多少時。猛被人笑語驚醒。側耳一聽。已柝聲兩報。方知糊塗又已入夜。這當兒飢火煎腸。萬分難受。聽得徐娘子分佈衆人。明天迎娶之事。越發熱鬧。李七強撐過這一夜。委實要性命交關咧。這時清晨摒擋。滿院人集。李七暗忖道。這事兒說不得咧。俺與其作甕中之鱉。生生悶煞。還不如自家聲明。或不致死哩。不表李七正在顛倒思忖。且說徐娘子興匆匆晨粧已罷。正來至東廊下。就甕旁笑語指揮。只聽儘力子哢的一聲。嗡嗡隆隆。其聲絕異。似乎老牛還

加沉悶。却恰又發於背後。徐娘子大驚。腳下一慌。登時跌倒。大家忙扶起當兒。那異聲又發將來。越法宏沉異常。衆人亂喊道。怪事。仔細一聽。却在囊中。衆人怔望良久。還不敢去動。這時李七情急。不由放聲大哭。這一來。衆人聽得是人聲音。方纔七手八腳。一聲喊。移下石砧。還未及掀蓋。李七一長身。蓋落於地。蓬鬆鬆囚犯般腦袋。赫然冒出。早有健僕搶上。劈頭兩記耳光。遂揪出罵道。你這笨賊。到弄得好玄虛哩。於是李七長跪。具述所以。衆人聽了。又氣又笑。不消說。登時縛定。尋將本村里正來。有高旁聞里正合徐家僕人說話當兒。李七早被縛好久咧。當時三立說罷。甚是着急。有高笑道。這種沒成頭人。隨他去罷。便是到縣。不過挨頓屁股。枷兩天。沒甚大罪的。三立道。話雖如此說。李老七爲人直性可取。這一來。捕快手中一掛竊名。便不妙咧。有高冷然道。這便怎處呢。得立趁勢點起道。俺買物去咧。於是各自分路。須臾羅

在那裏了。世間恩怨。寫來可畏。於是大家仍如昨日。整治杯盤。吃起酒來。田祿且飲。且問明北村道路。及將日暮。羅蒲便索性不去。因田祿明日。定行攢路。一來戀戀敘談。二來要候李七。以覘田祿手段。田祿揣知其意。越法高興。却故示暇逸。直至三更以後。還沒事人一般。却忽的一欠伸道。今日酒吃多咧。只管疲倦。三立聽了。好不着急。又不敢催促。只得悄悄將夏氏拉了一把。夏氏會意。便笑向田祿道。今夜大家白坐着。懔像相。還許有點事。該辦了罷。李老七着急。不打緊。恐人家新郎甜蜜蜜。一覺醒來。精神大復。你去了。若費手費脚。俺那點指望。便含糊咧。田祿大笑。一伸四指道。若少一個。便算俺沒能爲說罷。起身結束。帶劍便走。但見燈火一搖。一溜黑烟似的飛出。登時不見。大家見了。惟有互相驚歎。這且慢表。且說李七被捉後。餛飩似的。被人縛在麥房中。這個過去。捶幾拳。那個蹇來。踹兩脚。種種笑罵。甚是難受。少

在那裏了。世間恩怨。寫來可畏。於是大家仍如昨日。整治杯盤。吃起酒來。田祿且飲。且問明北村道路。及將日暮。羅蒲便索性不去。因田祿明日。定行攪路。一來戀戀敘談。二來要候李七。以覘田祿手段。田祿揣知其意。越法高興。却故示暇逸。直至三更以後。還沒事人一般。却忽的一欠伸道。今日酒吃多咧。只管疲倦。三立聽了。好不着急。又不敢催促。只得悄悄將夏氏拉了一把。夏氏會意。便笑向田祿道。今夜大家白坐着。懔像相。還許有點事。該辦了罷。李老七着急。不打緊。恐人家新郎甜蜜蜜。一覺醒來。精神大復。你去了。若費手費脚。俺那點指望。便含糊咧。田祿大笑。一伸四指道。若少一個。便算俺沒能爲說罷。起身結束。帶劍便走。但見燈火一搖。一溜黑烟似的飛出。登時不見。大家見了。惟有互相驚歎。這且慢表。且說李七被捉後。餛飩似的。被人縛在麥房中。這個過去。捶幾拳。那個蹶來。踹兩脚。種種笑罵。甚是難受。少

時徐大戶老兩口兒也竟慫來。大戶是五十多歲的老頭兒。亮晶晶的禿天門。甚是和善。徐娘子只有四十來歲。慈眉善眼。一進門便歎道。咳。這是怎麼說。人窮了。可也了不的。誰不是父母遺體。就作踐到這樣兒。說着老夫婦一望李七猥瑣神情。越法不忍。不由點頭太息道。此事明天再合理正商議罷。偷隱的下不送縣。便趕掉他。也是行個方便。正說着。新郎穿一身嶄新袍服也。慫了來。徐娘子便吵道。你不去等拜堂成禮。到此作甚。新郎笑道。拜堂還早哩。倒是方纔父親說放掉這賊。主意甚好。一來咱行方便。二來給他個自新之路。也免得斷送一生。何妨這當兒就放掉呢。大戶笑道。這又是孩子話。咧。不合里正商好。如何擅行。只好明天說罷。說罷。吩咐看守的莊漢。不許難爲這人。一般的給他飲食。便相與慫去。李七見此光景。不由良心大動。自悔到十二分。暗道。人家一家兒如此和善。俺却來攪人家。真誘着沒人味兒。自

今以後。端須改過咧。沉吟怨艾之間。已聽得正宅中鼓樂。鞭炮。鬧成一片。知新人業已入門。這裏看守的兩名莊漢。早屁股上起刺一般。不住的向外探頭探腦。少時一人耐不得。竟自奔去。不多時笑嬉嬉跑來。拍掌向他同伴道。今天咱少東一歡喜。定要多給咱喜酒哩。娶了個畫上的人來了。單是那小脚兒。就不用提怎的俏利咧。同伴一嬉大嘴。跳起道。你住着。俺也去張張去。說罷便跑。李七聽了。也沒在意。少時胡亂吃些粗飯。看守的人。時進時出。李七神思一定。便沉沉睡去。及至醒來。案上一盞油燈。業已昏沉沉點在那裏。聽聽更柝。已交三鼓。四外人聲都靜。一望兩莊漢。有一個死狗似睡熟。那一個強撐坐夜。迷齊兩眼。如梢公搖櫓般。只管打晃。正這當兒。忽聽檐前撲拉一聲。明晃晃劍光一閃。便有一夜行人。拔步搶入。那坐盹莊漢。方叫聲不好。一聲未盡。早被那人一脚踢翻。登時割他腰帶。綑縛停當。抓起一把麥堵緊。

嘴。那睡莊漢從夢中驚起。還未及張口。也被那人趕去。如法泡製起來。這時李七望得分明。不由驚道。冷爺如何來在這裏。田祿忙一擺手。與他割解繩索。附耳一說來意。李七喜道。多虧冷爺見救。咱們快轉去罷。田祿笑道。俗語云。賊無空過。（此時田祿居然自命爲賊矣。）你且悄悄稍候。俺向他正宅中。還有些事兒說罷。給李七掩門熄燈。瞥然竟去。李七不由暗驚道。真好本領。俺李七雖也會爬高聳低。却笨的狠哩。一面沉吟。一面在屋走和血脉。少時忽暗驚道。壞咧。冷爺雖是英雄。俺暗覘他性格。在色字上。十分要緊。看他。和夏嫂一番光景。其性可知。夏嫂兒還可說。本來是濫污貨兒。他一入正宅。取銀之外。偷格外一高興。便不毅朋友咧。俺須張張去纔是。想罷。便悄悄出屋。順白日所由之路。越過幾道牆。直奔正宅內院。這當兒徐家人衆。勞乏醉飽之後。都睡得死人一般。就處處鼾聲中。李七已蹺至新房牕下。只見燈光

隱約。突的牕上一長大人影一晃。絞巾翅擺動。正是田祿。連忙側耳。便聞有人沉悶喘氣。挫得牙關格吱吱的。說時遲。那時快。猛聽新婦嚶然一呻。田祿悄喝道。如再倔強。且吃俺一劍。說罷劍鋒觸地。其聲鏗然。李七大驚。不暇思忖。便要推門搶進。正是。

惡心自肆方惟我。
冷眼旁觀已有人。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燬家書田祿仗于楊 訪鄉友鳴鳳得損益

且說李七。剛要搶進。忽轉念道。或是新媳婦捨不得壓帳大元寶。也未可知。不如張張再講。想罷暗戳牕紙。仔細一望。不由倒抽一口涼氣。暗暗跌御。原來田祿已將新婦買素姐。赤條條的摟按楊沿。但見尖尖金蓮。高分亂舞。田祿已自捋其褲。俯下身去。楊腳頭。綑定一人。正是新郎。業已兩目如炬。渾身

亂抖。李七一見。登時想起徐家父子厚道。一陣良心發現。便覺心窩錐刺般難受。百忙中不暇思忖。便扣牕低喚道。冷爺寬寬手罷。還是早去爲是。田祿初聞一怔。聽得是李七語音。便低喝道。你如何也跟來。快向村頭等我。就是說罷。急切切不暇再語。便扎實實抱住素姐。身子一壓。但聞素姐微泣隱隱。以後便說不得。李七暗暗大歎。模糊糊隨卽跳出正宅。一口氣跑至村頭。抬頭一望。只見青天湛湛。明星煌煌。八字寫來。便覺森然。恁惡者當注意。此景。野風一吹。李七如夢方覺。便扶頭坐地。自念道。冷爺爲人。原來如此。雖有本領。終是沒成頭。俺還攀附他作甚。李七竟有卓見。所謂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也。左右這一帶。俺也着不得脚咧。不如自想主意。是正經。沉吟好久。只見一條黑影。由村中突突奔來。李七料是田祿。連忙迎上道。冷爺麼。田祿一笑。忙遞過兩個整饯道。果然傳聞不虛。一共是四個。你替俺挾兩個。

也省我力氣。三立等都在得立家等你。咱們快去罷。李七唯唯。揣起銀。跟着田祿便跑。却是田祿步法。何等捷疾。眨眨眼當兒。已將李七閃掉里把地。李七心急脚慌。又揣着銀。未免心虛膽怯。一不留神。格崩聲擡在老樹橫幹上。登時長血直流。十分疼痛。方在懊喪。一陣風吹過樹竅。隱隱似人嘖嘖。李七大驚。儘力子一捻步。這一來更覺不妙。簡直的有人從後抓住衣。仔細一看。却將後衣襟。鉤在叢棘上。一時間風聲鶴唳。鬧得李七六神無主。不由慨然長歎道。原來人作虧心事。這般的不受用。再望田祿。早影兒不見。摸摸懷中銀。好端端的。只一剎那間。李七竟大得主意。轉身向岔路一跑。作者對不住。且弄個悶葫蘆。給諸公玩玩。留俟後文交代罷。（爲後文李七掩葬田祿伏線。）閒話少說。且說羅蒲等。見田祿飛行去後。好不有興。有高先拍掌道。咱們攀附着冷爺。真是大運亨通咧。這等本領。怎會不發跡。夏嫂兒兩口

子不消說。又近一層。俺合蒲爺也承冷爺青目。便是李老七顛預樣兒。將來說不定也走步好運哩。（有高爲人極卑鄙。所以後文人教匪中極能逢迎田祿之惡。此等處都是微筆。不但反敲李七見機。）頁氏笑道。這都是你弟兄們前世緣法。俺可算甚麼呢。說罷一掠鼻兒。嗤的一笑。得立道。算了罷。俺甚麼不說就結咧。（其語冷然。）大家暄笑一陣。已五鼓敲過。正在怙慳田祿。只聽微風一拂。田祿早笑吟吟徐步而入。擲劍於榻。一回手掏出兩個元寶。白花花在案上。大家驚喜當兒。夏氏却笑道。怎的只兩個呢。田祿笑道。不須掛心。李老七挾在後面。少時就到。於是衆人大悅。一詢田祿得手情形。田祿更不隱諱。便連宣淫之事都說出。有高撫掌道。妙妙。冷爺真是大英雄。不拘細節。有趣得緊。（該死。）夏氏聽了。不由嘴兒一撇。蹀脚道。這是俺貪財的過處咧。不然冷爺還不耐煩進正宅去哩。田祿聽了。不知是反語譏消。

他反欣然得意。大家亂過一陣。却不見李七趕到。逡巡之間。業已晨鷄喔喔。有高焦燥道。李老七總是沒成頭。又撞向那裏去咧。少時天便明。許多不便。徐家失事。定要派人跟尋。依我看咱們大家別過罷。田祿道。正是哩。少時俺略爲歇息。也便登程。大家再期後會罷。一言未盡。夏氏登時眼淚汪汪。却隲了元寶道。冷爺此去。千萬莫忘掉俺們。此地名陀山塢。去由陝赴京大道。只七八里。是容易尋訪。並寄書的。說罷。取過田祿行囊。便要裝銀。有高暗笑道。這雖兒真會作做。果然田祿連忙攔住道。俺沿路都有銀兩。何須此物。今李七所挾之銀未到。到來時。你等再均分。今羅蒲兩兄。共分一錠。這一錠便歸你夫妻。就是正說時。只聽遠遠一陣喧鬧。田祿搶出一望。只見北村來路上。一行火燎。須臾分開四散。田祿道。此定是徐家人衆。真個咱們便別過罷。說罷。進屋結束。有高拾起行裝道。俺送冷爺一程。何如。三立道。俺也去。得立也。

要去。田祿道：你在此等李七爲是。說罷攜了寶劍。合羅蒲匆匆便走。夏氏淚淫淫送出老遠。方合得立趑轉。單等李七不題。且說田祿一行人。遮遮掩掩。穿出山凹僻逕。不多時已至大道。東方曙色。業已微明。田祿道：不須遠送。俺就此去咧。於是有高交過行裝。隨口道：李老七。這當兒不知轉來不曾。別鬧個扔崩二百五哇。（俗謂逃跑也。）三立不悅道：羅兄莫口過。李老七就是模糊點。還不至如此。他合我作營生。除非空着肚皮當兒。被我催促急了。方去一次。若他手中有幾文。他一百個不高興去。（補寫李七素行。所以獨得善終。）他看錢財不甚要緊的。一路談話。田祿已拱拱手走出數步。羅蒲駐望一回。也便趑轉。一問李七。依然沒影。大家揣測一番。只得且散不題。且說田祿慾心既縱。便勒不住懸崖馬咧。一路上任意胡作。不必盡表。既到北京。真個耳目一新。業已聽得傳說番亂沸沸揚揚。他都不理會。便寓在張家店。

內日以尋訪遇春爲事。不幾日長安踏遍。試事考寓都串遍。只是不遇。田祿胎貌。本自可觀。又有隨手銀錢。不多幾日。已然是京虛子（北京俠少。俗呼爲京虛子）樣兒。不消說楚館秦樓。任意浪蕩。漸漸跑私門頭。尋暗俏。爲所欲爲。却是尋遇春心勝。還不暇作不法行爲。他心思狡黠。恐人覘破。他揮霍無因。便有時節出場賣回藝。又故意拖欠人店錢。以爲掩飾之計。不想兩個街混子。因田祿沒向他講過節兒。這日竟來訛詐。却引得田祿正遇遇春。這便是田祿來京之故。當時田祿向遇春訴行蹤。只好檢好聽的說罷了。且說當時田祿。持了遇春家書。匆匆回店。一路上又是欣喜。又是怙懣。暗道于益還罷了。逢春只管瞧不着我。他得信跑將來。搶人功績。還不算。我這骯髒氣。便受不了兜着走。只是于益待俺不錯。怎的單讓他得信方好。沉吟之間。已到店門。便匆匆入室。將那書信。置在案上。只管發怔。越想越不得主。

意。因于益得信。逢春沒有不曉得的。沉思半晌。竟弄的起坐不安。少時忽頓足。跣起道。我好發呆。客人寄書不到。是平常事。將來遇春兄見問。也不打緊。只好連于益都瞞過再說。（壞根性漸發作了。）主意既定。連忙將那書信燒掉。這一來不打緊。却累逢春于益間道從軍。犯多少艱難險阻。此是後話。慢表。且說遇春無意中得逢田祿。十分欣然。因店家說馬寬見訪。次日便整去進見。恰好楊芳興匆匆從內整出一見遇春。搖手道。不須進去咧。馬爺事體忙得狠。因昨天尋你不在寓。有幾句要話。特喚我來。轉告訴你。咱們到寓再說罷。於是兩人整轉寓所。楊芳道。便是經略額爺出征在卽。前兩天福公會向額爺談起。要拔擢你我兩人。以便隨營立功。馬爺知得此信。所以先囑咐我們留意預備。遇春沉吟道。拔擢須憑功績。今兵還未動。怎樣拔擢。且我等又怎的預備呢。况額爺用人。極公極明。雖賞識我們。定不以一喜爲拔擢。

哩。(寥寥數語已見遇春名將氣度。不僅能知額侯也。)恐此事不確。或馬
爺誤有所聞也。未可知。楊芳消。俺也是如此想法。無奈馬爺說得逼真。如今
仔細想來。或額爺簡兵當兒。就當場較藝上拔擢也。未可知。因凡投軍的。第
一步都須編伍。這次額爺征苗。各當道荐來投效的很多。所以我料額爺一
定用此法拔擢我等。說罷。不由喜溢眉宇。兩臂一振。先作個開弓式。大笑道。
額爺若用此法。合該咱們出人頭地咧。遇春聽了。也自歡喜。便道。果如此說。
咱們倒不消預備咧。隨身之藝。儘能足用。說罷。兩人相對鼓掌。正這當兒。只
聽聽外有人笑道。時齋兄。有此機會。何好挈帶小弟。說着一腳跨入。却是田
祿。原來田祿來尋遇春。聽得室內談甚麼額經略。他便心中一動。忙收步就
臆偷張。見一人英儁非常。正合遇春抵掌而談。田祿眼識強的狠。登時認得
時是楊芳。遽喜巧遇機會。所以闖然而入。(田祿行徑。處處沒大氣。寫來無

（寫鳴鳳熱性。正反襯下文田祿伎功陷鳴鳳之狠毒可殺。）正在亂噪。只聽門外有人道。那個楊芳楊芳的叫得這般脆生生。俺若弄不到這點事。便不用說咧。說着一腳跨入。正是楊芳。滿面價堆着喜色。一望鳴鳳。却笑道。噫。你却來尋鄉親來哩。於是大家一笑。相與落坐。田祿一望楊芳喜色。料知事有可望。果然楊芳急匆匆飲得一杯茶。便跼起道。今箇斷捷說。時齋兄便領冷兄去拜見經略罷。俺都已弄停當咧。經略擇吉大後日。大軍出都。現正忙得不可開交哩。俺也有事。不得閒談咧。說罷三脚兩步跨出門。遇春方興勿勿要取進見衣冠。只見楊芳如飛跑轉。拍手道。俺還忘掉一件事。便是經略定於明日簡閱投効之人。就中破格錄用哩。鳴鳳拍手道。如何。田祿聽得。不由喜得心花大放。搶攘之間。楊芳早已跑去。便興匆匆整飭衣襟。鳴鳳跼起方要告辭。只見遇春手挈衣冠。略一沉吟。忽的呵呀一聲。重復放下。冷武兩

去見經略如何。田祿聽了。不由大悅。只見楊芳沉吟道。此事且慢。等俺先去探探略經意思。方不冒昧。說罷匆匆點起。拔步便走。遇春追問道。幾時聽信。楊芳笑道。這個那裏定得。左右咱們見面再說罷。（故作閃爍之業。妙妙。）田祿也搭趁送出。楊芳早忙忙走掉。兩人回得室來。田祿怙懣半晌。道。看楊兄光景。俺去見經略。不甚妥當哩。遇春驚道。怎麼呢。田祿囁嚅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難保楊兄不見嫉哩。遇春正色道。你此話失言之至。楊芳不弱於我輩。他豈是這等人。冷老弟此後用心。宜向光明磊落。許多事業。還須我輩共作。豈可存婦人女子的見解。田祿聽了。不由羞愧滿面。便搭趁着說起高天德一段事。遇春歎道。江湖中何地無人。但是這邪教一事。俺出門以來。也屢有聞見。正恐此後天下多事哩。閒談一回。日色漸西。田祿道。楊兄這當兒不來。怕今天沒信息咧。正要起辭。只聽院中有人喊道。好羅索。俺只尋四川

楊爺甚麼額府楊爺那會子就走掉呢。店夥陪笑道：您莫着急。俺一時沒聽清。說着引一少年。大挾步。蹇入。遇春方在微怔。那少年已拱手趨進道：楊兄久違。可還識得小弟麼。遇春仔細一望。却是在家縣試時所遇的那武鳴鳳。不由大悅道：武兄原來也在京。幸會幸會。於是大家見禮落坐。鳴鳳一望田祿道：原來冷兄也在這裏。俺還記得合俺打架的逢春兄。並勸架的于益兄。真令人想得狠。他們二位。想不會來罷。俺家西鄉。離楊兄尊府不遠。俺北上當兒。曾遣舍弟鳴鸞。到尊府探候楊兄。所以知兄也北上咧。（爲後文逢春由武家得遇春消息伏線。）但是一向不會尋着。近日小弟被人引到額府。方知楊兄居趾哩。說罷哈哈大笑道：此後俺合楊兄。恰走到一搭兒來咧。遇春乍聞。一時間摸頭不着。及一細問。方知鳴鳳小試得中後。因事耽擱。未應鄉試。近日却被一家權貴。荐到額侯處從軍効力。所以一聞遇春居趾。忙忙

（寫鳴鳳熱性。正反襯下文田祿伎功陷鳴鳳之狠毒可殺。）正在亂噪。只聽門外有人道。那個楊芳楊芳的叫得這般脆生生。俺若弄不到這點事。便不用說咧。說着一腳跨入。正是楊芳。滿面價堆着喜色。一望鳴鳳。却笑道。噫。你却來尋鄉親來哩。於是大家一笑。相與落坐。田祿一望楊芳喜色。料知事有可望。果然楊芳急匆匆飲得一杯茶。便跼起道。今箇斷捷說。時齋兄便領冷兄去拜見經略罷。俺都已弄停當咧。經略擇吉大後日。大軍出都。現正忙得不可開交哩。俺也有事。不得閒談咧。說罷三脚兩步跨出門。遇春方興勿勿要取進見衣冠。只見楊芳如飛跑轉。拍手道。俺還忘掉一件事。便是經略定於明日簡閱投効之人。就中破格錄用哩。鳴鳳拍手道。如何。田祿聽得。不由喜得心花大放。搶攘之間。楊芳早已跑去。便興匆匆整飭衣襟。鳴鳳跼起方要告辭。只見遇春手挈衣冠。略一沉吟。忽的呵呀一聲。重復放下。冷武兩

（寫鳴鳳熱性。正反襯下文田祿伎功陷鳴鳳之狠毒可殺。）正在亂噪。只聽門外有人道。那個楊芳楊芳的叫得這般脆生生。俺若弄不到這點事。便不用說咧。說着一腳跨入。正是楊芳。滿面價堆着喜色。一望鳴鳳。却笑道。噫。你却來尋鄉親來哩。於是大家一笑。相與落坐。田祿一望楊芳喜色。料知事有可望。果然楊芳急匆匆飲得一杯茶。便跼起道。今箇斷捷說。時齋兄便領冷兄去拜見經略罷。俺都已弄停當咧。經略擇吉大後日。大軍出都。現正忙得不可開交哩。俺也有事。不得閒談咧。說罷三脚兩步跨出門。遇春方興勿勿要取進見衣冠。只見楊芳如飛跑轉。拍手道。俺還忘掉一件事。便是經略定於明日簡閱投効之人。就中破格錄用哩。鳴鳳拍手道。如何。田祿聽得。不由喜得心花大放。搶攘之間。楊芳早已跑去。便興匆匆整飭衣襟。鳴鳳跼起方要告辭。只見遇春手挈衣冠。略一沉吟。忽的呵呀一聲。重復放下。冷武兩

人不由一怔。正是。

只喜匆匆忙晉謁。

豈容草草略威儀。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小客寓兩友談心 大教場羣英較藝

且說鳴鳳正要起辭。只見遇春忽置下衣冠道。慢着。如今冷老弟一身華麗便衣。豈可進見經略。快去置備纔是。說罷便要開篋取銀。鳴鳳一看田祿像姑樣兒。便道。冷老弟太好漂亮。這種市井耍衣。豈是咱穿的。楊兄不必忙。俺便去取來。說罷如飛跑出。須臾取到二藍長袍。天青馬褂。快靴大帽。一弄兒俱全。遇春道。怎的如此撻便。鳴鳳憨笑道。巧咧。俺有家熟識衣帽店。就在巷口。所以到那裏。手到買來。遇春方頗致歉意。鳴鳳也不理會。便道。咱們明天教場上見罷。說着一逕去。(寫鳴鳳熱性。便添後來田祿罪案。)這裏遇

春連忙合田祿穿戴起來。匆匆晉謁。不想額經略。正合德榜太長齡。商議行軍機宜。便傳知遇春。今冷田祿隨伍簡閱。當時遇春一探聽新投效的。共有數百人。無非權貴當道。大家所荐。還有走了和相門路來的。經略情面難却。也只得編入軍籍。這當兒經略門前。纓弁如雲。輿馬盈集。還有些文謁。謁京官兒。紛紛進謁。大約是部屬京曹。謀軍功途徑。要隨軍辦文案精台等事。遇春張望一番。正要領田祿。轉只聽府內傳呼如雷。須臾德長兩公。大踏步。擗出。便有手下親兵。牽過坐騎。兩公翻身。上馬。一擁而去。田祿見了。不由暗。暗生羨。正這當兒。恰好楊芳匆匆。擗出。望見遇春。趕忙拉向僻處。遇。領爺會分咐俺道。冷田祿既是楊某同學之友。不會錯的。便令他隨伍簡閱。就是。至於你已在我府當過差。今便給你個千總。職分。竟不必就閱了。我想將你派入長齡部下。助他去獨當一面。正好建功。俺忙道。楊芳。舊隨經略。還願侍經。

略磨下。經略笑道。難道長齡所部。便不是我的人麼。何分彼此呢。且我這裏還有一人。正堪跟我馳驅。你等分途建功。且是相宜。此不過用兵伊始。大致遺派。將來機宜變動。豈有定法。我聽了。雖不敢問那一人爲誰。大約經略意在時齋兄了。遇春聽了。方在沉吟。田祿却冒然道。大約俺總隨時齋兄哩。楊芳笑道。冷兄且預備明天簡閱要緊。但有本領。不會湮沒的。明天清晨。齊集教場。經略無暇自閱。已派長齡簡閱。說罷。附遇春之耳。說了兩句。遇春點頭。便領田祿匆匆回寓。田祿見楊芳背他說話。不由心下怙懣。使一問遇春。遇春笑道。沒別的他說。經略業已賞識於我。此次簡閱。但略見意思。到場就是好爲他人顯藝之地。我意正是如此。他所見倒與我略同哩。田祿聽了。半信半疑。但自揣本領。定能拔萃。便也不以爲意。須臾到遇春寓所。業已掌燈時分。兩人用過晚飯。遇春道。老弟不須回店。明晨咱同赴教場。更爲便當。

武兄必也在教場相候。因笑道：「真是不打不成相識。那年合武兄考寓半面，不想他還狠記念咱們。臨北上時，又遣其弟到我家探候，不知我母親曾遣逢春弟去回望他家不曾。若早遇武兄兩日，我家書上提到此事，豈不便當。」因問田祿道：「你店裏那重慶客人，想已走掉了罷。」（又微逗下文逢春得消息，此筋節縝密處。）田祿聽了，只好唯唯。正在有些良心上過不去，遇春又笑道：「人苦於沒先知之能。我若知到京有此機會，便將逢春也攜來咧。因將逢春愁追自己一節一說，不由鼓掌大笑。田祿聽了，不由如鉞刺在背，只得搭趁道：「便是逢春兄早同您來，于益兄還須聞信方來哩。」（當面欺心。田祿歸惡定矣。）遇春道：「那是自然。但于老弟性近恬退，他即便出而從軍，也是遊戲意思哩。兩人談至二鼓後，即便抵足安歇。遇春鼻息數轉，已然酣睡如雷。田祿却一肚皮顛功立名的念頭，轉鬧的耿耿不寐，略爲朦朧。方在五更

將盡。只聽店門外捶鼓般一片聲響。店人大驚。紛紛起來。叱問良久。方聽店人笑道。俺的楞大爺。真把人嚇煞咧。這當兒地面上亂亂的。這不像昨明火麼。說着店門啓動。便有一店夥。拍室門報道。楊爺起身麼。武鳴鳳武爺來咧。一言未盡。已聽得武鳴鳳跑至室外。大呼道。楊兄快起。這裏離教場還老遠。該走着咧。於是遇春等忙忙起身。大家廝見。店夥屁滾尿流的。端正湯水洗漱。遇春一望鳴鳳。業已嶄新袍服。襯着他頰面鳶肩。果然英風凜凜。合田祿相形之下。各有英銳氣概。田祿忙先謝贈衣之事。鳴鳳也沒理會。却滿屋亂踱道。聽說今天教場中有面天字第一號的石墩。重可千餘斤。還有面鐵桿坐纛。大約分兩兒也夠頑兒的。纛上面平綴三個銅鈴。只有龍眼大小。距百步外。須一一射落。然後乘纛。巡場三週。如此者便是上選。其餘還有各種擊刺武功。隨人所習。演將來。但端墩射纛。是正看驗。說罷拍手喜道。小弟無他。

長。但笨氣力。射箭支。還能來得。楊冷兩兄。不消說。越法是拿手好戲咧。遇春聽了。微笑道。俺不過奉陪諸君。去走一蹕。因將楊芳透給自己之意。一說。坦坦蕩蕩。對人無欺飾。是遇春身分。鳴鳳大讚道。好好。這方是楊兄襟度。本來楊兄早有以見重經略。王樹風那小子。便是作成楊兄的哩。田祿忙道。武兄可聽說有超聳的看驗麼。田祿自知所長。一語露出。鳴鳳沉吟道。超聳。想都寓在擊刺之中。若有特別之能。便飛登教場斗竿。取那面小紅旗兒。這一句不打緊。田祿可到了姥姥家咧。當時不由暗暗心喜。說話之間。天光大亮。於是楊冷結束整齊。合鳴鳳直奔教場。一路上投効之人。並看熱鬧的諸色人等。業已紛紛擾擾。水也似向教場流去。行至半途。已遙聞教場中轟隆隆一聲大炮。途人亂噪道。頭炮發咧。想長將軍已由本宅起馬咧。於是一擁而前。勢不可遏。鳴鳳一不小心。只聽對面喊道。慢着來。一聲未盡。但聞

唏溜嘩扯一陣響。業已將個賣早粥的擔兒撞翻。碎碗稀粥。流得一榻糊塗。京師早粥。都掛着賣油炸燴。（卽古所謂寒具。晉桓宣子因賓客啖寒具。鑿書書。致遭油污。遂飭吏不設寒具是也。今俗名油條。）那賣粥老兒。拚命價去收炸燴。不想又被兩支街狗。爭吃的正起勁。一見人來。登時汪的一口。老兒情急。便拖住鳴鳳。大喊大叫。偏搭着鳴鳳沒帶銀錢。只急得雙腳亂躁。一眼望見田祿。不暇言語。往田祿懷中便掏。恰好襟袋中有一小包碎銀。約有三二兩。便拿出摔給老兒。匆匆便走。這一耽延。已聞得教場中二炮發動。鳴鳳百忙中一望遇春。業已去得老遠。他心下着忙。便拖住田祿。兩膊一晃。由人堆中直闖將去。但聽一路傾跌。呀。衆人紛紛亂滾。便有嚷罵的道。好小子。真要他娘的骨頭。（寫鳴鳳直魯之性。恰似逢春。欲用銀則竟掏之。不復知有人我。而下文田祿竟忍陷之。正見其狠毒之甚。）兩人一路風馳。不暇

理會。再望遇春。已混入老遠人叢中。兩人越法心急。剛至岔道口。只見數十騎駿馬。上面都是精壯親兵。騎後一個中軍官模樣的武弁。揚鞭徐驅。隨後兩名步行武弁。一色的精嚴軍裝。各抱大令。趨步如風。後面一騎頗白大馬。上面端坐看一位黑凜凜的偉丈夫。顧盼間十分嚴毅。正是長將軍。去赴教場。兩旁行人。卽忙避路。及至長將軍等滔滔走過。兩旁人蓄勢一擁。登時又攷了盤。你推我搯。叫罵連天。再也分折不開。鳴鳳田祿。急得暴跳。這一耽延。爲時不少。兩人好容易闖過去。飛到教場門首。叫聲苦不知高低。只聽轟隆隆三聲大炮。便聽教場內有人高叫道。將軍令下。肅靜聽點。接着令旗高颺。場門衆兵弁。雷也似一聲喏。登時傳呼遠近。接着當職守弁。早雄糾糾列立場門。這時有一投効人。冒死闖入。守弁大喝一聲。登時抓付軍吏。原來長將軍已經登台點閱。莫想入去咧。田祿見此光景。方在發怔。只見鳴鳳大叫

道。冷兄快隨俺來。說罷兩膊一分。守弁等紛紛倒地。兩人一個前步。業已躍入場門。那知距場門數武。還有一隊巡場兵。當時搶上。大喝道。甚麼人在此撒野。難道不要腦袋。田祿一見。便想退步。那知鳴鳳愁人。偏有愁打算。百忙中早望見遇春。站在台下。右隊中。只急得連連扼腕。他更不思忖。拖了田祿。直奔右隊。四五巡兵。如何攔得住。竟亂闖闖趕去抓拿。滿場上相顧失色。未免微微喧動。這時遇春直驚得汗流浹背。因教場軍法。甚是利害。這喧譁亂隊。是照例斫頭的。正在着急。只見鳴鳳一肘田祿。便沒事人似的列入隊中。反咕起眼。呆望台上。這時執法軍吏。早已暫進。便喝問過武冷姓名。令巡兵拿下。鳴鳳愕然道。俺兩人伺候聽點。沒犯規呀。那個方從場外暫來。難道守門兵弁。合你們通睡着麼。且待俺聲起屈來。大家斫掉頭。倒也痛快。說罷大嘴一裂。軍吏大驚。便見一人飛步搶近。附軍吏之耳。匆匆數語。趕忙退向一

旁。遇春望見。登時心頭石塊落地。便留神場中投効人聽點。原來那人正是楊芳。老早覓來。要照應遇春等。今見鳴鳳撒起訛。虧賴爲軍吏所窘。所以趕來。暗囑軍吏。武冷兩人。都是經略在意的。人。當時軍吏會意。默然退去。這當兒。滿場人都翹首台上。便見長將軍端然正坐。左右親兵。肅然列立。另有軍吏。鵠立案旁。見將軍披籍落筆。卽便唱名。無非是趙國勝錢得功之類。鬧了一陣。這時場中。按名閱起。刀劍擊刺諸藝。衆人形形色色。無所不有。其中能勉強舞一路刀法。已然不多。至於超聳等法。越法是笨匠兒。長將軍微微一笑。拈筆一落。軍吏喝道。武鳴鳳。鳴鳳聲啞而進。儼若洪鐘。大家一望他氣概。不由聳然。便見他趨就兵器架。提劍在手。一翻身卓立當場。放開門戶。颼颼舞起。一路超聳劈剝。真個步步有根。着着到家。須臾舞酣。但見劍花錯落。長將軍大悅。連連點頭。合該鳴鳳顯能爲。接着點閱一人。却是個油滑頭。此人

是北京優伶出身。學得一路好花刀。不知怎的也鑽到投效中。當時這一路刀舞將來。真個也翻飛上下。笨眼兒看去。真比鳴鳳華踰得多。那知長將軍早已看得不耐厭。拈筆一落。軍吏卽唱道。冷田祿。那人方舞的高興。還不知怎麼檔子事。沒奈何收刀退下。方要去送插兵器。田祿已台前聲喏罷。健步一轉。向那人拱手道。朋友。便請借刀一用。說罷接刀在手。平腕略一挺。但見白光一閃。颼的聲竟脫手三四尺遠。衆人大詫。方以爲他失手咧。說時遲。那時快。但見他手兒一招。便如戲法一般。那劍竟憑空收回。看官聽到這裏。便要致疑道。田祿武功雖了得。料沒有祭起法寶來的說法。今作者江郎才盡。竟要來裝神闖鬼的老套兒咧。下文不消說是劍鋒一擺。明晃晃祥光萬道。瑞氣千條。我們與其聽他搗鬼。還不如聽封神榜哩。看官。話不是這等講。凡事都有道理。田祿這一著兒。在武功中。名爲大斂手。非內功精純。運用罡

氣不成功的。氣之爲用。本有吸力。罡氣運到。外看來劍雖脫去。其實爲氣所繫。向外一發。便具有收轉之勢。尋常比驗。卽如戲場打全武行。耍鞭花兒。明明鞭豎落下來。他趕忙用掌心一拈。還能吸起。何況真正罡氣作用。此與打百步拳一樣道理。都是罡氣作怪。與鬼神沒交涉的。交代既明。話休煩絮。且說當時衆人。這一驚非同小可。長將軍是老在行。早在座上。微微含笑。這時田祿劍光潑處。早使開渾身解數。那一片閃占騰挪之勢。竟不辨是人。是劍。但見一團白氣。渾渾流流。遇春暗喜得心花大放。忘其所以。直待台上又閱過兩人。他方定下神來。便聽軍吏唱到自已。於是應聲趨進。凝然聲喏。遇春大名早已震動都下。不期然而然。衆目無他視。長將軍溫顏示意之間。遇春已提劍當場。只見他從容鎮靜。舞了路蓓提劍。這路劍四平八穩。看容易。却艱難。所謂絢爛之極。歸於平淡。非有龍威虎震的真實力。弄不來的。却是衆

人望去。轉覺平平無奇。不由暗忖。悞道。真是百聞不如一見。傳聞得楊遇春天神一般。原來不過如此。須臾技擊園畢。便見場左百步之外。豎起那面坐纛。微風一吹。銅鈴作響。衆人極目望去。竟有少半人。望不着銅鈴。及至點閱到自己。只得聲報目力不及。却還癡心要顯力量。便依次走去拔纛。那知都如蜻蜓撼石柱一般。紋絲不動。只搭上面紅筋漲。有一個山東倭哥兒。偏不服氣。全身撲緊纛桿。儘力子一個旱地拔蔥勢。果然桿脚掀動。刷拉聲側勢便歪。其人大叫一聲。登時連纛便倒。侍場兵連忙搶扶住大纛。可憐那倭哥兒已一臂拗折。只痛得發昏。第十三章。當時急忙豎纛。扶出那人。衆人見此光景。便不敢破命去試。其餘就閱之人。或中一鈴。或全不中。不必細表。少時點到遇春。一連三箭。颼颼射去。只聽鈴聲一陣響。却不落下。司鼓吏連聲報中間。武鳴鳳接着點到。便見他拈弓搭箭。輕舒猿臂。端正正連射落兩個

銅鈴末後一箭。力猛且巧。竟將那銅鈴釘在蠶上。大家一見。都相顧動色。這時田祿早已心痒難撓。須臾蠶鈴綴好。又經兩人射過。方纔點到自己。田祿大喜。早計定以巧勝人。便覷準銅鈴。一氣兒翻身背射三箭。但聽噹噹噹噹聲連響。登時鬧了個三元及弟。這時遇春只有含笑。便索性不去拔蠶。向鳴鳳一使眼色。鳴鳳方要撩衣趨蠶。只見田祿早放下弓箭。趁勢揉進。一路步法。真個矯疾如風。到蠶前略一運息。兩手秉定。喝聲起。只聽忽拉拉蠶影翻風。已隨他身式。巡場飛去。不消頃刻。業已巡過兩週。只是末後一週。步法漸慢。及至終場。已有強撐光景。原來田祿力量終差一點。鳴鳳暗道。你這手兒。端須讓俺哩。想罷接踵而進。拔起蠶從容便走。却是越來氣越勇。一氣兒三週已過。還有些不是意思。於是精神一振。又搭上一週兒。纔從容卓蠶原處。於是座上長將軍。連連領首。衆人都相顧吃驚。其中田祿却老大不是意思。

少時餘人驗過。便是舉石墩的看驗。衆人一看那大傢伙。部嚇的頸兒一縮。沒奈何一一應名。去給石墩拭拭土兒。有的能撼動他。如不倒翁般。便是頂呱呱的咧。長將軍更會湊趣。便越過遇春等名。先一點閱過諸人。然後方及冷田祿。田祿應聲趨進。邁步撩衣。騎馬式點穩。先用右臂一靠墩。其間有鑿就兩樞耳。可以容手。便趁勢挺膺。攏半。運足氣力。腿勢微挫。左手併力。身形一長。便已平端及腹。却是頃刻間。覺得氣促吃力。連忙放下。這當兒武鳴鳳業已磨拳擦掌。將隨身攀袋。搓了又搓。（攀袋爲試力舉重所必需。防手滑也。）少時聞台上一唱名。應聲而進。他的力量。自揣足用。不由望田祿微微一笑。然後一運手法。竭力一端。只見那石墩倏然高過於胸。但是力已用到十二分。只一換氣呼吸之間。但聽礮轟一聲。墩落於地。登時春入三四寸深。這勁頭兒。已然可觀咧。於是鳴鳳退下。頗爲得意。正這當兒。只聽台上

唱道。楊遇春進一聲未盡。只見遇春從容躬身台下。寥寥數語。大家不由一怔。正是。

一言已見孫吳略。

名將襟懷自不羣。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平苗策撥文奮武 經略府寄柬留刀

且說遇春躬身稟道。遇春聞武備之道。不僅在勇。以力而論。現已有武鳴鳳冷田祿等。遇春不材。昨已有平苗芻議。上獻經略。今繕得副本。便希將軍賜鑒。至於試力舉墩。擬求免試。說罷。從懷內取出副本。雙手高呈。便有當值軍吏。接過來轉呈上去。將軍喜道。楊遇春果然文武兼資。但試力本是簡閱一端。豈容獨免。便去試來。靜候經略甄拔。這一言不打緊。遇春倒覺後悔不迭。原來他獻策請免試力。原欲借此退藏。以顯武冷。不想將軍如此分咐。倒像

自己特炫長處一般。偏這當兒。冷田祿望武鳴鳳微微一笑。遇春越法不得勁兒。却是此時也沒奈何。只得趨就石墩。拟步哈身。從容容兩手一端。你想遇春自食肉芝後。那副神力。豈同等閒。饒是通不着力。只見那墩刷一聲已端至腹。這較勝事兒。不同別事。不當場便罷。但一當場。不知不覺便流露出充分本領。俗語云。當場不讓父。真有此理。當時遇春剎那間精神虎震。便趁勢屹然山立。索性放開左手。單臂攢力。只一宕。那石墩憑空悠起。接着肘勢一挫。向上一撐。那千斤重的石墩。早已高聳過頂。這一來。滿場人登時呆定不消說。便連台上長將軍。也驚得拊案跼起。口呿目瞠。良久方定。於是將軍大悅。方飭吏拆擋冊籍。準備散場。只見田祿超至台前。聲喏稟道。冷田祿還有超聳末藝。請將軍賜觀。將軍和顏道。諒超聳之藝。已有在刀舞技擊中了。難道你還能飛取斗竿上紅旗麼。田祿道。冷某不材。還能巴結。衆人一聽。不

由眼光齊法。將軍喜道。如此便去試來。說罷離座。直臨台前。這斗竿高可數丈。便在台右。大家一仰望。早覺腿兒發軟。便見田祿喜洋洋扎拽停當。就竿下雙掌一拍。突的反奔數十步。猛一翻身。電也似奔去。頃刻間躍登石夾基。兩手挾竿。雙腿只一拳。但見噙噙手移足隨。一路直上。轉眼間躍入頂斗。却是頂尖上那小紅旗。距斗兒還有丈餘遠。桿勢到此。自然細的多咧。又加着高處招風。衆人從下面望去。只覺連斗兒都有些顛顛的。衆人方替他捏一把汗。那知田祿頑這把戲。却是慣家。當年在重慶府城時。已頑得不耐煩咧。當時衆人眨眼之間。便見田祿貓兒似緣竿直上。却偏要險中見巧。取得紅旗。登時一個順水投魚。雙腳撲空。直溜下來。衆人驚得幾乎失聲。却見田祿端立斗中。舉旗招展半晌。然後順勢而下。半跪台前。聲喏而退。鳴鳳一張大嘴。只喜得合不權來。便暗牽遇春。突的一豎大拇指。(處處帶寫鳴鳳熱

性。這當兒值吏傳呼將軍起馬。亂紛紛大家出場。次第各散。鳴鳳一路上手舞足蹈。十分高興。便問遇春道。你那平苗芻議。是些甚麼法兒呀。難道除到那裏殺個快活。還有毒着兒麼。呵呀。這秀才營生。俺可弄不來。便是那年小試默寫兵書。已弄的俺昏頭搭腦。他娘的也奇怪。小小三寸筆管。俺顛在手。便如大槓一般。一個紙格兒。那裏裝的下一字。只好片片串串的寫下去哩。一路胡噪。行人都聳然相望。遇春忙握手道。此間不是高談之所。到寓再說罷。鳴鳳聽了。還只管平苗平苗的念誦。田祿却笑道。武兄不須怙懣咧。憑今天這一驗看。您定是掛印先鋒。（又爲相伎逗影）三人笑說之間。須臾到遇春寓所。腳踏入店門。便聽得客室中。大家正談得起勁。說得遇春等好不熱鬧。一客道。總是國家有福。纔生人材。三人中。我看楊武舉。更加有氣度。將來未可限量哩。一客道。唔呀。這一踰看熱鬧去。俺的晒衣。好端端在衣

竿上如何竿會倒咧。沾了許多泥土。還須費手再洗。便有一人笑道。誰叫你插竿不牢。你若插在楊遇春舉的石墩上。保管不會倒哩。因石頭不會動的。又一人笑道。石頭便不動麼。怎麼染坊裏所用的元寶石。偏整日價動哩。先那人道。那不是有人踏着牠動麼。那人道。如此說。咱這裏西山。成日價千萬人去踏。如何不動呢。先一人大笑道。你這老禿頭。真怎麼好。那西山又大。又是實心。所以不動。那人道。呵呀。我可糊塗煞咧。如此說來。那又小又空心的。應該動。何以城河橋梁。日踏夜踏。反不動呢。衆人聽了。闕堂大笑道。都是楊遇春一個石墩。惹出許多羅索來。（若惹不出許多羅索。那裏有熱鬧好書看呢。）（借科。渾點出正旨。此法最妙。然決非時手所知。）鳴鳳聽了。不由哈哈大笑。室中衆人。一齊矚目當兒。遇春等已直奔已室。店夥跟來。登時另一番恭維伺候。自不消說。少時靜下來。遇春道。俺那平苗芻議。不過先策畫進

兵佈置。不知能否合經略之意。俺聞黔楚之交。有一扼要之處。名赤霞關。現已爲逆苗所據。頗可策應大姚龍母兩山。此險旣爲敵人所據。經略大營。似宜駐那關左近。一面價鎮其勢。防其奔突披猖。一面價相機遣將。由此分隊進勤。俺聞那關之北。有一險塞。地勢迴合。最易駐軍。名雷門崖。相傳便是雷祖誕生之所。此處作進兵根本。實有建瓴之勢。說罷引杯中殘茶。就案上畫出一片形勢。（洋洋纒纒。何減畫沙聚米。）指點一番。慨然道。俺所見不過及此。經略深算。當必更有碩謀。好在出師在卽。不久必見分曉。鳴鳳跳起道。了不得。原來楊兄會到過那裏哩。遇春愕然道。俺何曾遠遊過。鳴鳳大詫道。旣不會到過。怎知得如此詳細。遇春笑道。旣側身軍伍。安得不略曉地理。這儘在載籍輿圖中。但能留心。自然略明。並且這不過草草概略。至於那一片地勢詳細。非軍到後。勤加諒訪。如何便知。（微逗後文。兩訪甄正叔。）武冷

聽了。不由連連點頭。須臾午飯端上。三人用罷。遇春道。左右咱出都在卽冷。老弟便移向此間。豈不便當。鳴鳳道。正是。俺也取收拾一切。早晚間還要寫寄家書（筋節）。哩。於是又談一回。合田祿匆匆各去。這裏遇春望望日影。已有申酉時分。一痕暗暉。由牕隙射入。映得野馬紛紛。十分有趣。不由暗暗歎道。人生擾擾。何異此景。俺別母北上以來。倏已多日了。古人春暉之喻。令人感惋。想到這裏。不由將母親手製之衣。撫摸一番。忽又想到逢春于益。不知幾時得信。暗忖道。以道途遠近論。滕氏兄弟等。該早得信息。俟後大軍方向有定。還須急去一信爲是。正在觸緒沉吟。只聽院內奔馬似一陣響。接着武鳴鳳喜色匆匆。大呼而入。不容分說。拖住遇春大笑道。楊兄真你的好。一個平苗芻議。俺算佩服極咧。說罷跌脚亂跳。遇春方在茫然。又聽門外有人笑道。武把總尊重些。不怕失官體麼。蹭一聲跳入一人。却是楊芳背後。

冷田祿也笑吟吟跟入。遇春正楞怔怔東瞧西看。鳴鳳笑的張大了口。却亂指楊芳道。你說你說。（入神之筆）大家這陣鬧。竟驚動許多店客。都光着眼向室內瞧。於是大家落坐。楊芳便具言所以。原來長齡簡閱畢。覆命經略。經略甚喜。便拔楊遇春爲千總。隨侍麾下。武鳴鳳冷田祿。給予把總職分。却撥在長齡部下。以外投效人。除汰去懦弱外。一概編入伍中。至於進軍方向。大略計畫。竟採用遇春之議。却分長齡所部。去勦龍母苗衆。至大姚那裏。或是分德楞太所部。尙未發明。楊芳說罷。笑道。經略見平苗芻議。十分賞歎。端的苗不足平哩。遇春沉吟道。那麼楊兄定在經略麾下了。楊芳躊躇道。恐不一定。俺聞長將軍向經略請撥地勢稍明之人。俺本藉松桃廳。怕經略因此。撥向長將軍麾下。也未可知。遇春道。軍勢百變。原無死法。無論他怎樣分撥。反正歸經略指揮。爲國殺賊罷了。鳴鳳大笑道。正是正是。等俺到龍母山先

宰掉石柳鄧臭苗子。其餘便如滾湯潑老鼠。給他娘的一個不贖。說罷大拳一碰案。其聲砰然。田祿微笑道。若這般容易法。那石柳鄧還須是豆腐人兒。容你打死狗去。單是那三十九峒。便夠你蹬踹的咧。鳴鳳噪道。不打緊。都有俺楊老兄哩。楊芳笑道。別拉上俺。俺這當兒。還沒準結果眼哩。正在說笑。只見店夥傳進一封書札。道。方纔滕家商號中送來的。遇春一聽。知是滕家回書。不由大喜接閱。大家知是郎舅深談。恐其中有體己話。不便挨去攪看。只好靜悄悄遙望。只見遇春闌罷。仰首沉吟。頗現詫異之色。道。這事兒倒也蹊蹺。只好滕齋到來。或知底細咧。說罷將書信給大家一看。果然是滕蒙手書。契闊數語後。大概是知遇春得逢從征機會。本欲相助爲理。無奈自己合葉一清。都因寨事牽羈。不得脫身。並且葉倩霞自回寨後。常悶悶不樂。近竟忽爾無蹤。現已遣滕芳。遊行尋覓。滕齋恰逢小病。一俟痊愈。卽當馳赴軍前等。

語。(爲後文諸節目伏線)武冷看畢。沒作理會處。楊芳却驚道。怎的倩霞忽爾無蹤。難道他還不忘和相麼。遇春躊躇道。恐未必然。但倩霞性頗好勝。或因我去書中。帶敍他盜珠失險之事。遭其父訓責。負氣遠遁麼。(旁映下文)若果因此。倒是俺疎忽之過了。鳴鳳聽了。冒失失吐舌道。這位姑娘。真是忒兒哩。大家揣測良久。只得拋開。鳴鳳跳起道。那會子俺合冷兄。方循途回寓。恰巧逢着楊芳兄。直喜得重轉來。如今心頭安穩穩。却該去咧。說罷。拖了田祿。拔脚便走。於是楊芳也便趲出。這裏遇春。因倩霞無蹤。頗爲悶悶。便復作一書。略述自己。已承經略。拔置麾下。並大軍出都。在卽進行方向。囑滕蒼病愈。探赴軍前。另作一束。致葉一清。請其乘時建功。並探詢倩霞情形。封好書。命人仍送交滕家商號。擗檔畢。時已入夜。一宿晚景。匆匆已過。次日田祿果然移來。因明日便當出都。要向額府探探情形。並趁勢走別馬寬。田

不打緊。將個目無難事遊戲三昧的滕老二登時弄得火氣騰騰。連連躁脚。亂噪道。霞姑有話好生講。這就不像話咧。倩霞一聽。越法哭得抽抽達達。滕芳噪得緊。他越哭得兇。急得滕芳大汗直抹。道。你究竟怎樣吶。難道俺來的不是咧。倩霞哽咽道。不須說咧。左右俺都是死數。與其回頭羞煞。還不如在此投河。俺乍見您。只喜得甚麼似的。以爲您知俺苦心。趕來相助。不想竟是前來逼迫俺。本來俺素日沒甚孝敬。到您跟前。也不敢痴心盼助咧。你如今既見着俺。總算是受人之託。終人之事。交朋友也。蓋的下場去咧。便請您大駕。速速回迎大軍。省得誤您天大的功名。至於俺的生死。無足輕重。並且不關您事。俺父親等託您來尋俺踪跡。如今踪跡及得。您責任便已卸却。您如慮回去無以爲信。俺便給您件大大信物。此後咱相見也好。不相見是俺命該如此。您便請罷。功名要緊哩。(一席話。快若并剪。爽若哀梨。若嘲若諷。極

前引。一面戰抖。抖回顧遇春道。俺的楊爺。可了不得咧。高興興統兵平苗。橫不榔子。却鬧這岔子。您看這兵。還出得成麼。依我看。將經略大印。交還皇上。是正經。沒出京門臉。深深府內。業已刀兒斧兒的鬧起來。以後事。還幹的下。去麼。楊爺。你沒見那七首哩。別提多亮咧。榻頭上鐵梨小几。竟插進二寸深。嚇（句）險哪。離咱們經略的腦顛兒。只好一絲兒哩。這不是野岔兒麼。一路胡噪。遇春只有唯唯。須臾望見一精雅院門。老僕方默然無聲。領遇春徐步而進。便見額爺便衣緩帶。仍禿了頭兒。在一座廠軒中。從容閱書。軒外兩僮。正在端正茗器。遇春一眼望去。便見案上一柄青熒熒的鋒快七首。壓在一張字柬上。經略却沒事人一般。一翻書頁。口中微微吟哦。料是甚麼詩集之類。遇春階下駐步之間。老僕已躬身上稟。經略微一領首。遇春便徐趨而進。經略置書笑道。咱們明日出都咧。你的行裝。都停當麼。南方瘴氣重。你如

會吸旱烟。再好沒有。說罷。合着眼向椅背一靠。便有小童捧上烟筒。經略一面吸得烟氣騰騰。一面笑道。我也是新學這營生。吸多便不清爽。因又笑道。這些日事忙心悶。所以抽暇看看詩。這是本熙朝雅頌集。都是俺旗籍老先生所作。還委實不壞哩。遇春聽了。不敢攙言。少時經略又笑道。昨天簡閱的那武鳴鳳冷田祿兩人技藝。委實可觀。你們鄉人真也多才。遇春惶謝道。這總是經略栽培厚意。經略大笑道。不然不然。但是我看冷田祿却欠厚重。就是撻勁可取。說罷一張目。放下烟筒。意思又要取書。（極寫額侯整暇之致。古今名將如是如是。）這時遇春不由稟道。方纔遇春正來進謁。却恰蒙經略傳見。經略道。哦。我只顧看詩。還忘掉這事咧。說着拈弄那七首道。此物合字柬。便是今早得於榻几上。此等兒戲事。不算甚麼。特是柬詞兒頗頗離奇。你且看來。大家揣擬。於是遇春恭身取起字柬。只見數行端楷。甚是秀潤。上

面寫道。

斯文一派

側聞經略大纛南征。敵王之懍。士之効命行間者。固已足干城爪牙之用。然鉛刀思效一割。昔人所貴。敬援斯義。陰爲經略前驅。倘僥天之幸。苗渠授首。則天戈一到。不難摧枯。不然。則無名之人。馬革裹尸。猶嫌多事矣。留刀示信。無任惶恐。無名氏上言。

遇春反覆看畢。好生委決不下。經略道。此事不必深求。只處以鎮定。就是此。大概是奸人示嚇之意。如一涉張皇。轉使其有以窺我。遇春道。經略明見。極是。但前者奸民王樹風。竟能以邪法脫逃。此等鬼蜮之技。行軍時亦當仔細。哩。遇春稍諳布壘結營之法。並陰陽生剋孤虛向背之用。當加意衛護。以防意外。經略大喜道。妙妙。我常恨此道難索解人。原來時齋你竟省得。說着十分高興。便命小僮捧過一杯茶。賜給遇春。遇春謝飲罷。經略便一叩他所能。

大概遇春簡明略答。已爲經略所未聞。只覺奇奧紛會。玄妙不過。你想遇春所言。都由於玄女祕笈。自然比經略所能高出一籌了。這一陣談論。竟將無名氏一段事。拋在腦後。府中人見遇春良久不出。越法紛紛猜疑。正這當兒。只見遇春含笑。擡出。大家擁上。亂問。遇春搖首道。不須張望。經略自有道理。大家一聽。不由暗笑道。好。這可成了潘老公問迎兒的話咧。不問你。我還明白。一問你。我倒糊塗咧。（見時劇翠屏山）搶攘之間。遇春拔步出府。到得馬寬那裏。恰好馬寬正作書札。一見遇春。擲筆笑道。你來得恰好。不須俺受罪咧。說着。摘下大花鏡。歎道。人老了。真沒出息。俺因聞一事。想寫字兒知會你。不想戳戳點點。再也寫不成個兒。如今想起俺二十餘年前。在你家避雨時。（迴映有情）一般也是個漂亮脚色哩。說罷。笑吟吟。哈腰讓坐。遇春以爲他所聞的事。定是無名氏刀東一事。便笑道。無名氏之事。俺已知得咧。馬

寬大笑道。那還算回事麼。依我看。不知誰合經略開頑笑哩。說着低語道。你想這次巴結軍功的人。少的了麼。經略那裏能都用。開罪於人。自不消說。又搭着經略待左右。太也坦易。安知非左右受人賭囑。弄這齣把戲哩。北京大爺們。專有這種脾胃。慣三不知。給你個癢癢撓不的。他背地裏看哈哈笑。你若一著忙。他算是得了意咧。那一年俺福公府裏。今日也得揭帖。明日也得匿名書。不是血淋淋的斫頭。便是說火雜雜的放火。歸根兒也沒事。後來還是一個挑煤役夫。因他事犯罪。帶供出揭帖等事。是他受人賭所爲。(馬寬見解。又是一樣。)遇春聽了。付之一笑。便一問他所聞何事。馬寬道。你撥在經略麾下。不用提咧。俺還聞經略有意用你去勦辦大姚山。遇春沉吟道。不確罷。此定是德將軍楞太的職任。或命遇春隨其麾下。也未可知。馬寬道。俺也是如此想。但既有所聞。不妨先知會你。於是兩人又暢談一回。遇春起辭。

馬寬大笑道。時齋此去。鵬程萬里。俺那金錯刀。給你取兆不錯罷。（回映有情致。）說罷攜手送出府。駐望良久。方纔回步。這裏遇春一路沉思。捱轉不多時。武冷兩人。聯臂趲來。聽得無名氏一段事。各各驚異。鳴鳳叫道。這無名氏口氣好大。照他說法。我們只好閒着弄鳥了。（絕倒。）正說之間。只聽院後青驪兒。一陣長嘶。十分高朗。遇春傾聽。頗爲欣然。方要說馬寬所示之意。只見鳴鳳跳起道。了不得咧。田祿等不由一怔。正是。

名騎嘶風思破敵。

壯夫臨陣且磨鎗。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額經略奉詔討紅苗 滕壯士僑裝尋俠女

且說田祿。正思傾聽。遇春言語。只見鳴鳳噪道。真個的哩。明天出京。俺還須稍置備應用之物。冷兄用甚麼。咱們便去買來。田祿道。去就是了。不須拖拉。

(鳴鳳直魯神情已在個中)於是遇春將馬寬示意草草一說鳴鳳道完了罷。你還聽甚麼。於是不容分說拖了田祿便跑。遇春追說道有甚麼事。今天辦罷。明天沒得暇了。鳴鳳也沒聽得。竟如飛而去。遇春這裏也便擺擋一切。因今晚半夜間便須趕赴隊伍。便早早開清店賞。那店夥正哈着腰兒一路恭維。只聽院中馬蹄亂響。一翻身跳下一人。却是田祿。店夥都好馬好馬。冷爺新買的麼。冲這毛片骨格。端須百金開外哩。遇春一看那馬。頰白相間。果然不錯。田祿道。怪道武兄風火似將俺拖出。原來他相中了一匹馬。忙着去買。又定規贈俺這匹。(寫鳴鳳十分友誼。正以著後文田祿之惡)俺只覺過意不去。說話之間。店夥忙牽向後院。又讚道。真是人仗衣服。馬仗鞍轡。您看這一繫括。又須數十金。田祿漫應道。是哩。反正俺沒費半文錢。遇春笑道。如今一切都備。只準備明天赴隊罷。於是相與入室。用裏晚飯。須臾日光

已落掌上燈燭。田祿不由問起馬寬示意之事。便道。倘真個擢用您去勦大姚山。怎的俺也同去方好。遇春笑道。你這見解。却拘滯咧。同此軍務。那裏不是立功。田祿逡巡道。俺只覺主逆吳半生。現在大姚一方。若擒得他。豈非奇功。（微逗下文忌功。致陷鳴鳳。）遇春道。吳半生蹤迹倏忽。現方策應兩山。那裏定得他。專在那裏。且立功何必求奇。如老弟本領。何患不顯。但當純白此心。爲國盡力。其餘事何須置念呢。一番話詞嚴氣正。田祿轉無言可答。於是遇春喚進店夥。分咐道。俺們走後。倘有甚麼賸姓客人來訪俺。你只命他追趕大軍。尋俺就是。今夜三鼓。便須給俺整備坐騎。不可有誤。店夥笑道。您儘管擎好子罷。俺一一記牢咧。明早經略爺大軍啓行。這當兒各營各隊。早忙得不可開交咧。到三更時分。單是馬蹄響。就把人驚醒哩。俺是不會誤事的。說罷退出。遇春等稍爲和衣歇困。朦朧之中。却聽得一陣陣海螺隱隱。遠

不過閒話少說。當時田祿一肚皮建功立名之念。聽得男的說侯伯吉語。十分歡喜。便廝趁遇春。直奔國門。北京街道多。地面大。既出城門。業已天光大亮。瞳瞳旭日。輝映於曉氣中。十分精彩。舉目一望。旌旆相屬。由國門直接蘆溝。笳鼓喧天。車馬奔馳。官道塵頭。宕起丈把高。遇春不暇細顧。便趨就經略中軍。恰好德將軍楞太已率部將發。這時田祿早馳赴長齡軍中。不多時大炮一鳴。長齡所部先行起馬。隨後德軍繼進。遇春馬上顧盼。端的浩浩蕩蕩。但見戈戟光鏖中。一片紅纓。風捲而西。頃刻間德軍前旌已沒入遠林影內。(一幅大軍曉行圖)正這當兒。只聽城中鼓角隱隱。衆弁相顧道。經略起馬咧。不多時。一隊輜重。隨後趕到。原來經略另有數百名親兵護行。並中軍官隨侍。這時還未出城哩。且說遇春揚鞭逐隊。不多時已望見蘆溝橋。但見黑壓壓一片人。東攢西簇。桑乾河水。湯湯作響。早渾着人聲送來。這時長齡

且精赤條條。女的只圍件腰巾。掩了要緊所在。原來寒具店。既狹小。又搭着熱油煙竈。熱不可當。兩口兒圖涼爽。又省污衣。所以竟顯起父母清白之體來。會有個笑話兒。有兩位山西老哥。在京相遇。大家都是苦哈哈。沒別的東道。只好吃個早粥寒具罷。於是凌晨而起。撞入一家店內。要兩份。低頭便喫。一位客忽然大嘔。由寒具中。拉出根二寸長的黑毛兒。蟠曲中還帶些根錐。兩客一想。若一根究這毛兒。殊不雅相。只得拋掉寒具。姑且吃粥。那知旁坐一客。因店人來的慢。自去盛粥。拎起長勺。就大鍋只一攪。忽大笑道。怪呀。說着挑出一物。衆人一望。却是絕好的一支女睡鞋。尖瘦瘦平底軟幫。好不寫意。衆客一見。無不大嘔。山西老哥。氣將起來。便打起鄉音罵道。藥子是怯條子。只知幹那事。在帳裏榻上。却不曉得你們這裏新花樣。既在麵案上揉搓夠。還要下粥鍋洗個澡兒哩。由此看來。這家兩口。僅光溜溜的。還算是體面。

不過閒話少說。當時田祿一肚皮建功立名之念。聽得男的說侯伯吉語。十分歡喜。便廝趁遇春。直奔國門。北京街道多。地面大。既出城門。業已天光大亮。瞳瞳旭日。輝映於曉氣中。十分精彩。舉目一望。旌旆相屬。由國門直接蘆溝。笳鼓喧天。車馬奔馳。官道塵頭。宕起丈把高。遇春不暇細顧。便趨就經略中軍。恰好德將軍楞太已率部將發。這時田祿早馳赴長齡軍中。不多時大炮一鳴。長齡所部先行起馬。隨後德軍繼進。遇春馬上顧盼。端的浩浩蕩蕩。但見戈戟光鏖中。一片紅纓。風捲而西。頃刻間德軍前旌已沒入遠林影內。(一幅大軍曉行圖)正這當兒。只聽城中鼓角隱隱。衆弁相顧道。經略起馬咧。不多時。一隊輜重。隨後趕到。原來經略另有數百名親兵護行。並中軍官隨侍。這時還未出城哩。且說遇春揚鞭逐隊。不多時已望見蘆溝橋。但見黑壓壓一片人。東攢西簇。桑乾河水。湯湯作響。早渾着人聲送來。這時長齡

一軍。早按部紮列橋左。長齡全身軍裝。佩刀肅立。背後軍弁一字排開。遇春一望。便見武冷兩人。雄赳赳。站在楊芳肩下。搶攘間。德軍一聲喝號。齊齊止步。德將軍翻身下馬。率屬弁列立橋右。遇春這時點隊。合楊芳等。只隔一道。只好相視會意。那裏敢稍作聲息。但見許多文謫謫的官員。就一座精緻行帳前。三五散步。或悄悄傾談。遇春料是餞送的官員。距行帳不遠。便是經略歇馬行幄。面南一幄。更爲高敞。幄前官吏肅立。悄然無聲。遇春隱約一望。其中似有香案等鋪陳。須臾從內盪出一位大員。氣像華貴。望望日影。自語道。珠軒這時怎的還不見到。說着。重復盪入。須臾鼓角聲動。大家忙翹首東望。只見塵頭起處。一隊兵馬。如飛擁至。就曙色蔥籠中。早現出經略大纛。親兵騎隊後。八名健弁。擁定一乘大轎。其中正是額經略。距行帳數十武。連忙下轎。趨入少息。這時行帳前各官。一齊列立。便見經略趨踰而進。直入那高大

行。輻遇春看得分明。便見那位大員。手捧聖諭。就香案後。南面宣諭聖意。經略伏俯跪聽。叩拜如禮。便有值吏。跪進賜酒。經略飲畢。又碰頭謝恩。一切儀文罷。方合那大員立談數語。大員道。珠軒努力。但祝不久仍在此行凱旋郊勞的大典。便不負聖恩。俺覆命匆匆。不得久留。說罷。合經略一執手。趨踰出輻。翩在上馬。左右隨員。就這等簇擁而去。衆官中。便有悄語的道。你看他旗門子人兒。分外透着幾分漂亮。便是方纔這幾步走。合這一上馬。咱們便學不來哩。這時經略望見衆官。早笑吟吟迎上來。連連致謝。於是大家擁入那座行帳。登時呼茗傳杯。鬧過一陣。但聞得經略大笑道。諸公盛意。那裏敢當。便請都回步。小弟也便登程。咧。紛紜之間。早有兩親兵。牽過經略坐騎。中軍官舉令一揮。高喝道。經略起馬。咧。一言未盡。只聽那邊橋下。轟隆隆三聲大炮。海螺大鳴。長德兩軍。齊齊一聲喏。恍如暴雷。就這聲裏。經略從容上馬。

遇春看得不耐煩。便迤邐郊行。望望野色。既至。暫回。已將薄暮。方趲進一營前。只見有兩兵閒談道。這種冒失鬼。真也稀奇。不聞青紅皂白。便闖行轅。偏搭着守門的。也是個急三鎗。他既說尋姓楊的。你就該問明白他。一聲不響。四五人上去便抓。那楞哥兒。且是不弱。只略一擡手脚。四五個都躺下咧。若非經略出看各營。親命人帶進那人。究問。只恐這當兒。行轅前還打成一片。那纔是笑話哩。一兵道。那人甚麼樣呀。渾胆子却也不小。這一究問。若說不出甚麼招對。小命兒算交代咧。那兵道。樣兒呢。倒也精神。中等身材。兩支碧熒熒眼睛。十分溜亮。只是走得風塵滿面。一身短衣。頭戴大笠。背負包裹之外。還佩一柄絕好單刀。看光景是跑過遠路的。遇春聽了。也爲納罕。剛趲經行轅前。恰好一軍吏持令。匆匆走出一見遇春。揚令道。經略有喚。你來得正好。遇春聽了。不敢怠慢。便隨令趣進。還未跨入帳。便聽經略笑讚道。你志趣

停當。未至十數里。辦差的探馬。便穿梭似來往。遇春一路留神。只見長軍前旌。徐徐入鎮。隨後德軍繼進。便見官道旁。遠遠有一官員。公服侍立。雖有僕人。却自持紅柬職銜。同行軍弁。悄語道。你瞧嵩太爺來咧。原來那官兒。姓嵩名祝。便是良鄉知縣。這長辛店。正是他該管所在。遇春聽了。知是來迎謁。經略的搶攘之間。已隨衆而過。盪過里把地。一回頭。只見經略大纛。略爲一駐。却聽中軍官高唱一個免字。轉眼間。那官合僕人。鞭馬如飛。從閒道又跑向前途。原來又趕向行轅伺候去咧。遇春都不理會。不多時。德軍入鎮。紛紛價按部列營。長軍先入。早已紮列停當。遇春下驢。方就已帳稍息。忽聞行轅前。大炮一鳴。鼓吹暴作。知經略已經歇馬。一望日光。方纔趕西。大家飯罷。遇春便徐步出營。閒覽一回。只見各營前。紛紛攘攘。大半是隨營各小販。並本地販子。趕趁營生。衆軍士三五成羣。紛紛亂買。有的水菓糖餅。只管往嘴內填。

遇春看得不耐煩。便迤邐郊行。望望野色。既至。暫回。已將薄暮。方趲進一營前。只見有兩兵閒談道。這種冒失鬼。真也稀奇。不聞青紅皂白。便闖行轅。偏搭着守門的。也是個急三鎗。他既說尋姓楊的。你就該問明白他。一聲不響。四五人上去便抓。那楞哥兒。且是不弱。只略一擡手脚。四五個都躺下咧。若非經略出看各營。親命人帶進那人。究問。只恐這當兒。行轅前還打成一片。那纔是笑話哩。一兵道。那人甚麼樣呀。渾胆子却也不小。這一究問。若說不出甚麼招對。小命兒算交代咧。那兵道。樣兒呢。倒也精神。中等身材。兩支碧熒熒眼睛。十分溜亮。只是走得風塵滿面。一身短衣。頭戴大笠。背負包裹之外。還佩一柄絕好單刀。看光景是跑過遠路的。遇春聽了。也爲納罕。剛趲經行轅前。恰好一軍吏持令。匆匆走出一見遇春。揚令道。經略有喚。你來得正好。遇春聽了。不敢怠慢。便隨令趣進。還未跨入帳。便聽經略笑讚道。你志趣

倒好生高超。既不願入伍。俺也由你。且等楊遇進見再講。正說之間。遇春躬身趨進。一眼望去。不由心頭畢逋一跳。原來那人却是滕蒼。遍體行裝。直矗矗點在經略案前。左右親兵。不錯眼珠價。手按刀柄。經略大笑道。楊遇春你且認來。此人自稱姓滕名蒼。特赴京尋你。欲隨軍效用。只遲了半日光景。所以趕到這裏。我看此人。氣概不俗。大約所言不虛。但我那會子欲收他入伍。他又不願。因此我又覺躊躇。遇春聽了。便說出滕蒼底裏。並自己去書相邀之意。經略喜道。如此說來。却是一名壯士。既願隨軍。狠好。便隸你手下。就是。於是滕蒼先謝過經略。合遇春從容退出。直至行轅外。遇春方一抹額汗。喜道。蒼弟。俺想不到你竟闖到經略根前。真險的狠。滕蒼讚道。經略氣度。真正闊大。他見俺這魑魅樣兒。一些不理會。劈頭便問俺幾樁武藝。幸喜俺沒露怯。他便歡喜起來。俺說到來尋你。他越發大悅。竟無不相信之意。只這番際。

度。就足以馳驅豪傑了。俺滕蒼來此効力。好生有幸。遇春道。既如此。你爲甚不願入伍呢。滕蒼笑道。俺本沒甚定見。都因俺大哥聽你之言後。意存韜晦。臨來時。囑俺不必入伍。但爲國殺賊。便是盡力皇家。不負平生。將來滕家莊兄弟聚隱。便一生願足了。遇春聽了。大喜道。蒙兄能如此。吾復何慮。咱們且到帳細談罷。正說之間。只聽背後楊芳喚道。時齋兄慢走。有這等佳客。如何不等俺說着搶進。把住滕蒼之臂。大笑道。這便是水底魚滕三爺麼。好胆氣。一投軍。先合經略傾談半晌哩。遇春忙給兩人一指引。滕蒼是聽倩霞談過楊芳。傾慕已久。這時百忙中細一端相。登時想起他女裝探相府之事。不由頭兒一扭。逼緊喉嚨道。哨。金蟻兒麼。您跑大宅門的人。見俺灰扑扑的。別笑話呀。說罷。掙開臂。更來得甘脆。登時攔着臉兒。深深一福。原來滕蒼有乃兄滕芳之風。也是詼諧鬼。這一來不打緊。兩人忍不住。方要拍掌大笑。遇春

板一拱道。在下張鐵口。那會子叨擾尊府。不曾拜見主人家。尙祈恕罪。凌鯉仔細一望。可不正是那賣卜先生。當時匆忙。不暇細想。是怎麼回事。只當是他也起個黑早兒。恰好又遇着。於是喝道。你不去趁生意。爲何鬼祟崇在此相戲。一言未盡。只見滕芳直搶上來。正是。

且喜嫵媚巧遭遇。

何妨游戲顯神通。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激滕芳改計刺苗渠 赴大姚無心逢賊偵

且說滕芳見問。呲牙一笑。文謫謫躡進前。便是一躬道。俺並非相戲。實見這位姑娘。怪可憐的。您老高抬貴手。他便過去咧。你二位橋亭中一番交代。俺也聽得。俗語說得好。河廣不礙船。路寬不礙車。各走各路。再好沒有。葉姑娘要毀吳半生。當不住您老保吳半生。却有一件。須到那裏戰場上。正大光明。

等事說着一顰楊芳笑道。俺那當兒便記牢這位金蟾兒咧。楊芳一笑不由一抹鼻頭。（敘次活跳）滕蒼接說道。當時大家都替他額手稱慶。便是葉先生只說他道。你初憤之性。不知利害。俺怎的攔你入都來。其餘並沒責備的話。但是倩霞從此頗悶悶不樂。時或獨居。咄咄自語。有時合俺芬姊談起盜珠事。還自愧得甚麼似的。楊芳笑道。女孩兒性子。撇不得尖兒的。過些時忘掉就好咧。遇春漫應道。是的。滕蒼道。不多幾日。時齋兄書信到來。大家欣喜之下。便商議那個去從軍。倩霞只樂的眉飛色舞。笑道。俺受了奸相一肚皮氣。可要借賊苗子出出氣咧。不想葉先生微微冷笑。眦起眼道。你莫又輕舉妄動。難道不記入都之事麼。倩霞聽了。一聲兒沒言語。逡巡退出。葉先生責備他。只有這兩句。並不會怎的嚴加訓誡。當時大家忙碌寫回書。並俺害病等事。也沒理會倩霞。不想次日。再也尋他不著。大家都猜他。氣不過。又去

尋和相的晦氣。獨俺二哥。不以爲然。大家沒法兒。便請他前去尋覓。只是茫茫大地。那裏是方向呀。遇春等聽了。甚是歎異。揣測一番。也沒頭緒。遇春便將經略得刀柬之事一說。一片閒談。而倩霞蹤迹。已在隱約中。善讀者必能得之。滕蒼道。這定是奸人弄玄虛。搖惑人心哩。談笑之間。刁鼓聲起。楊芳別過。楊滕兩人。又情話半晌方睡。按下這裏經略大軍按程而進。且說滕芳。無端奉了這糊塗差。好不怙愾。如大海撈針一般。怎定方向呢。思忖一番。只好先向北京探探。恐萬一倩霞。再尋和相。便帶了短刀。並散碎銀兩。扮作落拓卜人模樣。一路撞將去。爲的是掩人耳目。每逢店道集鎮。都留意探訪。恐倩霞經過。或有蹤迹可尋。這日蹙入直隸地面。恰好向一家店翁談起道。你這裏近些日。可有如此這般一位姑娘經過麼。店翁說有有。便是前兩日過去的。細細身裁。丢丢秀秀。不用提怎的漂亮咧。說着一細說容貌神情兒。

正是倩霞。滕芳喜問道。這姑娘他說是向那裏去呀。店翁道。他說是向京門臉左右尋一個相好的去哩。一定是要甚麼嫖賬的事。滕芳聽了。不由高興打掉。繼又一想。或是倩霞僑裝。也未可知。於是匆匆價竟入北京。白日價踏值街巷。夜裏便走探相府左右。齊頭兩三日。也沒些蹤影。便連遇春寓中。都不暇去。一日深想倩霞情形。不由怙悞道。北京既不見他。難道他因葉先生說他輕舉妄動。竟負氣自赴黔楚麼。若果如此。真正胡鬧咧。少時自念道。能不能。他一個女孩價。如何有這等胆氣。逡巡之間。忽又想起他三入和府。不由又暗驚道。這妮子自恃本領。果如俺所料。也未可知。但是這等險地。孤另另去了。豈非送死。如此一想。燥汗如雨。便趕忙出京。姑且向楚南大道。一路奔走。又恐倩霞捷疾。趕他不着。便也施展起飛行術。日行三二百里。經略出都當兒。滕芳已去得老遠咧。却是一路上通沒影響。所挾銀兩用盡。便胡

亂賣卜混去。好在滕芳既有口給，又好遊戲。三言兩語之間，便套弄出人家口氣。他再添枝加葉，一胡謔，竟顯得卜術真靈。一日來在長沙地面，道路之間，早已紛傳苗亂，並說起甚麼雷揚力守永綏，是大大一條好漢。滕芳聽了，也沒在意。日落當兒，恰好躡進一處山村。滕芳方敲起竹板，徘徊四望，只見村頭槿籬間，有人喊道：「先生這裏來。」滕芳躡去一望，却是一處小小山家。門口兒立定一個老婆婆，並一少女。那婆婆龍鍾駘背，白髮飄蕭。少女風致中，甚是端靜。老婆婆還未開口，少女便愀然道：「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依孩兒之意，俺哥子只不宜去。意氣所感，不暇深思，終要自陷的。還卜他作甚說罷，不由長歎。」滕芳方暗詫山村女子詞態不俗。老婆婆已歎道：「妥姑俺非不知，但你哥子生牛性兒，只知人推解之惠，意氣思報，俺已沒法攔得他。今問問先生的卜，不過占他此去何如罷了。倘天可憐見，咱一家還能團（句）說到。」

此不由淚下。少女忙道：「啻娘莫傷心。既如此，便下來除除疑慮，也是好的。」滕芳聽了，肚內已加躊躇。因這當兒，苗眾官軍方相與對壘，未免依附兩方面的人都有。這賣弄手段，便須先探出人家底裏，然後方能相機上一套大江東。於是滕芳笑道：「在下名張鐵嘴，專占人流年時運，求官發財，以至卜婚占病，件件皆通。却有一樁對不住，不會奉承。老奶奶你問何事呀？」老婆婆道：「君子問禍不問福。先生便請裏面坐罷。」於是將滕芳引入一處小院。客室三楹，頗爲廠潔。隔牆一院，便是內室。老婆婆便道：「先生且坐。俺去泡杯茶來。」於是領那少女從角門，蹙入內院，却隱隱聞那少女囑咐道：「娘少時問卜，只問人出門作事，是否吉利。其餘沒要緊事，不必提。」（便見警慧）滕芳聽了，越法留意。歇坐片時，就室中閒踱幾步，方蹙至西壁下，抬望一望，不由大驚。正是

爲尋虎女方心切。

乍見龍泉又目驚。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眞壁虎巧賺葉倩霞 假鐵口大鬧蘆花港

且說滕芳無意中抬頭一望。只見壁上掛一柄古劍。十分精緻。英雄壯士見了劍。便如美人見脂粉。名士見異書。那會不看。當時滕芳脫匣一看。只覺冷森森一股寒氣。侵人毛髮。神鋒咄咄。不可逼視。不由失聲道。端的好劍。仔細一看銘款。劍名南精。款署玄一所用。留贈烈士八字。便暗詫道。這玄一之號。俺聽時齋說過。是他師葛先生。難道是他所用之物麼。這家兒既藏名劍。定有武功朋友。刻下苗亂。張倒要探探他底細。正在沉吟。忽聽角門微響。滕芳忙掛劍入坐。須臾老婆婆領少女。捧茶盃入。滕芳謝過。飲道。在下蒙老奶見招。不敢動問尊府上姓。家中還有何人呢。老婆婆歎道。寒門衰薄。沒多人口。只有個愁兒子。並這小女妥姑。說着一指少女道。俺便姓凌。先生上姓。

那裏人。唵。滕芳道。在下北省人。至於敵姓。早就上達咧。老婆婆猛省道。噯。是呀。那麼張先生。便給俺兒。占占出門營謀。是否吉利。滕芳道。令郎何名呢。老婆婆道。他單名一個鯉字。滕芳道。好名兒。鯉躍化龍。狠有變化飛騰的。但須得相宜之水才好。若誤入溝渠。就可惜了。一席話。本是江湖溜口。不想安姑聽了。竟澄澄秋水。只管點頭。老婆婆道。便是哩。我也說出門作事。須相人相地。今先生且看他生辰四柱（卽俗謂八字也）如何。於是子午卯酉的說了一陣。滕芳趨勢閉目沉吟。胡摺指道。呵。噯。依此命看來。此人天生直性。某宮中狠坐威煞之氣。若是習武。倒再好沒有。老婆婆笑道。先生真有些道理。俺鯉兒就是好武哩。滕芳聽了。越得主意。便道。他出門何往。欲作何事呢。老婆婆還未開口。安姑忙道。先生但占吉利與否便了。不須多問。滕芳道。唔。不然。方向不同。所事各異。若不說明。怎生向本命推斷。卦雖占出。如何解詮呢。

在下却不會學江湖騙人的（今江湖中無不習此種口決。原來是滕芳作備）一席話。將安姑問得水澄澄兩眼。只好白瞪。老婆婆便道。俗語說得好。問醫不瞞醫。問卜不瞞卜。先生是江湖散淡人。沒的管人閒事。俺索性告訴您罷。滕芳道。對呀。必須說明。方好解斷哩。於是老婆婆滔滔汨汨。將凌鯉亡命病困。結識吳半生。因入大姚山。許多情節一說。又道。俺兒自回家來。便時時念誦吳半生之惠。後來聞得半生稱兵。他便要趕去相助。呵。這作亂造反。是頑的麼。虧得老身不允。並安姑苦苦相勸。他方纔稍爲安生。不想前幾日。吳半生特遺書幣。請他去助一臂之力。說現在永綏城不破。全仗一好漢雷揚。想請俺兒去。除掉此人。即便遣回。書詞十分懇切。說他若不去。便是忘恩負反。俺兒一見此信。那生牛性兒。便怎的也攔不住咧。惹得他妹兒安姑。幾番哭勸。他都不聽。如今正火雜雜的尋朋覓友。安置俺母女家事。恐怕就

要走哩。說着老淚潄潄。被面而下。（插敘凌鯉回家後情節。簡淨之至。）安姑不由玉項低垂。長吁口氣。滕芳聽了。暗暗詫異。便隨手布卦。沉吟道。此行倒還安穩。只凶險之地。不宜久戀。若早早回頭。還不礙事。幾句摸稜話說過。一望天色。業已掌燈時分。便擺擋起辭道。在下人地生疎。還須早去覓店。不想老婆婆見滕芳詞態不俗。便道。小村中沒得店的。先生不如此歇一宿。晚飯後給俺小女占占命如何。滕芳聽老婆婆說凌鯉之事。正要再探探究竟。於是謝一聲。欣然落坐。老婆婆母女趺出。滕芳獨坐。思量一番倩霞。望着壁劍。只管沉吟。不多時老婆婆端得飯來。滕芳用罷。老婆婆便將安姑命造說出。滕芳隨口道。呵。這卦命。俺既遇着沒別的。老奶奶須破費點。尋常卦禮。是不成功的。（不知江湖猥瑣神情。作者從何得之。文人筆端。信無奇不有。）老婆婆笑道。您只管放心。給你加倍數兒。就是。滕芳道。此命宜夫宜子。

富貴十全。終受皇封。克享大年。端的是位夫人之命。但是少年時。稍有不遂。心罷了。幾句話不打緊。倒像瞎貓撞着死老鼠。一口正着。後來妥姑。身適逢春。可不正是位誥命夫人。當時老婆婆喜道。果如先生金口。且是好哩。談過一回。業已初鼓敲過。老婆婆道了安置。自行回內院。這裏滕芳想起自己胡謔。暗笑一番。也便和衣臥息。一時間念頭如潮。再也睡不去。直至二更後。方要朦朧。只聽嘖嘖一陣扣門。有人喊道。娘。睡了麼。孩兒回來咧。滕芳料是凌鯉。不由欠身傾耳。便聽得老婆婆一路窸窣。出方開大門。便噪道。鯉兒呀。這時光你結束的如此整齊。怎的。凌鯉道。孩兒只今便別母前。赴永綏。且到屋內細談罷。老婆婆顛聲道。你這孽障。真怎麼好。怎又大黑夜裏走呢。於是一路足音。直趣內室。這裏滕芳。便耐不得。不由躍起。暗想道。他家有此寶劍。這凌鯉。究竟是何等人。俺且覘覘再講。怙憊之間。悄步至內院牆下。凝聽半晌。

只聞得一家兒語音。並老婆婆洒涕之聲。苦於不甚清瞭。但聞凌鯉笑道。俺不過這野了頭。還須過兩日再走哩。滕芳一聽。摸頭不着。便索性足下運力。一躍而過。伏牕一覘。只見一條漢子。瘦稜稜面頰。骨相精勁。身格雖不魁偉。兩支眼却委實有些精神。業已氈笠行滕。匆匆行色。方交手貼在老婆婆面前。安姑坐在榻頭。却默默沉思。滕芳料是凌鯉。不由暗驚道。此人氣概。端的是我輩。却如何想助逆苗呢。沉吟之間。便見老婆婆泣道。你去志已定。俺也沒法攔你。但須切記今日卜卦之語。早早回頭。但是你方纔說甚麼野了頭。聽得人糊裏糊塗。到底是怎樣回事呀。有你這生小廝。便遇着野了頭。並且人家走路。干你甚事。要你糊塗似廝趁同走。半夜三更價。跑來混我。凌鯉笑道。娘還沒聽清哩。今索性說給娘罷。便是俺今天訪友回途。路經屈屈店。那裏距咱家不過十餘里。俺因口渴。到一家旅店中。略爲歇坐吃茶。還未吃得

一杯。便聽店人亂吵道。你這位大姑娘。好大氣性。俺不過因你沒行李。略問一聲。本是開店規矩。並沒說曠外的話呀。俺跑出一看。却是個少年女子。生得精神容貌。警慧非常。並且結束勁健。身佩寶劍。只背一小小布袱。乍望去。竟似江湖角妓。（卽賣解女子）正揚起眉頭。氣得臉兒飛紅。合店人相吵。俺一看。覺得此女。來路別致。便走上喝斥店人。女子也喝道。可是天高皇帝遠。這裏近賊苗窩兒咧。你們直如此欺生。這時店客。也便鬩一聲圍攏來。大家七嘴八舌。一陣喝斥店人。却都光着眼呆瞅。互相詫異。紛紜之間。有一店客微語道。這姐兒。（俗稱角妓也）準是新來的生虎兒。無怪說話硬幫幫的女子聽了。忽的張目一瞠。便有一股精銳神光射出。俺見此光景。如何不省得。凡稍習武功的人。也能看得出是同道之人。何況於俺。於是俺上前揮退衆客。命店人引女子入廂室歇坐。可巧這廂室正對衆客之室。還沒一盞

茶時。忽聽女子嬌叱道。鼠子敢爾。颼的聲跳出。就牕下捉住一少年客人。手起一拳。但聽少年呵唷一聲。登時吐血滿地。原來衆客俗眼。以爲那女子定是角妓。在對室前擠眉溜眼。裝些厭物相。還不算。那少年客人。自以爲是個漂亮脚色。竟翫近牕下窺伺起來。所以女子登時用武。當時衆客自知理屈。忙上前排解。扶開少年。女子喝道。你等聽仔細。俺是北省武功專家。漫遊至此。你等休瞎掉眼睛。自尋苦喫。說罷略一蹀脚。階石綻裂。膝芳聽了。不由暗忖道。北省武功家。不差甚麼。俺都曉得。這女子可是那個哩。沉吟之間。凌鯉接說道。當時大家一見。無不吃驚。便問一聲。縮回客室。女子冷笑。方要回身。俺便大笑道。姑娘本領。委實的有講究。但論武功。在下也略明一二。不知可否賜教。敘談。俺因他口吻。開謾罵賊苗。因也說道。看起來。究竟北省剛勁。慣有能人。若俺黔楚地面。也有姑娘這般本領的人。還不致便遭賊苗蹂躪哩。

妥姑聽至此。便道。哥子說反話。話人家作甚。凌鯉道。妹子且下聽罷。當時那女子見俺這般說法。登時一望俺。笑道。怪不得俺看足下氣度。與衆不同。既是同道。何妨敘談。說罷。側身肅客。十分大方。俺暗揣此女。既非猥賤。又行徑離奇。便接談後。處處留意。果然被俺一席話套出底裏。原來他欲顯奇能。要單身去探永綏城。伺便兒刺殺吳牛生。方見他本領驚人哩。老婆婆驚道。啣真也稱的起野了頭哩。但是你管人家閒事作甚。凌鯉笑道。娘好糊塗。俺不是去助吳牛生麼。怎的是閒事。當時俺雖吃驚。却面上絲毫不露。便趁勢就他口氣。扯了一路順風旗。大概說俺久恨賊苗。正想去爲國除害。今逢同志。正好一路偕行。大約是吳某當死。方有此巧遇。他聽了果然大喜。但是俺究不知他本領怎樣。若是平常。俺也沒工夫去理會他咧。他一到永綏。自然就是死數。不想設詞挑他。比試武藝。他欣然不拒。當時俺兩個一路拳脚。這一

交手。俺越法須設法擺佈他咧。原來他身手捷疾。竟是絕好的劍術。他這一去。吳半生便交代咧。却有一樣。氣力稍弱點。俺自忖就店中除殺他。許多不便。因假作大喜道。姑娘如此本領。合該吳某命盡。事不宜遲。咱們便連夜價兼程趕去。早得成功。豈不甚妙。姑娘在此相候。俺回家略爲安置。卽刻便來同行。何如。因前途數十里。須經葦花港。此處幽僻人稀。俺正好結果他。去見吳半生。這進見禮兒。倒也別致。妥姑聽了。方哼了一聲。老婆早悲喘喘的道。鯉兒。你快別胡鬧咧。他自赴永綏。便死掉。却怨他的命。你何苦半路上傷天理。你不說去助吳半生。只除掉雷揚。便轉回麼。怎的甚麼事都管起來。既如此。俺越法不願你去咧。說罷。揮淚不止。滕芳不由暗想道。好。原來凌鯉如此歹毒。今遇着俺滕二。沒別的。咱須頑一下子。思忖間。凌鯉頓足道。娘莫着急。俺也不一定殺這野了頭。妥姑大怒道。你待怎的。（只一語而妥姑正大驚。

慧之性如見。蓋疑其兄或存不潔之念也。凌鯉道。噫。妹子也來咧。俺倒成了販不是的客人咧。俺說不定殺他。是因他本領委實可愛。他如聽俺的話。去助吳半生。俺正喜之不迭。如何還殺他。凌鯉比惡已定。宜其後來喪身也。只好臨時相機而行了。母女聽了。還苦苦攔阻。凌鯉如何肯聽。便道。母親不須掛念。俺不久便回。今取得寶劍。俺便去咧。說着。身形一動。滕芳趕忙回步。躍過牆。還聽得老婆婆道。鯉兒。取劍仔細些。休驚了人家賣卜先生。於是滕芳忙入室歪倒。登時放手舞腳。給他個鼻息如雷。果然不多時。燭光一閃。凌鯉推門。蹙入。有意無意的向榻上一瞥。罵道。這狗頭睡相。倒像他娘的死尸。說罷。匆匆取劍。拔步便走。便聽得老婆婆長歎送出。並掩門之聲。這裏滕芳更不怠慢。一磔碌爬起。跳出院牆。縱目四望。他這目力。非同常人。能在水底視物。何況夜間還有疎星光亮。便見正南上一條黑影。箭也似急。滕芳

脚下一加緊。直跟將去。頃刻之間。已到一所小小村鎮。這時銜柄柄隱隱。從夜色蒼茫中。傳出音來。滕芳料是屈屈店。方暗念道。凌鯉這廝。夤夜誘人女子。無論怎樣。便該殺掉。俺在這裏結果他。再去看那女子是何等人。豈不便當。想罷。略駐足。方要扯刀。只見凌鯉稍爲四顧。就鎮外短林邊。輕輕一拍掌。便聽林內掌聲一應。突的一個俏倩影飛出。低問道。凌爺麼。滕芳猛聞。大驚之下。又喜得暗跌脚道。慚愧。原來是他呀。虎狼烟瘴之窟。他竟自單身闖來。好志氣。好本領。爲你這野了頭。却累俺滕二。充蹈遠軍哩。驚喜之餘。便暗去作準備。讀者試思這俏利黑影。不消說自然是倩霞了。原來倩霞自見遇春相邀之信。一團高興。真有天來大方。暗悔自己出京稍早。誤却遭遇。正思量飛赴北京。以便從軍。不想被其父兜頭幾句話。羞得無地可容。當時默然退去。越羞越氣。不由憤然道。難道臭苗子窩兒。便是龍潭虎穴不成。俺偏

要自去一踰。顯顯本領。省得連俺父親。都奚落俺。氣極之餘。小眼眶內。還洒了幾點憤淚。於是暗暗拊擋。挨至當夜四鼓後。悄然出寨。本要直奔黔楚。去刺殺吳半生。特是女孩兒心思彎曲。頃刻間。又怨及遇春。暗歎道。不想楊爺也小覷俺。俺既先回寨。自然說明俺失陷遇救等事。今來中書。何必又提你。既小看俺。俺偏去顯顯手兒。將來你等沒到敵界。俺已將吳半生殺掉。那時纔寫意哩。如此一曲折。所以先赴北京。經略府中。方有夜留刀東一段事。當時倩霞作用既畢。更不耽延。便連夜出京。直奔黔楚。一路上僑裝無定。或扮丐女。或扮村姑。所經之處。倒也沒人理會。這日來在屈屈店。忽逢凌鯉。却被人順口氣套出底裏。因凌鯉本是英雄人物。倩霞女孩兒價。乍涉世路。如何不落圈套。所以登時引爲同志。慨允偕行。恐夤夜忽去。擾店人追尋。所以合凌鯉約在短林相候。當時凌鯉應聲道。葉姑娘真是信人。趁曉色未分。咱們

們便去罷。趕到蘆花港。天也快亮咧。俺是本地人。都明道徑。此間山溪險惡。不同北方寬廠大道的一路胡噪。兩人厮趁而南。倩霞略問永綏光景。凌鯉含糊應對。却肚裏暗笑。兩人步履一樣的倏忽若飛。少時忽聞水聲湯湯。這時天光業已拂曉。倩霞仔細一望。面前橫現一條大河。上有長橋。飛虹跨彩。沿岸蘆葦叢雜。密若無地。曉風一吹。真個花濃雪聚。頃耳一聽。鳥雀不聞。曠蕩蕩一片水鄉。好不僻寂。凌鯉踴躍道。已到蘆花港咧。咱們且就橋亭稍息。何如。倩霞點頭。兩人方聯步登橋。忽聞橋下潑刺一聲。似乎魚躍。（伏筆）凌鯉笑道。沒的天要落雨。怎的魚兒不安生起來。（那知恰是水底魚的哥哥一笑。）說笑之間。兩人步入橋亭。相與歇坐。倩霞翹首南望。只見山川莽蕩。另有一番雄闊氣象。不由雄心勃然。回顧來路。却笑道。經略大軍。不久當必經此。豈知咱兩個暗地去作先鋒。說罷。手拊劍柄。河風一吹。宕起幾縷香。

雲好不意氣飛揚。丰姿如畫。（傳神在阿堵中。）凌鯉却笑道。甚麼鳥經略。配用得起咱兩人。說着削骨臉一沉。目光一閃。狠透着魑魎。倩霞詫道。凌爺此話怎講。凌鯉冷然道。甚麼講不講。依俺看。咱們雖同赴水綏。却另有一番事作。你那腐主意。只好打疊起。不但打疊起。還須翻個個兒。咱們就此去助吳半生。好多着的哩。說罷躍起。颼一聲掣出南精劍。哈哈大笑道。俺凌鯉。便是吳半生的死友。今日之事。不得旋踵。葉倩霞你怎說。莫悞程途。倩霞猛聞大怒道。原來你這厮竟是賊黨。你如此相兒。來嚇那個。說罷抽劍大喝道。你狗一般的人。俺沒暇污劍。快滾去罷。原來倩霞自恃本領。那裏將凌鯉放在心上。不想凌鯉一眦眼。紋絲不動。於是倩霞大怒。雙足一迸。抱劍於懷。略略一探身。這便是劍法中對敵的規矩。因劍法不同。別的武派。雖是用武。却寓禮讓之意。就彷彿古人較射的意思。當時凌鯉如何不省得。便提劍長嘯。趁

旋身之勢。一躍出亭。足還未落穩。便覺眼前白光一閃。趕忙一側身。倩霞一劍劈空。趁勢一矯身。來了個鶯梭織柳式。刷的聲一道電光。直奔橋下。凌鯉喝道。那裏走。語音方絕。早飛臨當場。彼此一開門戶。兩柄劍便如神虬天矯。登時惡狠狠殺在一處。起初還有人劍可分。末後但見白氣森森。一縷一團。價攪成一塊。兩下裏不由各自吃驚。頃刻之間。惡戰百十回合。這時倩霞未免氣力稍弱。鬢汗津津。下沾香頰。凌鯉大悅。使出渾身本領。一柄劍風雨般直裹將來。正在得意。只聽有人悄睡道。好沒出息。一個魍魎似的漢子。却使出吃奶的勁頭兒來。奈何人家女孩。真透着不夠朋友。兩人猛驚。百忙裏偷眼一望。却不見人。這當兒性命相撲。又不暇仔細四望。正着當兒。又聽得道。噫。你瞧好笨蛋。幾乎挨人家女孩兒一脚。這是何苦呢。接着又鼻裏一笑道。這幾招更不象話咧。可惜絕好的南精劍給你用。凌鯉一聽。不由詫極。怙悛。

之間。手勢稍慢。倩霞一劍削去。竟幾乎正中左脅。凌鯉忙閃之間。便聽得橋邊有人哈哈大笑。接着大嘔道。朋友。別不害臊咧。依我看你給我倆耳光。饒過我罷。這時兩人一路頡頏。恰到橋下。凌鯉再也耐不得。便噲叨聲虛晃一劍。跳出圈子。喝道。咱們爭鬥。姑且消停。俺倒看看這是那個王八蛋。一言未盡。只聽橋孔邊道。別罵。觸犯吾神。該當何罪。說着橋孔邊叢草水藻。忽的一分。端正露出具花花綠綠窰變似的大面孔。頂了一頭綠水沫。只露着灼灼雙眼。兩人一見。都猛然一退步。凌鯉是猛見怪物。出其不意。倩霞却審音辨貌。夢想不到是滕芳追來。且又恰當危急當兒。兩人略怔之間。滕芳且會作耍。故意價兩手抓岸。蹣跚而上。這一副神情。好不可觀。一件落拓大布袍。拖泥帶水。瓜皮小帽。扣到眉頭上。一條曲辮。蚯蚓似拖向腦後。腰間破帶束着一雙鞋子。足兒一揚。却光溜溜的一路咕咕。直跳至凌鯉跟前。手持打卦

板一拱道。在下張鐵口。那會子叨擾尊府。不曾拜見主人家。尙祈恕罪。凌鯉仔細一望。可不正是那賣卜先生。當時匆忙。不暇細想。是怎麼回事。只當是他也起個黑早兒。恰好又遇着。於是喝道。你不去趁生意。爲何鬼祟崇在此相戲。一言未盡。只見滕芳直搶上來。正是。

且喜嫵媚巧遭遇。

何妨游戲顯神通。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激滕芳改計刺苗渠 赴大姚無心逢賊偵

且說滕芳見問。呖牙一笑。文謫謫躡進前。便是一躬道。俺並非相戲。實見這位姑娘。怪可憐的。您老高抬貴手。他便過去咧。你二位橋亭中一番交代。俺也聽得。俗語說得好。河廣不礙船。路寬不礙車。各走各路。再好沒有。葉姑娘要毀吳半生。當不住您老保吳半生。却有一件。須到那裏戰場上。正大光明。

的分個上下。方是丈夫作事。如今橫不椰子。沒人之處。攔住人家姑娘家。大殺大斫。呵唷。王胖子跳井。恐有些下不去哩。俺張鐵口。既遇着。安能坐視。沒別的。看俺個小臉面。放過他罷。（滕二頑皮之態。寫來好笑。）說罷。肩頭一聳。連連作揖。這一來。凌鯉若是老閱歷家。看此光景。早就明白了咧。因來人若非具十二分本領。斷不敢這當兒。冒然出頭。來作魯連。却是凌鯉生牛性兒。見不及此。當時仗劍怒喝道。休得多話。還不給俺滾開。滕芳笑吟吟連揖道。得咧。俺的凌大爺。得饒人處且饒人。務必求您看俺薄面。那裏不是交朋友哇。俺江湖生意人。衢州過府。那裏不到。只給您傳個響亮亮的大名。就有咧。說着一仰綠花臉兒。小鬼一般。凌鯉越怒。明晃晃一揚寶劍道。怎麼你敢是要找死麼。滕芳一眙眼道。噫。這把寶劍。倒十二分不錯。（挖苦之至。譬如讚人字寫得好。但說墨黑也。）因大笑道。凌大爺。你這光景。是一定不答應。

咧。依我看。還是就階兒下的好。大家好聚好散。扯個淡。只當沒這回事。如何。凌鯉大喝道。放屁。方要挺劍。只見滕芳雙睛一瞪。道。你這厮。好不中抬舉。真是湖南騾子性。給臉不要。不要走。看俺法寶取你。說罷。左手虛晃。右手一揚。拍的聲。一物打去。正中凌鯉左頰。原來便是那副卦板兒。雖沒甚分兩。却是氣力足的狠。凌鯉左頰。登時賽如火燒。你想凌壁虎出其不意。吃這橫虧。如何容得。當時大叫道。你這人如此鬼祟。定是葉女一黨。滕芳捋鼻道。好小子。真明白過來咧。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滕家寨二太爺滕芳的便是。你家老太太。倒怪好的。怎生你這渾蛋兒子。自家投渾水。還不算。還要不害臊。硬扯人。你真是人家對手麼。二太爺如今看你娘面孔。饒你去罷。說罷。一回身。咕咕。一路光腳板響。直奔倩霞。凌鯉怒極。挺劍便趕。滕芳道。你這光景。咱們還須頑一下子哩。說着一揮倩霞道。霞姑且閃開。看俺打這囚攬的。說罷。一

勒寬袖。擡起兩支膊子。向凌鯉劈面一拳。回頭便跳。那知濕地泥滑。撲哧聲。仰面栽倒。光亮脚板一揚。大叫道。呵唷。跌煞咧。這一著不算數兒。你要打倒臥也儘由你。凌鯉一聽。果然一愣。不想滕芳寬袖一舞。猛然躍起。不容分說。趁勢一個鴛鴦脚。接着一回手。掏出短刀。大笑道。來來來。你我且拚個三百合。於是兩人頃刻殺作一處。滕芳吆吆喝喝。一壁價口內亂噪。一壁價暗暗留神。見凌鯉一柄劍。虹飛電掣。青光煜煜。頗與尋常劍氣不同。便暗贊道。果然好劍。倒不可輕易去觸他鋒銳。於是怙憊間。刀法一變。專取輕迅雋巧之勢。去蹈瑕乘便。兩人這場戰。便連倩霞旁觀也幾乎失聲喝彩。於是輕軀一縱。挺劍相助。滕芳大笑道。凌朋友莫怪。你既不害臊。欺人家女娃子。沒別的俺們也學學草鷄毛。倆打一個。於是短刀一奮。頃刻間急如風雨。這一來兩下加攻。登時將凌鯉殺得手忙脚亂。好凌鯉全然不懼。使開解數。左格右

拒。那知滕芳好不促狹。既有倩霞揮霍應敵。他這短刀。便專以向敵人屁股後去找岔兒。左一閃。右一晃。只給他個死求白賴。不消頃刻。竟鬧得凌鯉難顧其後。情知不敵。只得賣個破綻。趁倩霞一劍斫空。翻身便跑。就岸左蘆葦深處。只一鑽。躲得去了。倩霞不捨。方要趕去。滕芳道。算了罷。這都是一百個用不着。俺見了你。便大事畢咧。咱且向橋亭細談罷。於是兩人重復盪入。滕芳且不暇語。先取腰巾揩淨面目。又將鞋子穿好。然後脫下長衫。就亭欄吹涼。自笑道。萬般事。不是利人頭幹的。俺三弟水性。便那等妙相。俺雖稍習。就差得多咧。一藏橋下。就鬧的泥母豬一般。鞋子一甩脫落。累俺摸了半晌。所以俺索性繫在腰中。說着一望倩霞。笑消。霞姑你使得好性兒。險不會急壞人。虧得俺還沒料錯。向這一路趕來。你的大主意。俺已從凌鯉口中竊聽而得。志氣雖好。無奈行不去。如今一切不提。咱們就此回老家。是正經。那時大

家商量妥。再去從軍。還怕誤了殺苗子麼。因將自己特來相尋之意一說。倩霞聽了。却撇着嘴默默不語。一壁價顛弄短劍。半晌頓兒一挺。眼皮一抬。重復低下。恨恨道。都是這該死姓凌的。這一耽擱人。不然您也錯過去咧。滕芳暗道。好。這倒有意思。他還覺得俺跑得路近哩。這妮子好不倔性。俺且哄的他肯走回路。就好辦咧。因笑道。霞姑且漫閒話。咱們快快回寨爲是。倩霞頭兒一扭。冷笑道。不不。滕芳一怔道。霞姑別頑笑。你這般說。俺老遠的幹甚麼來咧。倩霞道。俺那裏曉得。可是您說的好咧。河廣不礙船。路廣不礙車。各走各路。再好沒有。(複筆一字不移。妙妙。絕肖女郎。尖利香吻。)說罷索性嬌軀一轉。面朝亭欄。老實實給滕芳個脊梁骨。(絕倒。)招的滕芳幾乎要笑。暗道。這妮子須順毛撲撒。方成功哩。因大讚道。好志氣。軍中將弁。都似你如此勇往。還愁不馬到成功麼。但是事貴三思。策宜萬全。你隻身入虎穴。委實

危險。好在俺從北京南下當兒。經略就將起馬。如今咱回頭迎去。投軍從征。何等妥當。俺索性也同去。又有俺三弟並楊時齋等人。大家同征。何等熱鬧。俺一面寄書回報尊大人。他老人家也放了心咧。本來強你回寨。覺得有些白不赤的。如今這一變通。面面圓到。好姑娘。你是机伶人。想沒的說了罷。說罷自以爲這一下子。自然將倩霞扣牢咧。欣喜之餘。無意中猛然站起。那知倩霞拗性。羞於回頭。聽滕芳一路胡噪。又急又憤。正在八下裏不合轍兒。猛聽背後滕芳站起。便以爲是強來拉他。倉慌之中。不暇思忖。輕軀一縱。向橋下便跳。虧得滕芳手疾眼快。一把拖住。倩霞且會撒賴。竟趁勢一咕嚕坐在就地。偷眼一望。滕芳已急得火燎糊猴似的。於是倩霞越得主意。索性雲鬟一低。一顆頭狠不得扎向前胸。竟嗚嗚咽咽哭將起來。（妙妙。英雄中有兒女態。方正合俠女性情。非如猥雜之作。寫俠女一概似母夜叉也。）這一來

不打緊。將個目無難事遊戲三昧的滕老二登時弄得火氣騰騰。連連躁脚。亂噪道。霞姑有話好生講。這就不像話咧。倩霞一聽。越法哭得抽抽達達。滕芳噪得緊。他越哭得兇。急得滕芳大汗直抹。道。你究竟怎樣吶。難道俺來的不是咧。倩霞哽咽道。不須說咧。左右俺都是死數。與其回頭羞煞。還不如在此投河。俺乍見您。只喜得甚麼似的。以爲您知俺苦心。趕來相助。不想竟是前來逼迫俺。本來俺素日沒甚孝敬。到您跟前。也不敢痴心盼助咧。你如今既見着俺。總算是受人之託。終人之事。交朋友也。蓋的下場去咧。便請您大駕。速速回迎大軍。省得誤您天大的功名。至於俺的生死。無足輕重。並且不關您事。俺父親等託您來尋俺踪跡。如今踪跡及得。您責任便已卸却。您如慮回去無以爲信。俺便給您件大大信物。此後咱相見也好。不相見是俺命該如此。您便請罷。功名要緊哩。(一席話。快若并剪。爽若哀梨。若嘲若諷。極

沒情理。却有神致。將滕芳箝制得結結實實。激得燄氣騰騰。安得不擠出下面奇文。而倩霞之靈心慧舌。說來響亮輕圓。又如雨打芭蕉也。用筆至此。神乎技矣。說罷明晃晃一閃短劍。登時將髻邊散垂之髮。割下一縷。賭氣子擲給滕芳道。您如以此物。還不足爲信。只好剪俺髻兒咧。說罷櫻唇一撇。就要放聲大哭。（妙妙。撒賴得嬌憨如畫。）這一廝賴。登時將滕芳塑在那裏。待要放他去。又著實危險。待要强他回頭。又著實不成功。若真個拿回信髮。更透着不像話。左右思維。只急得在亭亂轉。倩霞俊眼暗瞟。越法嗚咽有聲。只見滕芳猛一頓足。大笑道。得咧。霞姑真有你的。俺本是叫你跟隨俺。如今剪斷截說。掉個轉兒。俺跟你去。便天大事都結咧。倩俺聽了一抹眼皮。不由嫣然一笑。道。真個的麼。俺先謝謝您。滕芳道。不須謝。少挖苦俺兩句。就有咧。於是倩霞站起。深深一福。又拾起那縷髮。纏在髻上。（細。）然後兩人相與。

坐下。滕芳道：「凌鯉這人，儘也是條漢子。便論武功，也是我輩。只可惜明珠投暗罷了。因將在凌家賣卜聞祕，跟來一段事一說。因道：俺夢想不到，他所圖之人便是你。真是巧遇咧。（本是滕芳尋倩霞，反被倩霞約將滕芳去，情節變幻，筆亦活跳。）」倩霞道：「正是哩。只是您出京時光，可曾聞經略府中有甚動靜麼？」滕芳聽了，頓憶都人鬪傳經略夜得刀柬之事，不由拍手道：「不須說咧。這又定是你幹的事。」倩霞抿嘴道：「您說是俺便是俺。（作者點明節目處，無一直筆呆墨，不可枚舉。善讀者自得之。）您想俺柬兒上，業已說得響噹噹。那有回頭之理。今得您相助，真好極咧。將來功成後，那無名氏，便說是您。俺不過賭口氣，誰還想爭名奪利不成？」滕芳笑道：「且莫閒談。你的主意，是赴永綏先殺吳半生。但俺風聞吳半生是策應大姚龍母兩山，行踪倏忽。不一定便在永綏。依我看，用釜底抽薪之法，簡直的逕赴大姚山，刺殺石三保，巢

穴一亂。永綏之圍自解。其餘羣苗一慌手脚。大軍趕到。自然不勞而定。只就是煩難些罷了。倩霞聽了。只樂得一張櫻口。合不攏來。道：「妙妙。您這主意。俺何嘗沒思忖過。只愁着山路不明。難以涉足。」滕芳道：「不打緊。到那裏再相機行事。」兩人一番說得入港。便匆匆跣起。這時長衫業已晾乾。滕芳仍累贅贅穿將起來。便相與離橋亭。直奔大道。方走得十餘步。滕芳忽笑道：「還忘掉一件要物哩。」於是回身。就橋下尋起卦板。倩霞笑道：「丟掉罷。甚麼要緊。」滕芳也不答腔。忽一縱目。只見橋左岔道上。遠遠一帶蘆葦叢。只管起伏。便似有水蛇鑽行在內。頃刻間。已到半里外。（伏筆。雖沒水蛇。却有河鯉。一笑。）當時滕芳也沒理會。便合倩霞匆匆前進。這當兒楚南一帶紛紛擾擾。潰兵亂民。合了夥兒。東搶西劫。因此村墟道路間。十分蕭條。所過之處。不斷的有逃民客民。成羣逐隊的來往。當地關津人等。看得不耐煩。見滕葉兩人。只當都是

逃難的。便也沒人盤詰。却是一路上。早聞得大家紛傳永綏雷揚。怎的困守危城。並石姑姑怎的湣殺許多兇事。兩人聽了。不勝憤激。因地勢不熟。只得直撲大道。耐心行去。雖說是大道。若此較起北省道路。也就相懸的狠。一望榛莽。歧途錯出。有時節峯迴路轉。還須繞個之字道兒。這時春末時光。業已炎熇非常。驕陽既不可當。濕鬱尤不可耐。偶然風吹過。都熱閏閏的。惟有草木豐縟異常。却有一樣。大道旁往往沮洳縱橫。叢草深蒼之間。涉足一有疎忽。其中所藏毒蛇。登時便咬。兩人一路上好不艱辛。倩霞一無難色。捷步如飛。十分踴躍。滕芳不由也提起氣來。一日貪趕程途。竟誤撞入岔道。周折十餘里。方合官道。恰好距道不遠。有家山店。兩人暫入。就食稍息。其中也有三五客人都走得疲乏乏的。正在柴棚下。大家就食。見了兩人。彼此一招呼。各自就食。其中一客嫌飯粗。方要喊店主。一客歎道。我勸你將就些罷。咱在這

安穩所在吃碗安穩飯。還不是天堂裏麼。像永綏左近人。享的着此福麼。因笑道。你要享口腹。快刷刷臉子。整整衣帽。找石姑姑去。真是吃甚麼有甚麼。可有一樣。你要沒驢大。(句)忽一眼瞟着倩霞。忙乾嗽兩聲。然後道。恐怕盛飯傢伙。還壞掉哩。(謂喪軀也)一客道。真個的。咱們逃出時光。俺聽說黃鄉紳的小公子。只有十六歲。也被石姑姑擄得去咧。那客道。正是。如今石姑姑越法兇淫。當日長水崔鄉紳。怎樣死掉。你是知道的。現在他又新擺花樣。兼掠幼男美童。以恣其格外之慾。你想幼男中得甚用。他却有一種擺佈法。便是聚攏幼女。盛裝赤體。合幼男置在一室。却沒人監守。除那樁交媾事外。其餘撫抱調笑。任意戲弄。一概不禁。直待幼男興發如狂。不復可遏的當兒。他却將出一七秘藥。給幼男吃下。然後他方捋衣上場。據說這時幼男及鋒而試。真個銳不可當。因其天全力全。元氣融洽。石姑受用起來。覺另有一

種難言奇樂。更且秀色天趣。發於自然。決非壯夫所能比擬。却有一樣。這幼男便如被烘的唐花一般。只此一度。精力全竭。間有調養不死的。不過十分之一。你說石姑姑不該萬段麼。又一客歎道。如今賊苗石三保也越法咒的可恨。糟場婦女。一言難盡哩。今聽說額經略將到。方稍稍著忙。大姚山各要路。都防守的嚴密密的咧。滕芳等方一頃耳。又一客笑道。且喫飯畢。攢路要緊。昨天俺一忙慌。便誤走岔道。二十多里。倩霞因道。怎的此地道路。這般難行。便將自己誤走岔道一說。那客道。您們幸虧一路來。都走大道。還不算難行。若由蘆花港。岔走橋左小道。（略逗節目）那纔上定當了哩。一路上爬山越嶺。都是蝟蜒窄境。錯非俺本地人。三轉兩晃。便迷蒙咧。你們又有女眷。越法不成功。却是由小路到大姚山。近得四五日程途哩。（隱逗下文）倩霞聽了。也沒理會。滕芳隨口道。想從此到大姚山。一路道徑。都這般難走了。

一客道。您北方人。看不慣此間道路。這如何算難走。若到大姚山中。沒有鄉導。是寸步難行的。倩霞聽了。不由略怔。少時飯罷。衆客盪去。這裏滕葉也便給賞出店。倩霞一路沉思。滕芳也默默低頭。走了里把地。滕芳偶一回頭。恰好與倩霞目光相值。兩人不由嘆喏一笑。滕芳道。你猜俺想甚麼。倩霞道。無非是揣念大姚山中道路。滕芳道。正是哩。倩霞笑道。不必多慮。到那裏再見景生情。況且見景不如聽景。他們雖說得大姚山。幾有具茨山七聖皆迷之勢。恐也未必哩。便是果不易入。總還有土人。可設法探問。如其人可用。咱索性用爲鄉導。還愁殺不得臭苗子麼。滕芳躊躇道。便是如此。定法不是法。臨時再說。卽如俺來尋你。那裏想到反隨你來。可見凡事皆不能逆料的。（微逗下文失陷事。）於是兩人一路覓去。轉眼四五日。已距永綏百里之遙。途中人烟。越法稀少。時有苗兵散隊。往來出沒。兩人也沒暇理會。却是距兩人

一二里遠。總有兩三苗人。或土著人。相與偕行。(來了)一日兩人正走之間。忽聽背後哭喊救命。急忙回望。却是土著莊農男婦兩人。披髮跣足。沒命的跳來。男的有三十餘歲。衣服質朴。背一件大筐籠。裏面夾七雜八。都是用器物。並有破衣等物。掩蓋其上。那婦人有二十多歲。也生得笨實實。蓬頭撒脚。背負包裹。滕葉方一怔。男婦兩人早搶到跟前。喘吁吁跪在地。向後亂指。滕芳忙望去。便聽叢草中一聲喊殺。虎也似撞出四五健苗。各挺標鎗。如飛趕來。滕芳大怒。拔刀迎上。略一揮霍。衆苗已跌跌滾滾。便相與呼嘯一聲。兔子似跑掉。滕芳大笑道。原來臭苗子這等不濟。回身一望。男婦還戰抖抖。匍匐在地。於是合倩霞扶起他們。問其所以。那男子眼睛一轉。垂淚道。小人是此間土著。姓邱名乙。素以采山斫柴爲業。養給家口。今因兵馬荒亂。無從得食。素知大姚山外環。柴草極盛。更兼永綏長水一帶。現因苗亂。柴價甚昂。

所以小人夫婦想到那裏去就食。方想由此趨一徑捷。以省旅費。不想忽遇賊苗。若非您兩口兒搭救。小人等便沒命咧。說罷直檝檝只管磕頭。那婦人也牽了倩霞。亂拜道。大嫂兒。俺先謝謝你。（假愁掩奸）滕芳忙笑喝道。休得胡噪。俺兩人是叔姪。也正要前赴大姚山。尋一親故。那婦人喜道。如此可好咧。咱們正是一道兒。男子道。你曉得甚麼。人家爺兒倆。走得是平坦大道。又不圖省費。好跟咱鑽山窟去。（欲即先離之法）滕芳這時將邱乙細一端相。確是質朴莊農。又有妻小同行。不由放下心來。便道。此地的大小道路。你想是熟習的了。邱乙笑道。俺是本地娃子。那得不熟。慢說這裏。便是大姚山中。東西兩寨。以至各山嶠的道路。俺都滾瓜爛熟的。因往年俺未賣柴之時。曾跟山販客人。挑過貨担。那一年不進山兩次。恐這會子。山中各首領。還記得俺老邱哩。滕芳聽了。不由暗喜道。俺正愁鄉導無人。這機會且是便當。

且與他混熟了。再吐衷曲。莊農人見不得錢。等俺以利賂之。使爲鄉導。豈不甚好。因笑道。老邱。咱們今日一遇。也是緣法。你旣明道路。咱們便結伴趨小徑。總要快到兩天的。說着一望倩霞道。你看如何。倩霞正恨不得一腳踏到大姚山。且一旁屬耳。已略明滕芳用意。因笑道。好好。俺正走得心煩意不奈。如唐僧取經一般。多咱是個到哇。如今抄小道。却似取經回途。一過通天河。就得咧。滕芳聽了。哈哈大笑。那婦人只光着眼呆望。倩霞不由一舒粉臂。笑道。大嫂兒莫嚇得發呆咧。有俺叔姪同行。便是臭苗子儘窩撞來。也不要緊。一言未盡。只見滕芳惡狠狠瞪了倩霞一眼。又忽的騰身一躍。倩霞大驚。正是

畏途將就偏詳度。

陷阱在前可奈何。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風雲
際會

奇俠精忠傳

七集下

玉田 趙紱章著

第九回 逞雄心兩俠入危途 擺疑陣二憾探秘計

且說滕芳恐倩霞語不檢點。露出底裏。忙用目示意。不隄防一脚踏入叢草中。只見颯一聲。由草中躍出一物。紅而且亮。渾如棒槌形。一迭尺把高。轉入深草。所以滕芳猛驚一跳。邱乙道。此名紅羅蛇。歹毒無比。秋深毒積。通身便映出白點見。故得此名。倩霞笑道。真是殊方異物。竟有此怪蛇。邱乙笑道。這算甚麼。姑娘若到大姚山中。須要留神哩。真是奇蟲毒豸。無所不有。單是各種毒蛇。便說之不盡。最奇的有稱人蛇。長數尺。斑斕如錦。遇人便躍。偷高過人頂。其人定死。在法須矜物高拋。大叫道。你高不如我高。其蛇應聲便死。又有一種方蛇。乍望去。儼同塊肉。所過之處。草木都焦。兇的狠哩。倩霞道。如此

惡地。不知苗人們怎生居處。邱乙道。這便應了俗語咧。一方水土一方人。他們毒狠之性。本近禽獸。不但不畏。反設法捕捉各種蟲豸。沒毒的夾生便喫。有毒的配製毒藥。淬礪刀弩。好不兇實。說着忽憤然道。也不知老天生這類惡苗作甚。但盼北京皇帝一生氣。（莊農口吻）天兵到來。殺個罄淨。方痛快哩。滕葉聽了。越法心下貼然。滕芳道。別閒談咧。趲路要緊。於是邱乙踊躍前導。一行人廝趕行去。倩霞落在後面。一面走得飛快。一面合那婦人言三語四。婦人踉蹌前進。冷不妨足下一蹶。便笑道。噫。你看你姑娘尖瘦瘦小腳兒。便像點都不牢。走起路來。却飛快。俺這大腳。倒不成功。倩霞因戲道。既是小腳好。你當初爲甚不纏裹呢。婦人道。說起此話。俺就恨煞俺姨媽咧。俺娘家姓方。俺小名俊兒。據俺娘說。俺小時節。真長的玉娃娃一般。倩霞聽了。嗤的一笑。便道。怎樣呢。方氏道。算命打掛的。都說俺有個太太福分。至不濟也。

是個秀才娘子。因此俺娘高起興來。定要出落出落俺。以備大了作太太娘子。七八歲上。便給俺纏起腳。雖是好看。俺未免痛的哭天抹淚。一日俺姨媽。盪來看望。見俺白氍氍臉兒。且前且却。備人兒似的。便道。怎麼咧。莫非俊兒害病來。俺娘道。沒出息罷了。不過給他纏纏腳。他便裝這猴相哩。小時不收拾。大來管保修八家子不下轎哩。俺姨媽笑道。這倒不盡然。俗語說大脚夫人。八字撇開。掌起印來。方有威武。憑俺俊兒小模樣。就大家搶掉帽哩。俺聽了大得其意。本來也痛得受不得咧。從此趁了俺姨媽口聲。登時撒了脚。倒是個天足先輩。一笑。俺媽沒法兒。只得由俺。誰想到了選女婿當兒。却上了好體面大當咧。頭一家求婚的。是個老鄉紳。要續絃。那媒人一切都相中俺。只見了俺的脚。一笑而去。再不回頭。到如今提起他。還恨得人牙痒痒哩。第二家是俺鄰村孫大戶的兒子。年齒相當。更有文名。那模樣兒就別提。

多漂亮咧。還不轉眼就是個小秀才麼。只喜得俺一夜沒合眼。反覆思想。忽得一妙着兒。次日。老早盛裝。更準備了一件長裙。果然不多時。孫家媒婆來到。相看之下。俺長裙綉地。端正正坐在那裏。只給他個老和尚不動壇。以爲是千妥萬當咧。那知姨子媒婆。更會促狹。他忽的端茶來飲。手兒一顫。噹啷聲杯落於地。恰好在俺裙邊。他伏身拾杯。趁勢將俺裙兒一掀。道。幾乎沾了姑娘裙兒哩。但是這一語之後。他回身掩口便走。就此通沒下文。這當兒俺娘知因脚大。没人要好。不有氣。便將俺數落的眼大鼻小。俺這時方知上了俺姨媽老養漢的惡當。（故作粗魯口聲。以堅人信。）却是後悔無及。時常氣得俺抱了大脚啼哭。那知自己這一鬧。更糟咧。張揚的左近村落。都知俺大脚有名。竟齊頭二三年。没人提親。俺媽一氣。便將俺配給邱乙天殺的咧。可也好。真是命宮註定。恰好他靠賣氣力跑道路吃飯。那一天都須用脚程。

俺合他相助過日子。倒是疲驢對破磨。都仗着大脚蹬踹哩。却是俺好端端一個夫人娘子。被俺姨媽輕輕幾句說掉。如今想起。如何不恨他呢。正說得熱鬧。邱乙回望笑道。傻老婆。別胡噉咧。今夜這宿點。還須宿在表弟家哩。咱便坐他船。由大沙溪。直奔石門谷。豈非又近一程。倩霞聽了。雖覺好笑。却暗喜他夫婦誠朴。因笑道。大嫂兒。你走不動。俺背你一程何如。方氏道。咱不當家。嘩拉的。罪過罪過。好姑娘。你當俺真走不快麼。說罷。咕咕兩支光脚。一路好跑。這時四人前後廝趁。須臾。越過二十餘里。只見迎面一座極峻的坡。便似小山一般。其上樹木森森。迤邐甚遠。便有一道潺湲小溪。縱金戛玉。由坨趾曲曲流出。倩霞喜道。這溪水如此清亮可愛。於是大家走臨溪邊。各自掬飲幾口。倩霞却臨流照影。抿抿鬢角。（嬌態可掬）方氏却咕咚聲。放下包裹。竟就溪水。連洗帶漱的鬧了一陣。索性一屁股坐在就地。邱乙喊道。

快趕路罷。正說之間。方氏肚內咕噪。一陣山響。便睡道。沒的你要趕齊化門去哩。○（京官趨朝最早。謂趕齊化門。故京師謂行走慌忙者。有此諺語。）
俺肚兒却不答應咧。○邱乙道。你這老婆。只顧嘴頭兒。於是拉滕芳相與歇坐。便由筐籠內。取出氣蛤蟆似的。幾個蒸饅。一面自吃。一面遞給方氏。方氏道。○
你可應了俗話兒咧。○上坑認得白臉的。下坑認得黑臉的。怎的不讓人客吃呢。○說着拈起兩枚。直送到倩霞嘴上。倩霞一望滕芳。早拈起一枚。咬掉半個咧。○因邱乙先自吃下。所以滕芳竟不致疑。當時倩霞也便吃過。○邱乙一面大嚼。○一面指溪水道。這條小溪。便是大沙溪的下流支派。此間看來。陰溝一般。○那知上流却洶湧得緊。由此坨度過。便是赴大姚的小路了。○滕芳點點頭。於是四人依然起行。穿過一帶短林。漸次登坨。曲折良久。小溪或隱或現。却聞得潺湲不絕。到坨頂一望。但見林巖杳冥。却見東南偏隱隱水光。蜿蜒如

帶。邱乙指道。那便是大沙溪。據說是發源於大姚山陰哩。少時下垵。於是邱乙踊躍在前。果然路熟的狠。但見他穿林撥莽。滕芳等望去。直疑沒道路。不知怎的。三轉兩晃。他偏得詰曲小徑。沿路那條小溪。也便漸漸寬展。與一行人若即若離。十分有趣。滕芳便瞅空兒一拉倩霞。低語道。咱遇的這鄉導。到委實不錯。（且慢歡喜。）正說之間。恰好躡近溪灣。只見從上流沖下兩個尸身。一男一女。都在少年衣服連結。一俯一仰。那女的長髮四披。瓠犀微露。還似乎含笑一般。滕芳一見。不由詫異。邱乙却唾道。又是一對兒不害臊的。爺台你不曉得。此間地近苗區。頗染異俗。這男女定是相悅之至。情到極處。便出此一途。以爲是歸極樂。大解脫。再不受人世相思之苦。這還不足奇。更奇的是。此溪中時有漂來木板。板上赤條條縛定男女二人。男的定規是死就成的。女的却活跳跳爬在死男身上。不住的嬌呼救命。若一遇人。還能得

生。這却是男女不端。被兩家族衆。如此處置的。原情度理。總歸於男子引誘。所以發覺後。便置之死。女的却如此漂來。任其生死哩。方氏道。依我看。這處置法。却不公平。難道那事兒。是一個人辦的麼。大家聽了。各爲一笑。少時這小道越入越深。兩旁叢篁密菁。陰森映蔽。高如升坂。低似鑽窟。不多時轉入一條深溝。巉聳土崖。壁立千尺。偶一問答。迴音響震。極窄處。四人頂背相望。勢須魚貫。這時驕陽如炙。忽的十餘里外。湧起一片輪困烏雲。長風一吹。勢如亂絮。頃刻間垂垂四布。果然不多時濛濛細雨。落了一陣。遠望雨脚。還白茫茫平插下去。(寫景甚工)倩霞一掠髮笑道。好涼爽。一言未盡。但聽前途。匆匆磕磕似雷非雷。邱二驚道。了不得。快些躲避。說着連跌帶滾。便爬土崖。直上丈把高。方據樹蹲穩。於是滕葉也如法而上。只有方氏。剛爬上幾步。一不留神。仰巴叉栽將下去。虧得倩霞。從新下來。扶挽他同升上去。方纔貼

穩。只聽嘩的一聲。一股白茫茫山水。可着溝灌將下來。飛波盪浪。沖的拳大石塊。好似彈丸。水的餘勢。直激上數尺高。距四人據處。只差尺許。却是頃刻間。便已過盡。溝內依然是淨沙硬地。四人逡巡。下邱乙道。走這路兒。就是山水討厭。前途雲勢。定有大雨。所以展眼間。便灌下來。若不躲的快。便是識水性的。也須喪命。因這水力量大的恨。便是石撞崖碰。也須骨肉糜哩。所以走此路。非俺土著不可。一路閒談。不多時。蹺出深溝。陡的眼界一闊。只見林木蔽天。雨後清光如沐。轉折之間。溪聲刷耳。竟忽的橫在前面。水勢寬活。竟如河汊一般。邱乙笑指道。您看這溪。就是垞那面小溪。迴環至此。便這樣寬廣了。若入了大沙溪。更有趣咧。（清機徐引）滕芳一望。且喜有獨木小橋。於是四人次第蹺過。望望日色。漸漸西銜。邱乙笑道。咱們這一路跑得不善。距那垞已有八九十里咧。今晚到俺表弟家。恐怕還趕上他晚飯哩。滕芳

聽了。覺他這一帶還有親故。定是莊農土著無疑。不由越法坦然。於是一行人循溪右疾步趨行。不多時。邱乙笑指道。好了好了。這裏已望見鷓鴣嘴的高樹咧。俺那表弟。便居那裏。膝芳隨口道。你表弟姓甚麼呀。作何生業呢。邱乙還未應聲。方氏却唾道。他姓安。小名溜子。撐船過日。三十多咧。也沒人給個媳婦。只有他那老不死的娘。還活的怪有趣的。便是俺缺德行的姨媽哩。俺表弟也是個半吊子脾氣。略識幾字。又會兩手三腳毛拳棒。便時常價英雄豪傑的念誦。掙了錢。不說是積留着娶房家小。却掉着樣兒。供奉他娘。再不就是交朋結友。看人窘困。他就受不的。往往成串價錢。叫人拾去。自己沒錢用。便念誦甚麼君子固窮。俺也不知是甚麼痒痒咒。想是念誦了肚皮就不餓的。不該我說。那種人定規沒成頭。都是俺姨媽德行大修的。說着一瞟光腳板。突自恨恨。(譏諷安溜子。已活畫出一義士性情。又出於愚婦之口。

滕葉雖機警。安得不入玄中。都爲下文之步驟也。倩霞笑道。呵。大嫂兒這當兒。怎還不忘情。足下麼。趣甚。大家聽了。不由都笑。又走了里把地。忽聞一片樵歌。出於前溪。歌雜土音。十分激壯。便覺水風激宕。兩岸蒲蘆。獵獵作響。邱乙方一拍手。方氏却大笑道。巧咧。真是說着曹操。曹操便到。俺一百年也識得溜子的口聲。却是這會子。那裏撞尸去。滕芳忙望。果見從上流蒲叢深處。一聲款乃。撐出一支小船兒。須臾至近。船頭一個漢子。生得疎聳身裁。重眉毛。削骨臉。兩支鮮眼睛。甚是精神。赤膊跣足。只穿條褲衩兒。頭挽椎髻。乍望去。竟如苗人模樣。手持青竹篙。船上面置有叵籬。一手翳影。順流容與而來。一見四人。似乎一怔。這時邱乙業已嬉開口。舉手亂招。那漢子忙停船笑道。俺遠望便疑是表兄兩口兒。你早有信。說是遠出生活。不想今日纔到。却是這兩位是何人。想是結伴同行的。邱乙慌忙中。不暇細敘。但有唯

唯那漢子也不甚理會滕葉。（那知正是理會處）方氏却亂噪道：來罷！好極咧！俺正走得脚痛，快將嫂嫂撐一下子罷。（絕倒）說着就要向船跳。安溜道：別忙！左右你脚是跑大咧，索性再饒兩步，也不打緊。俺正去糴米哩。少時咱家中見是正經，說罷竹篙一點，悠然而去。方氏罵道：小猴兒，總是大巴子元帥似的，俺們罷了。怎的連客也不知款洽。走走，咱們偏攬他個馬仰人翻。滕芳隨口道：這便是你表弟安某人麼？邱乙道：正是。爺台莫怪。俺們山野人，大半都木八棍子似的，就是心眼誠實些兒，於是四人迤邐前進。不多時，已到鷗鷺嘴，却是一片荒港，疎落落幾戶人家，都是漁人船戶。安溜子數間草室，便在港頭，據岸臨水，好不僻靜。原來這裏便是入大沙溪的要路。再看那水勢便猛得緊咧，其中大石林立，略如險灘，一片奔騰，碎拍之聲，遠聞里餘。這時溜子門前，正有一老媽媽倚門閒望，生得笨笨實實，氣貌華腴，不像

貧家老婦。方氏望見。便如飛先跑過去。不及寒暄。先低低數語。然後拉了老媽媽。高聲說笑。老媽媽一面笑領。那副賊灼灼眼光。早向滕葉打了一轉。忽大笑道。原來有貴客到咧。又是俺甥夫婦的恩人。真真難得。怎的溜子呢。難道他糶米去。沒相遇麼。一路胡噪。邱乙等已都蹙到。於是大家厮見。相讓而入。院內前後室。儘也寬敞。邱乙這時。便作了半個主人。便將滕葉讓入前室。自合方氏隨老媽媽。蹙進後。滕葉兩人。一面緩衣歇坐。便聽得方氏咕呱。呱。亂述途中一切情形。老媽媽也絮絮兩家許多瑣事。真如至親乍見光景。惟有倩霞。只覺這老媽媽鬼頭鬼腦。便向滕芳悄語道。您看這老媽媽子。倒生得兩支賊眼。滕芳笑道。村莊人看人直夠夠的就是了。你看那方大嫂。還不像母夜叉麼。兩人一笑之間。恰好邱乙蹙入。拍手道。巧的緊。俺表弟也正要赴山中。尋覓土苗。同捕轉蛇。恰好結伴哩。滕芳喜道。如此更好。他於山中。

道路想越法熟習了。邱乙慨然道。他往年入山。幾乎丟掉性命。纔博得熟習道路。至今提起石三保來。他恨不得生嚼了他哩。滕芳欣然道。却是爲何呢。邱乙道。便是石三保那厮。貪貨無厭。因俺表弟曾得一絕大蟒蛇。他勁說捕蛇有禁。奪下蛇還不算數。定要捉殺俺表弟。幸得有人先透消息。方保無恙。如今好多年。事兒冷咧。所以俺表弟又想去幹舊營生。正說之間。安溜子一脚踹入。大叫道。好狗娘養的石三保。表兄你提此話來。俺今晚須氣得少喫兩碗飯。那當兒俺雖跑掉。却累俺兩個好友。都死在他手。俺那一刻忘掉他呀。不過孤掌難鳴。又沒機會。如今只好盼望經略兵到。殺掉他咧。說罷。一握拳。十分恨恨。便略詢滕葉行踪。拉邱乙道。表兄你別裝客。快助我收拾晚飯去。一路嬉笑。兩人趲出。這裏倩霞便向滕芳悄悄計議一番。滕芳沉吟道。且稍仔細。左右今晚宿在他家。俟探確此人。再露底裏不遲。像邱乙夫婦。本是

咱無心相遇。又一路上那種質朴光景。是不會有差的。倩霞笑道。正是哩。俺只看那方大嫂兒。便放一百個心。再者咱們來意。鬼神不覺。難道石三保有甚麼耳報神。便遣人賺致咱們。（孰知有出意料之外者。看滕葉何等仔細。而不免入陷者。由三保計密。逐漸而來。無跡可求耳。）依我看。竟不必躊躇咧。滕芳聽了。却一擡頭。恰好方氏在院內吵道。表弟呀。明天俺們到石門谷。便由旱路咧。你這船定要趕撐回來的。石門谷米賤些。你何不糴些來呢。溜子道。這那裏定得。巧咧。俺還尋人捕蛇去哩。一言未盡。只聽老媽媽喝道。你這逆子。胡說的是甚麼。還不去伺應客人。溜子聽了。登時悚然。滕芳不由暗暗點頭。果然不多時。掌上燈燭。邱安二人。穿梭價端上飯來。溜子致辭道。家母老邁。不能奉陪。野人粗糲之供。便請胡亂用些罷。滕葉謝一聲。大家落坐。一面吃。一面談話。那溜子詞氣爽朗。提倒大姚山道路。熟悉非常。滕芳有意

看他意思。便將所聞捕蛇一節。又一提。溜子聽了。果然慷慨激烈。拍案道。俺只恨自己本領太弱。不然早去結果了。石三保咧。還容他今日如此披猖。滕芳聽了。不由稱讚幾句。須臾飯罷。大家坐談一霎。邱乙道。明天還須躉路。早些安置罷。於是合溜子盪出。這裏滕芳目視倩霞道。你看怎樣呢。倩霞道。沒岔呀。咱早吐底裏。大家計議起來。豈不早安心些。滕芳點首道。俺自有道理。且歇臥一霎再講。於是兩人對榻歪倒。倩霞頗覺困乏。不由睡去。及至一覺醒來。忽見滕芳笑吟吟推門而入。向倩霞悄語道。這事兒沒岔咧。因如此如此一說。原來滕芳三不知去。暫向後室牕外覘聽。恰值老媽媽數落溜子道。你明天早早回船。是正經。既險遭過石三保的毒手。又去涉險捕蛇。作甚。捕蛇還不可。你時常念誦報仇。只好俟我死後。由你性鬧去。這當兒快收此念。是正經。溜子聽了。只有唯唯。却不由慨然長歎。不想都被滕芳覘聽來。覘

聽者方詔得人隱秘。那知正因此墮人術。機心相角。正沒底止。世事類此者甚多。可爲世情人道一歎。當時倩霞大悅。躍然坐起。方要細商行止。只聽後室內一陣大鬩。兩人大驚。正是

機心角逐無休歇。

惡計安排特密詳。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石門谷誤飲柳花香

鹿芝坪奇觀藤棒舞

且說倩霞。方要細商行止。忽聞後室內。方氏呻吟成一片。接着老媽媽噪道。不打緊的。這是忽犯痧症。吃些敗火藥兒就好了。甥兒呀。你快取些涼水來。於是邱乙應聲。匆匆跑出。覓經前室牕外。滕芳便問道。方嫂兒怎麼咧。邱乙道。犯痧咧。明天躡路。還是累贅。鬧過一陣。也便安靜下來。（方氏之用。原爲扮作夫婦。以杜人疑。其用既畢。故僞局中自卸去。此非寫三保定計周詳。正

見陷膝葉之不易。是謂對面寫法。然解如此。用筆者。定是名手。這裏膝葉。悄悄議一回。欣然自得。只等明晨。傾心相告。一宿既過。次日曉色甫分。溜子業已結束。停當。整好舟楫。大家廝見了。却不見方氏。倩霞道。安嫂兒呢。怎的還沒扎括出來。邱乙道。他去不得咧。痧症轉痢。只好暫住這裏。說罷匆匆。便要相讓起行。膝芳這時。話到咽喉。再也嚙不得咧。於是慨然正色。向邱安兩人。一說來意。並自己合倩霞姓氏。又道。此去刺殺苗渠。便是你兩人鄉導之功。也就非小。將來經略錄功。定賞官職哩。你等如不願去。也不必強勉。憑俺兩人本領。也自會計較得來。邱乙聽了。方在一怔。便見溜子。撲翻身便拜道。原來膝爺合葉姑娘。是如此大人物。俺安某也。因舊恨。思殺三保。今捕蛇之舉。正要趁便窺伺三保。說甚麼鄉導之功。總之大家爲國除害罷了。邱乙道。正是。今晚到石門谷。再細商進行之法。現在各山隘。盤查內地人甚嚴。須仔細。

哩。滕葉聽了。都各欣然。於是相與登舟。溜子弄篙一點。逆流而上。好一片峻急水勢。趕着兩岸風光。甚是有趣。却是滕葉無心領略。一會價肚內盤算。一會價向邱安問問山中情形。並永綏戰事。兩人或語或默。頗有條理。逡巡之間。日已過午。便就船中炊飯一飽。溜子笑道。來得慌忙。沒携得酒。石門谷有種酒。名柳花香。端的好味道哩。邱乙笑道。表弟饞蟲發動咧。真個的。你那酒友陶一妹。還住在那裏麼。溜子道。人家賣酒生意好得狠。怎的不在呢。因歎道。此人也是窮骨頭。合我一般。只要意氣相許。漫說千金急難。便拚掉性命。只如尋常。不然他酒業早已致富咧。卽如苗亂初作時光。他還有椿快事。便是石三保所派支隊暗探四五人。會到石門谷去喫酒。不知怎的。露出馬脚。都被他設計擒殺咧。（偏以此等語動滕葉妙妙）滕葉一旁暗聽。不由相視點首。須臾飯畢起行。帆勢一轉。風急水迅。日光將沒。早已行抵一處山址。

遠望去雙峯插漢。嵒砢若闕。曲徑盤紆。杳不可際。溪流至此。越法峻急。邱乙拍手道。到石門谷咧。因遙指一條山徑道。咱們明天。便由陸行。膝葉仔細一望。只見山址下一帶人家。隨山勢爲高下。疎疎落落。十分有趣。小兒女見有客舟。都野鹿似的光着眼亂望。這時溜子業已擇避風處。將船泊好。先匆匆取出酒瓶。向邱乙笑道。咱們可要潤潤渴喉咧。沒別的。有煩老弟。燒燒晚飯。俺便尋陶一妹沽酒去。他那裏若有新鮮野味。俺便取些來過酒。邱乙笑道。你去只管去。莫被主人拖住灌醉。倒將俺們乾起來。溜子道。得咧。你雖沒要緊。難道俺就忘了貴客麼。一路調笑。即便登岸。倩霞眼望他殘陽在襟。頃刻轉入深菁不見。便道。這陶一妹莫非是女人家麼。怎的安爺又呼他爲朋友呢。邱乙笑道。唷。原來姑娘不曉得。此間風俗。往往男取女名。或名某妮某娃。不一而足。據說是取其易於生長之義。(女人家結友。葉姑娘以爲奇。不知

今婦女解放。專講交際。而朋友之道。乃不可問。使倩霞見之。又當詫絕也。歎。倩霞笑道。究竟取這名兒。沾些軟媚氣。此人語貌間。定帶些女人腔兒。歎。（反振下文。絕倒。）邱乙聽了。嘆味一笑。便忙忙整治晚飯。這裏滕葉却登岸。信步流覽。一面指點風景。一面談論此行得人。功成有望。滕芳歎道。你看此間地勢。業已山似鋒鏑。水如湯沸。若深入大姚。還不知怎樣險惡哩。將來經略大兵。深搗苗巢時。恐怕還用得着安邱兩人哩。（旁筆微逗。遇春訪甄正叔一段。而寫來浪盡痕迹。）倩霞躍然道。正是如此說。咱們此行得兩鄉導。還不止刺苗渠的首功哩。虧得俺一氣。便連您也引將來。這會子保管不叫俺回滕家寨咧。（回顧有情。又絕肖女郎乘喜反唇之口吻。而反逗下文之妙。更不待言。）滕芳聽了。哈哈大笑。無意中一拊腰囊。觸着掛板。不由笑道。這副行頭。還是俺在寨臨行時。俺三弟。因病得發悶。親手擇湖邊大竹。給

俺削成的（筋節處。以閒語出之。惟作者擅長。）不想凌鯉那厮。倒挨了他一下子。兩人說得高興。迤邐散步良久。方尋歸路。經過人家。婦孺等見倩霞風姿。都相顧嘖嘖。去船不遠。却見大樹下一家門首。有兩個孩兒。收晒得魚網。一言不合。登時打得跌跌滾滾。滕芳蹙去。拉開。漫問道。你們姓甚麼呀。那小孩兒。猛見生人。拔脚跑入門。却就門縫偷眼亂瞅。大的道。俺便姓柳。叫阿根哩。滕芳一笑轉步。忽覺內急起來。四外望。恰好距那家數步之遙。有處黃茅野廁。因向倩霞道。霞姑且自回船。俺去去就來。蹙到廁邊。一望裏面。甚汗穢。沒奈何攢眉解帶。只聽拍達一聲。掛板脫落。因忙忙拾起。隨手兒插向廁簷。匆匆入內。事畢出來。百忙中也便忘取掛板。（伏線。）及至回船。那一片蒼然暮色。已自遠而至。倩霞正合邱乙在船頭閒望。滕芳道。安爺還沒來麼。邱乙道。正是哩。俺飯熟多時咧。莫非陶一妹不在家麼。正在張望。只見遠岸

上兩人于于而來。邱乙詫道。一妹也來了麼。哈哈。今夜定有酒喫咧。倩霞好奇。聽得一妹兩字。急忙凝眸。不多時。溜子攜酒。一躍登船。隨後一人。生得黃腫膨脹。油晃晃一張大臉。麻而且扁。身軀笨拙。癩蛤蟆一般。却擲起兩膊。似乎狠有力量。手拎一滕食盒。相繼而登。便是陶一妹。倩霞猛見。幾乎大笑。忙引袖掩住口。這裏溜子已放酒瓶。邱乙七手八腳的接過食榼。便由溜子給滕葉指引起來。於是大家施禮。各道傾慕。一妹道。陶某久慕（句）溜子搖手道。免客氣。免客氣。咱們知己相逢。且痛飲傾談罷。明天入山。喫的是乾糧。飲的是清水。鑽的是山窟。睡的是草地。外帶着步步留神。担驚受怕。便沒得這般自在了。所以今宵定須痛飲。一妹道。小人聞安兄說起貴客來意。好生起敬。溜子道。得咧。俺沒說別客氣麼。俺這船託你照管。以備俺們功成回頭之用。你便是船主人咧。怎的主人不醉客。難道怕多喫了你的柳花香麼。說

笑之間。邱乙已將酒飯。就船頭擺列停當。並將出櫥中食物。大半是薰魚炙肉之類。這時當月之上旬。一痕明月。早已冉冉東升。野風徐吹。煩熱都祛。於是大家團團坐定。斟起酒來。滕葉一路上既深信安邱。一見一妹。那裏還起疑念。又搭着成功在卽。未免對酒開懷。於是大家舉杯一聲請。登時都一吸而盡。却是百忙中。安邱陶三人。各由懷探取一物。如檳櫨似含在口內。滕葉也沒理會。只覺那酒。味淡且醇。另有一種沖虛之致。十分可口。滕芳道。端的好酒。因何名柳花呢。一妹笑道。俺這裏有句口號。是不嘗柳花酒。枉向石門走。此酒釀法。在柳花初作時。又搭着沙溪水甘冽異常。所以酒味獨絕。却有一樣。此酒有山中千日酒之力。極好酒量。不得過十餘杯哩。倩霞聽了。只覺口內淡淡的。因笑道。如此淡酒。便是盡一甕。也沒要緊。一妹大笑道。葉姑娘。倒好酒量。但是須仔細哩。（反言激之）倩霞偏不服氣。不待勸。便拉滕芳。

一氣兒飲了十來杯。只覺口頰生秀。十分酣適。再一取瓶。一妹已悄悄藏過了。（只此已足。）正色道。這當兒小人寧受惜酒慳名。也不讓您用咧。等君等功成回頭。再爲痛飲如何。於是大家一笑。匆匆飯罷。這時月色。越法水也似涵虛弄彩。襯着山川明淨。令人意氣軒揚。倩霞三杯落肚。奇氣盈湧。迴思自北京被挫後。一總兒心頭悶悶。今奇功且喜可就。真快意得緊。（快意須防失意時。旨哉此語。）於是拍掌笑道。俺自蘆花港合凌鯉一場厮併後。一向閒得身兒發倦。趁此月明。待俺舞回劍。以作殺賊之氣。何如。說罷。短襟一翻。明晃晃抽出短劍。輕軀徐起。一躍登岸。劍光潑處。早丟開渾身解數。但見劍光月彩。渾成一片。其中裹着個丟秀秀的俏女郎。端的好個姿致。

前超後越。翻若驚鴻。斜掠輕翻。宛同飛燕。劍花錯落。偏助成一片輕盈。虹彩繽紛。抛下了半天風韻。奔雷掣電。猿公值此也應愁。分風劈流。越女所

傳誰識此。何待空空一擊。早已氣懾苗渠。卽看耿耿神鋒。行見威礮辟醜。正是俠氣千尋來倩女。盜珠身手不尋常。

倩霞舞到酣暢處。真個人劍不分。惟見一團白光。渾渾浩浩。映得月色。都有些黯黯不明。大家正拊膝默歎。忽見白光遊龍似一夭矯。直奔一株老楓樹。但聽唳嚟一聲。白光頓息。那上半樹身。早虎倒龍顛。似斷將下來。就這聲裏。倩霞一躍上船。收劍掠髻。嘆嗒聲跌坐下。（發作了）笑道。久不舞劍。今天兩臂只覺軟軟的。也蹊蹺得狠。滕芳躍然道。俺也獻回醜如何。說罷跼起。方要抽劍。忽的腿兒一軟。重複笑迷迷坐下。道。奇怪。真是俗語說得好。癩病招人。方纔霞姑喊臂軟。俺登時也腿軟起來。一言未盡。只見倩霞杏眼一合。身形一晃。溜子拍手道。著著。滕芳大驚之下。猛的悟過。大喝道。無端鼠輩。安敢賺我。儘力了跼起。向溜子便是一拳。那知拳方打出。人也臥倒。頃刻沉沉冥

冥合倩霞都臥船頭。昏迷中。似聞安邱陶鼓掌大笑道。好難擺佈的一對兒。精靈鬼。錯非咱等步步擺陣。一層層引將來。他那肯上鉤哇。如今且連夜趕送去。分賞便了。於是拔錨解纜。鬧了一陣。滕芳還微有聞覺。以後便一無所知。但覺渾身泰然。酒趣非常。越是模糊中心急要醒。無奈周公老頭兒。極力的向夢裏拉。便天大事也只好撒手咧。（所謂事大如天醉亦休也。一笑）便是這般光景。也不知歷了幾許時。猛的神思清醒。忙一睜眼。那裏有甚麼安溜子邱乙陶一妹。但見自己合倩霞。老實實被人網定。左右一望。都是夜叉似的健苗。佩刀持鎗。往來監守。並聞室外羣苗雜沓。間有人探頭探腦。滕芳情知被算。怒極大叱。兩膊一掙。吶吧聲臂縛立斷一股。監者大驚。登時趨上四五人。從新縛好。這一闕。室外羣苗。便發喊道。快報知石紇紇。再作區處。卽有兩人。如飛跑去。正這當兒。忽聞嬌叱道。俺葉倩霞聰明一世。不想竟落

鼠輩圈套。滕芳忙望恰好與倩霞目光相對。只見他頰赤如火。知氣憤已深。不由想起自己一世英名。只急得叫喊如雷。倩霞道。這都是俺誤了您咧。滕芳喝道。霞姑莫這般說。難道俺拚不得一死麼。一言未盡。只聽室外一陣脚步響。即有人喝問道。此是咱家寨主敬慕之人。不可怠慢。快些去準備飲食。用畢起行。羣苗噉應聲中。便有一高大老苗人。徐步而入。生得鷹鼻凹眼。白鬚蝟磔。手持粗藤棒一條。看神態倒狠和氣。却是雙睛一閃。碧磷一般。原來此老還是石三保的族叔輩兒。在山峒中。狠有聲望。却是他年老好弄符呪諸術。平時價借此消遣歲月。便如戲法兒一般。並非想興風作浪。所以大家都以爲他老而好弄。只拿他當個趣人兒。便是三保與兵稱亂。鬧得烏烟瘴氣。一總兒也沒去請教他。好在他更不理會。當起事之初。他只付之一笑。却用藤枝。上指浮雲。微微太息。原來此老有些先知道理。這當兒三保兵事正

般驍悍各頭目。大半調派各處。所以想起石紇紇來。便命他領人來此。接押滕葉進山。此地名鹿芝坡。爲大姚山背。距石姑寨。甚是撻近。只是路徑險得狠。中有一要隘。名小天門。真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瀑布懸流。匯爲巨澗。澗水距人胙甕里餘。却折而南注。渟爲深潭。方廣直如小湖。深不可測。那潭心却有一天生石磯。方圓面積。足有四五畝。其上草木森秀。風景絕佳。石姑姑見此佳地。便在磯上建築峒樓一座。高聳精美。自不待言。秋冬時置卒防守。與飛索橋爲犄犄之勢。若當春夏之交。便作一避暑之區。更爲自己行樂的陽台。往往選置美男。裸逐終日。因此潭名浴日。這座樓也名爲浴日樓。澗水峻悍。非舟楫可通。寨中置有活機布橋。隨時舒卷。以通往來。若把來藏起。任是飛鳥也插翅難渡。（爲後文滕薈救滕葉伏線。更爲破石姑寨張本。如名奕落子都無閒著。）當時三保喚進石紇紇。說明滕葉來此行刺之故。

現已被賺。命他到鹿芝坪。接押進山。便到石姑寨來見我。以便說降他二人。以當臂助。紇紇微笑道。好好。老眸炯炯。一望三保道。你近日事體。想越法忙。咧。假如你不得聞見他們。趕早給我個信兒。三保笑道。現在軍事得手。凌鯉。前些天報秘後。又飛赴永綏。助攻城池。俺好端端在此相候。有甚不得暇見他們。石紇紇白鬚一掀道。好好。得暇見他們。更好咧。於是藤杖一晃。躍然而出。招得左右都笑。三保素知他的怪脾氣。也不在意。便默默打點一片說降。言辭。這且慢表。且說石紇紇。徐步躡入。還未開口。倩霞氣極。已大罵道。甚麼老臭苗子。擅敢縛你姑娘。快給俺一刀。倒也爽快。說罷。極力掙扎。綱索要鬆。羣苗方要搶上。石紇紇以杖觸地。恨恨道。人家是住不多日的遠客。又是姑娘價。便是寨主。還有敬意。你們繩網索綁的。甚麼道理。凡事用不着瞎張羅的。他等該住十日。九日半也跑不掉。不然鐵櫃兒藏起來。也不成功。有我老

人家在這裏。便千妥萬當咧。說罷。舉杖一撥。倩霞細索脫落。万苦手足麻木。未能躍起。只見石紇紇啣兩句。兩臂上雖沒繩。依然分折不開。只好氣怔怔坐將起來。一望滕芳。也被石紇紇撥脫縛索。兩人方對坐發怔。那石紇紇已如鮑老般。就屋中大跳良久。然後哈哈大笑道。你兩個莫怪俺寨主未能遠迎。那來報的凌鯉。合安溜邱乙等人。都是俺這裏的人。須知凌鯉由蘆花港小道奔來。早先到山了。滕葉一聽。好不慚惶。細一揣想。定是橋亭中一席話。被凌鯉暗地聽去。於是滕芳氣得怪叫道。凌鯉匹夫。真真可恨。他在那裏。俺定須合他拚掉。紇紇笑道。如今用不著他咧。他自有他的交代。（語語含意。）咱們的交代。也該辦之咧。說罷。一蹀左右。衆健苗登時橫眉怒目。氣勢洶洶。滕葉冷笑道。你這陣仗。來嚇那個。紇紇笑道。好好。你們且安靜些。咱們好歹還須厮混些時哩。今俺寨主。在寨專候。便請飯罷快行。巧咧。半道上還

有好頑所在哩。一路胡噪。便連羣苗。也都不甚懂得。這時左右。便將飲食將來。滕葉憤火中燒。那裏下得咽。却不欲示怯於人。便由左右服事。努力一飽。石紇紇一旁只管微笑點頭。須臾飯罷。便聽室外銅鼓大作。紇紇笑道。鳥亂的是甚麼。今天半路上。反正有自在尖站哩。說罷挾杖前行。左右健苗。便各扶滕葉。隨後擁出。滕葉兩人。雖腿腳自由。却苦於兩臂若縛。施展不得。搶攘之中。不由暗詫。紇紇定有些鬼八卦。情知想跑不成功。轉復坦然望去。但見室外羣苗。共百餘人。一色的標鎗若林。苗刀似雪。前圍後簇。中有兩乘山兜兒似的藤坐具。一見紇紇。暴雷似一聲喏。紇紇搖手道。安靜些罷。幾步的道兒。還排場的是甚麼。就這聲裏。便將滕葉扶上藤坐。一聲號。滔滔便走。真個苗人行山。捷疾非常。但是紇紇仍不慌不忙。挾杖前導。任一行人竭力追逐。他只如沒事人一般。倩霞望得十分怙愒。沒奈何。細觀山路。暗暗驚心。只見

窄徑盤紆。錯出於深林密菁中。直若無路。但覺越入越深。杳冥無際。那路勢也便越趨越高。良久良久。忽見山勢陡巽。四面亂峯插天。攢鋒簇鏑。山風料峭。吹得藤坐。岌岌欲墮。便見紇紇舉杖回招。大笑道。前面不遠。便是小天門。咧。大家小心着。衆人應諾。隨卽長蛇勢前後一字排開。蠕蠕然頂踵相接。勢若淩虛。滕葉方望得甚是有趣。只見對面兩苗人。各舉苗刀。兇神也似。飛迎將來。大叫道。寨主有緊事。馳赴永綏。命石紇紇不須赴寨。便就此間。處置敵奸罷。紇紇聽了。尙未答語。羣苗中轉出兩人。手持長刀。向滕葉劈頭便剝。但聽撲哧一聲。紇紇舞棒大笑。正是。

畏塗一入爭生死。

險狀忽臨孰主張。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滕葉被困浴日樓 凌雷大戰永綏邑

上回書說到滕葉老實實束手被剝。諸君儘多解人。諒不致替古人担憂。怎麼說呢。若滕葉就此交代。不但作者以前種種布局。白出幾身大汗。並且此後許多奇事。怎的發生。作者雖笨。笨不至此。此等平常筋節。原可不敘自明。然而作書老例子。却免不得。也只好細細敘明了。閒話少說。且說石紇紇舉杖一揮。將行兇健苗。撥倒一對兒。舞棒大笑道。慢着。人項一斷。不可復續。你準知怎處樣置。便這般冒失。這當兒兩來苗。已驚得額汗如雨。急說道。寨主便命將他兩人暫拘置於浴日樓中。就命石紇紇在被看守。不得有誤。說罷。遞過一枝木楔似的物兒。上面刻畫着一行符記。這便是苗軍中所用之令。如內地裏契箭一般。紇紇信手接來。顛倒舞弄。然後傳呼整隊。轉奔歧徑。兩來苗脚不沾塵。也便轉回來路。這裏滕葉摸頭不着。又不知浴日樓。是何所在。只怔怔的由人撮弄去。但見這一轉路。越法峻險。須臾忽聞沉雷似的濤

聲刷耳。極目望去。却見林影深沉中。一條條銀光亂眩。又如一面玉屏。被樹木虧蔽。不多時峯迴路轉。長林盡處。陡現一面峭壁。石氣鐵青。高可數百丈。便有一道瀑布。匹練似從壁頂飛舞而下。中經兩折。蓄勢甚勁。只覺水氣濛濛。霏烟散霧。一直的瀉落巨澗。那澗水被激。如萬鼓駭震。急流箭駛。好不可怖。這當兒。紆紆背影。早轉入一團雲氣中。愈趨愈高。所經道路。僅堪容足。昇藤坐的苗人。真有足二分邊。巡垂在外之勢。但是他神閒氣定。騰蹕若飛。滕芳不由暗念道。苗人奔走山路。真是長技。將來平地之戰。我軍固操勝算。只是這入山搗穴。恐怕要費手脚哩。正在沉吟。忽聞一陣銅鼓聲。從空飄落。急忙一望。便見前面最高嶺上。現出一座關隘。正當徑口。兩旁都是巉巖峭壁。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轡。紆餘綫路。直上青冥。早有蟲兒似一隊戍苗。蠕蠕然擺列關前。這便是三保所置守苗。特來迎候。滕葉正在縱望。便聞後隊內

相語道。到小天門咧。今天到浴日潭。不過日平西時哩。逡巡之間。一行人已迤邐而過。滕芳此時處處留意。暗想這所在。非有劍術家沒法奪隘。縱有千軍萬馬。也只好徒喚奈何了。左右一望。却見關前許多黃茅房兒。便是守苗的宿舍。這當兒。戌苗頭目。早雄赳赳迎上來。驗過木楔。即便放行。一行人曲折穿過。却循澗岸。漸次而下。滕葉縱目四望。又覺眼界一變。只見山田高下。彌望青蔥。原來地勢漸平。一般的也有山苗住戶。往來耕作。於是大家氣體稍舒。紇紇拄杖道。左右沒甚緊要事。趕轡似的怎的。且就此稍息何如。衆苗正跑得喘汗相屬。巴不得這一聲。於是一聲號齊。齊止步。就中抬藤坐的健苗。早先將滕葉放落平地。大家便攢三聚五。任意歇臥。苗子們天生粗野。又搭着僅圍腰布。不穿褲的。這當兒橫七豎八。任意偃仰。未免便有掀臀露陰的。甚不雅相。倩霞落落大方。倒沒理會。紇紇却喝道。滾開這裏。當着人家婦

女們。甚麼樣子。於是衆苗各遠遠坐地。這裏紇紇却笑問滕葉道。你們走得厭煩麼。俺倒有一簡便走法。只用俺一人。便服事你們到浴日樓。他們這羣擺設兒。直堪就此揮退。却有一樣。你們小人兒們。却不許欺負我老頭子。方纔成功哩。滕芳一聽。方在詫異。倩霞眼珠一轉。暗咬牙兒。忙應道。如此甚好。紇紇道。好好。可知好哩。我老人家老胳膊老腿。却禁不起你一脚。我看你小人兒。後發兒漂亮得狠。少歹毒點罷。倩霞聽了。不由猛驚得一哆嗦。暗道。好奇怪。怎的俺方想待衆苗退後。一脚踢煞這老物兒。如何他便得知如此。一想。覺紇紇這人。十分古怪。不由水零零兩眼。凝注不語。紇紇笑道。俺老人家。豈與你一般見識。你們如不信。咱且頑一下子。說罷用藤杖。就地縱橫一畫。口中喃喃數語。便招衆苗說明自己押送滕葉之意。因道。你等如不信俺走法捷疾。但看現在之處。是那裏說罷。就異地上。掬土一颺。衆苗合滕葉。眼

光一眩當兒。衆苗驚叫道。好奇怪。這不是前途八步險的地面麼。滕葉急忙一望。果然境界頓異。驚顧之間。衆苗越法失驚道怪。紇紇大笑道。只管人走路。難道不許路走人麼。(奇語。卽古所謂縮地法也。)腳底板舒齊舒齊。豈不甚妙。於是衆皆亂噪道。你老人家。連如此本領都有。料不致押送有失。既命俺轉去。這差事干係。便都在你老人家咧。紇紇道。那是自然。你等回到鹿芝坪。見了頭目。就照俺話交代便了。衆人一聲喏。便要回步。紇紇指滕葉坐具道。這撈什子。如今用不着也。便將去。於是昇坐之苗。扶下滕葉。合了大衆。便尋歸路。頃刻間足音不聞。這裏紇紇笑顧滕葉道。如今清爽咧。咱們自在走罷。不想滕葉早打定主意。冷不妨向倩霞一使眼色。兩個開腿使跑。一路飛行。轉向岔道。頃刻間奔出十來里。方纔駐足。滕葉道。如今且喜逃掉。只兩臂不得自由。且慢慢理會。於是兩人縱目四望。但見巖壑雜沓。歧路縱橫。不

由復相顧躊躇道。今雖跑掉。却向那裏去呢。一言未盡。只聽身旁有人笑道。歧路之中。復多歧焉。你等因好勝一念。已入歧途。又要拋掉我歧向那裏去。我早在此等得不耐煩哩。滕葉驚望去。正是紇紇。手拄藤棒。笑容可掬。兩人見此光景。情知此老有些道理。不由悚然心折。便陪笑道。如今悉聽您指揮。如何。紇紇大笑道。事事由東。爲客的原該如此。事不宜遲。咱們便去罷。說罷卓然立定。擔起藤棒。命滕葉前後站穩。各手攀杖端。囑咐道。謹閉兩目。切不可偷視。此縮地大法。非同小可。滕葉聽了。見他神情端肅。便也不敢輕視。只得一一如命。那知剛一合眼。便聽得颼颼風聲振耳。斯須間雲催霧騰。覺此身飄飄。儼如躡虛。又聞得波聲春撞。起於足下。於是滕葉大駭。手握杖端。不敢稍懈。少時覺波聲轉靜。却微聞鳥語關關。並花香馥馥。一派草木微馨。參於鼻觀。正這當兒。忽覺腳踏實地。紇紇將藤棒担得顛巍巍。却笑道。好一

雙遠客。却被俺一棒。担將來。如今可以張目了。滕葉恍惚中。睜眸一望。不由大驚。只見靜悄悄一片石磯。樹石森羅。花草紛披。四面水氣涵空。渾泓無波。中一有樓。高聳精美。粗望去可十來層。樓之左右。有精室數楹。沙徑綠莎。淨無纖塵。便如內地裏名園別墅一般。樓額篆書浴日兩字。下款隱隱還有前任總督的大名。這便是因三保跋扈。原非一日。從前疆吏。但以羈縻爲能。凡有事兒。往往假以顏色。所題樓額。也是俯徇其請的一端。由某土司給與三保的哩。當時滕葉怔望良久。相顧稱奇。那紇紇却如沒事人一般。便引滕葉先就磯面。循覽一週。只見磯四面都是青石砌成。小堤一般。十分堅固。四外潭水沉沉。深碧可怖。不消說深不可測。滕葉當此。如臨異境。再看紇紇。白鬚飄颻。頗覺道氣盎然。不由心頭猛一清涼。覺爭功好勝之念。頓然滅却。滕芳慨然道。此等所在。倒狠可習靜學道。俺們便終老是鄉。倒可省許多煩惱。(

語似徹悟。其實是一腔酸騰騰的也。人當失意時。往往作解脫語。正見其沒奈何耳。〇紇紇大笑道。你等那裏有此福分。且享幾日清閒之福。也就罷了。說着一望滕葉交臂光景。便笑道。索性俺作個人情。叫你等舒齊舒齊。於是藤棒略擺。滕葉兩膊上登時如釋重縛。倩霞先樂的掄拳踢脚。盤旋一回。紇紇道。不要兒戲。且隨我登樓。看看你們住室。滕葉一聽。只當是拘錮起來。不由相顧一怔。紇紇笑道。既到此地。由你們性兒遊散。我老人家。誰耐煩管得許多。方要拔步。只聽潭岸上。鴿鈴清越。直上半天。紇紇道。送膳的來咧。滕葉一望。果遙見一羣苗人。各携膳籠。其中兩苗。似乎善泅。方共負布橋。牛腰似一大捲兒。意思要浮水過來。安設布橋。好渡餘衆。方要雀躍入水。紇紇連忙舉棒止住。接着拋棒入水。一躍而登。倩霞失聲道。呵唷。一聲未盡。只見紇紇水嬉人兒似的。直漂過去。便聽得羣苗亂笑道。您老這把戲。多些時沒施展。

咧。真好玩得緊。此後傳餐。倒省俺們許多手脚。於是七手八腳。將所攜膳籠交與紇。一閃而去。這裏紇。飄然渡轉。滕葉兩人。望得目定口呆。早將欺侮人家一片心。老實實收拾起來。於是大家相與登樓。縱目一望。但見羣峯浮翠。潭水澄空。若非楚囚惱人。倒狠是無邊風景。當晚滕葉。便食宿在樓。紇自在樓旁精室中。跌坐安歇。從此滕葉兩人。神不知。鬼不覺。被困浴日樓中。這且慢表。但是石三保。好端端的在石姑寨。專待滕葉。爲何忽馳赴永綏呢。原來因探子探得額經略大軍。不久便到雷門崖。正臨赤霞關。爲建瓴之勢。又從中途分長齡一軍。直趨龍母山。去援松桃廳。正大。嗅腦三城。偏搭着凌鯉。雖赴永綏。依然戰雷揚不下。吳半生兩山奔走。勢不能專在永綏。百忙中杜照等守長水。却被本省續發官軍。戰敗兩陣。石姑姑欲趨助長水。又恐凌鯉獨力。有失攻取永綏之機。特地專人到山。請授機宜一片緊報。夾七雜

五個腦袋亂滾。偏他娘的。他又會射浪箭。剛一到要顯手段。飛馬一箭。便釘在城樓上。深入數寸。俺的親親吳嫂兒。你說這是頑的麼。俺一見他。腿肚兒只管向後轉。還說甚麼交鋒對陣。幸虧有驍目助守。替俺當災。當時連打兩仗。被人家花連布。殺了個屁滾尿流。丟盔卸甲。百忙中花連布一箭射上城。險不會鬧俺個透心明。俺只得關城自守。連屁也不敢放一個響亮亮的。呵。唷。唷。苦哇。俺的媽。若有你吳嫂兒在長水。俺老杜受的這着種苦麼。本來俺是夜貓兒上架。簡直說不夠鳥兒。這等嚇煞人的美差。老實說俺不敢巴結咧。便請您倆口兒密切切商議一下子。若還要俺老杜呢。吳嫂兒你便快來。若拿俺當捨哥兒。沒別的。俺也撐不住咧。吳嫂兒你斟酌罷。（近來白話尺牘。無此趣筆。一笑。）

石姑看畢。又是笑。又是不得主意。便隨手將書札。置在文件堆中。沉吟一回。

却正是取勢想制敵。今一概鳴金。幾時能殺賊哩。孔銓聽了。當時雖也自笑。但一觀戰。還是手不由己。本來石姑姑驍勇非凡。合雷揚廝併起來。甚是驚人。有一次魚梭到處。竟將雷揚帽兒打歪。（虛寫雷揚守城戰事。是有筆法。）所以孔銓萬分仔細。這日雷揚正在巡城。只見數百苗衆。一字排開。鼓聲起處。閃出一個精悍瘦削的漢子。倒提長劍。大叫道。那個是雷揚。且來合俺凌鯉廝併三百合。說罷長劍一擺。神光四射。雷揚一望劍氣。不由失聲道。端的好劍。這是那個。左右驚告道。雷爺仔細。此人姓凌名鯉。綽號凌壁虎。本領出衆。便是吳半生的死友。現方由大姚山到此。聞他赴山當兒。却在半途。中識破一雙俠氣男女。這男女兩人。想入山刺殺三保。被凌鯉賺出底細。由閒道入山。先去報告。大約這兩人定遭陷阱。還有傳說是額經略先暗遣來的。可也未見一定。雷揚道。額經略堂堂正正大軍。想不能行此傲倖之計。卽或

有此事。這雙男女。定是俠義之輩。倒可敬的狠。左右道。此事甚確。聞得三保賺致那雙男女。便在大姚山背後僻道。石門谷地面得手哩。（閒閒一語。已爲下文滕蒼訪滕葉伏線。）雷揚怒道。如此說。凌鯉這厮。甘心助逆。正當殺却了。左右道。聞得凌鯉甚是一條好漢。却因逃難病困。幾瀕於死。感吳半生推解之惠。所以結爲死黨。他本領既高。又得了一柄鋒利名劍。所以雷爺端須仔細哩。正說之間。凌鯉在城下。業已跳跟大叫。雷揚大怒。便率領手下精卒。搶出城來。兩陣對圓。各約退左右。凌鯉一望雷揚氣概。也自吃驚。便喝道。雷揚。你困守危城。真個不知死所。你未沾官祿。何苦爲人出力。俺凌鯉既來。你決難倖生。却是俺看你是條漢子。手下留情。放你去罷。不然。你便與俺結個生死之交。共圖豪舉。何如。雷揚大笑道。你這厮既沒廉恥。又昧大義。但感人推解之惠。便投身逆亂。古來義士。斷不出此。但俺念你是報友情切。還有

俠客之風。只是背却君親大義。真真可惜。你能覺悟。便當飄然遠引。俺不迫於你。已是格外相看。俺雖武夫。却略明立身大節。你細細想來。當知自愧。如何還敢牽人入混水呢。說罷正氣凜然。山也似抱刀跼定。凌鯉聽了。大怒道。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烈士之風。端在意氣相詡。你胡噪的是甚麼。說罷一翻身使開門戶。左手虛撐。劍鋒回縮。作一個靈蛇收信式。渾身精神。頓時內斂。反木樨樨似偶人兒一般。俗語說得好。利巴看熱鬧。行家看門道。雷揚一望。早知是太乙劍法。這路劍鈞攔劈剝。另有十二種意外毒著兒。全是蓄足精神。猛然便發。稍不留意。便要上當。當時雷揚扑刀一按。身形一挫。也取個鷺鳥藏爪之勢。猛然一挺腕。分心便刺。說時遲。那時快。但見雪亮刀尖。已距凌鯉肚脅分毫之間。凌鯉木然。還紋絲兒不動。却左手一揚。噉的聲。劍鋒躍出。便有青瑩瑩一道光彩。大家眼光一眩。當兒。却聞噉的一聲。雷揚

刀尖。却斜瓠似被削落一段。好雷揚趁勢一翻手。向淩鯉左髀削去。淩鯉健跳一閃。冷森森劍鋒已到雷揚背後。這一來。雷揚一個箭步。突的閃開。兩人互易方向。齊齊翻轉身。相距咫尺。各擺兵器。護住面門。兩軍望得。都爲駭然。這叫作大交手。在劍法中。最爲利害紮實。因幾於肉搏一般。沒些迴避。偷或手眼身法步。一有參差。立見生死哩。當時雷淩只一交手。不由互相驚服。勁敵當前。豈敢怠慢。於是兩下裏。各逞奇能。大戰百十回合。却是雷揚百忙中。還須顧忌。淩鯉劍快。只得施展開輕妙工夫。處處留神。一柄刀翻飛上下。堪稱敵手。正殺得難解難分。那知孔銓手兒。又痒不可當。城頭上。早又鳴起金來。於是兩人罷戰。各自回軍。當晚孔銓攢眉向雷揚道。今石姑姑力攻此城。已不可當。忽又來一淩鯉。真真可慮。雷揚道。總鎮且耐心。俟額經略大兵來。雷揚無城守牽掛。定能捉石姑姑等。况且近日長水那裏。我軍得手。此間敵

人。或有變動。亦未可知。今不宜與彼蠻戰。且固城守。就是孔銓聽了。只有唯唯。果然連日不戰。一任苗衆城下叫罵。石姑姑有時高興。便盛裝跨馬。在城下耀武揚威。督衆力攻。雷揚隨處守禦。甚是得法。有一日雷揚夜晚巡城。忽見東南角上。一羣栖雀。驚飛不定。雷揚暗想城東南角下。原多樹木。今栖雀夜驚。定有人擾。正在沉吟。忽見深樹中。似乎火亮兒一閃。雷揚大驚。趕忙率衆趨赴東南。仔細一望。也沒動靜。凝駐良久。却微聞城下。沙沙作響。似乎輕車兒碾行沙徑一般。因問左右道。你等聽這是甚麼響音。左右道。城下此間土質最鬆。權狼之類。往往晝夜爬穴兒。况值此尸骸暴野當兒。一定是爬鑽穴窟。唧拽尸肉。正說之間。音響漸大。又似乎許多鮮蟹。亂爬空甕。沉悶悶發於地下。雷揚細聆。甚是焦燥。便索性躍下城。伏地一聽。不由大驚。一聲不響。急匆匆緣城而上。便帶領二百精卒。悄悄出城。直趨距城東南三四里外。就

深菁中伏定。同時撥百餘人。就音響發處。竭力挖掘。分佈停當。雷揚在深菁方伏了半個更次。便聽音響發處。精卒等一陣喧呼。接着隱隱有格鬥之聲。頃刻便靜。雷揚喜道。果不出俺所料。可恨逆苗。竟有這般毒計。一言未盡。只見東南上火光騰蹕。勢如長蛇。便有一隊苗卒。火雜雜順風殺來。雷揚大怒。正是。

攻計千般難制勝。

守方一著已爭先。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得警聞三保下山 感意氣長興礮陣

且說衆卒。見果有敵警。便要爭先搶出。雷揚喝道。妄動者斬。但聽俺口哨爲號。方許殺出。說罷。衆急伏定。頃刻間。苗卒搶近。共數百人。一色的標槍竹茅。風捲而過。火光中。督隊一人。提劍踴躍。正是凌鯉。方嘆惜道。怎到這裏。地

雷還未發作。一定是藥線潮濕。却又怎的石姑姑業已攻城呢。雷揚猛聞。百忙中略一凝聽。果聞城西北殺聲隱隱。心下一急。忽得一計。便安靜靜待苗卒過盡。暗傳號令。分手下人爲四隊。各相距里餘。分四面伏定。然後腳下一加勁。飛也似趕上。凌鯉從背後起個霹靂。大喝道。你這廝那裏走。俺雷揚在此。專候多時。語聲未絕。明晃晃扑刀一舉。夾後腦便剝。這一來不打緊。錯非凌鯉了得。登時了賬。當時凌鯉大驚。喊聲不好。便從刀風來處。斜刺裏側身一讓。饒是疾如電的。閃颺聲躡出數步。還聽嗤一聲。右肩大痛。情知中傷。不由轉怒。忙用個鷄子翻身式。一擺南精劍。橫斜裏直刷過。便取雷揚。那知雷揚並不應敵。轉身便跑。凌鯉一擊不中。越法大怒。略不思忖。便舉劍一招。衆苗卒便如長蛇倒捲。隨凌鯉回頭便趕。項背相望。倉猝中未免紛紛藉藉。一片火燎。野燒似橫鋪過來。雷揚手下伏兵。在暗中覘得好不親切。這時雷凌

兩人已風團似捲到埋伏處。雷揚胡哨一聲。突的鑽入深菁。凌鯉方提劍四顧。略一沉吟。當不得後邊苗卒。沿沿價衆勢走發。急難收脚。潮頭似直擁過來。凌鯉高叫止步。衆人那裏聽得。便這等互相排蹙。竟將凌鯉也渾裹在內。凌鯉大怒。揮劍斬掉兩卒。衆苗越法摸頭不着。便儘力子亂躡亂撞。竟打成死疙疸。再也疏通不開。正這當兒。却聞雷揚胡哨連連。四面應聲。一陣吶喊。眞賽如天崩地塌。連珠似的殺殺。四面大呼而來。黑暗中更不知有多少。人。但見長刀闊斧。雨點似斫入苗隊。衆苗大驚。火燎亂丟。紛紛四竄。自相踐踏之勢。眞似排山倒海。雷揚手下精卒。喊聲震天。縱橫決盪。只二百人。不消頃刻。將苗衆殺了個落花流水。所餘之衆。四散奔走。凌鯉情知被算。只得橫劍衝出。更不暇再尋雷揚。便這等率領殘衆。奔回苗寨。這裏雷揚引衆虛趕一程。急由東門整隊而入。登城後。直趨西北。恰值石姑姑領衆千餘。正在城

下仰攻得烟塵抖亂。雷揚一到。守城兵勇氣百倍。恰好有四五兇苗。脚刀帶弩。由雲梯手攀雉堞。就要躍上。城守兵一聲喊。用雙手馬刀。直刷過來。但聽劈撲咕喙。衆兇苗人頭亂滾。四五具長大尸身。死狗似摔落城下。接着火藥亂丟。登時將數架雲梯。燒得火燄山一般。火光中石姑姑一擺刀。嬌喝道。俺寨中凌鯉。已從東南角轟城殺入。你等不知生死。還在此掙命作甚。雷揚大笑道。牝賊不差。你轟的甚麼城。便連你那凌鯉。都中俺寶刀。倖脫性命哩。石姑姑一聽。驚得花容失色。情知被人識破機關。死攻無益。便引衆恨恨而去。這裏雷揚方指揮城衆。小心防守。只見孔銓禿着頭兒。只穿一件單背心。精赤兩膊。從短脚褲中。露出兩支黑毛粗腿。一手拎着血淋淋的長刀。提燈閃處。跳躍而來。一見雷揚。只喜得亂噪道。衙娘的。那會子搗亂當兒。尋你不著。他們還有喚着你非逃。卽降敵哩。吃我一刀一個。斫却兩個。果然不多時。你所

撥派的百餘人轉來。說奉你分咐。就城下東北上不遠。掘得敵人所下地雷。地道中賊人十餘。正在裝安。一總兒殺得痛快。好狠苗子。那地道正當城下。若非你事先覺察。真糟他娘的咧。說着滴溜溜身形一轉。拖住雷揚道。真你的。你怎的還便知凌鯉。趁勢攻城。竟迎去痛殺一陣。大獲全勝。如此才具。像俺這位子。便該你坐。說着從跟人手內。奪過那頂翎頂輝煌大帽。不容分說。向雷揚頂上便戴。（寫孔銓驚喜之狀。恰合粗魯身分。究竟是直性漢子。所以能得雷揚之報。）（許多節目。從孔銓口述來。何等簡潔。）原來孔銓從睡夢中聞得石姑姑攻城。一咕喙爬起。不及結束。飛赴城頭。百忙中尋雷揚。只是不見。這裏喊攻如雷。却見東南上也。諜殺連天。心下一急。便抖擻出當年精神。赤膊橫刀。督衆力守。正這當兒。左右復報掘得地雷一事。又說雷揚現方伏衆殺賊。孔銓聽了。精神大振。直待雷揚殺轉。退却石姑姑。所以一時

間驚喜出許多猴相。說到這裏。便有槓頭老兄道。你這書離了板咧。孔銓既慌得赤膊露腿。爲何跟人還從容不迫。給他托官帽兒。難道預備着跳猴戲麼。這話乍說來一聽。豈不有理。不知主將出入。豈沒標識。這官帽名器所在。成嚴不小。不然士卒縱橫中。紛紛擾擾。何以辨那個是主將呢。卽如尋常官長。出行彈壓。有時便服。必要將官帽使人托出。都是一個道理呢。閒話少說。當時雷揚忙笑避道。總鎮不可有失體統。且傳令通城徹夜警備要緊。石姑姑氣憤之餘。怕他添衆再攻哩。一句話提醒孔銓。這纔傳令畢。相與就城上梭巡一週。見各苗寨沒動靜。方下城回署。次日探得凌鯉傷肩。却不甚重。孔銓便將安地雷苗卒首級十餘顆。累累然掛在城頭。好不寫意。石姑大怒。又欲來攻。却因凌鯉被傷。不無躊躇。這當兒。吳半生前兩日。因與石姑姑議事不合。竟致口角幾句。便領衆向赤霞關分佈去了。以此石姑芳心自轉。無人

與商。這日正氣悶悶不得主意。只見長水急使到來。並賫得杜照書札。立待回命。石姑姑吃驚。暗想道。前兩日探子屢報。本省總督。派甚麼總兵花連布。領兵來救永綏。難道聲東擊西。倒去救長水。爲釜底抽薪之計麼。杜照本領平常。想是拔不開麻咧。一面思索。一面看那封函。寫得潦草惡劣。暗笑道。這東西還要自顯手段哩。隨手拆封。只見長箋上。寫着胡桃大的字道。

軍主石姑姑。吳嫂兒麾下。（劈頭便令人絕倒）咱彼此心裏都有套言。不敘呵。可坑殺俺咧。咱倆在長水。何等快活。何等寫意。又頑又樂。又吃不喝。真是你樂我的。我樂我的。不想你狠着心兒。又赴永綏。閃得人孤鬼似的。倒也罷了。不想近日烏總督。偏合俺老杜幹上咧。懸個冷子。派了個花連布。領了兩千人馬。風火般殺將來。姓花的這小子。單是那長相。便如半截鐵塔一般。跨一匹青鬃馬。手使門扇似大斫刀。一刀下去。定規是四

五個腦袋亂滾。偏他娘的。他又會射浪箭。剛一到要顯手段。飛馬一箭。便釘在城樓上。深入數寸。俺的親親吳嫂兒。你說這是頑的麼。俺一見他。腿肚兒只管向後轉。還說甚麼交鋒對陣。幸虧有驍目助守。替俺當災。當時連打兩仗。被人家花連布。殺了個屁滾尿流。丟盔卸甲。百忙中花連布一箭射上城。險不會鬧俺個透心明。俺只得關城自守。連屁也不敢放一個響亮亮的。呵。唷。唷。苦哇。俺的媽。若有你吳嫂兒在長水。俺老杜受的這着種苦麼。本來俺是夜貓兒上架。簡直說不夠鳥兒。這等嚇煞人的美差。老實說俺不敢巴結咧。便請您倆口兒密切切商議一下子。若還要俺老杜呢。吳嫂兒你便快來。若拿俺當捨哥兒。沒別的。俺也撐不住咧。吳嫂兒你斟酌罷。（近來白話尺牘。無此趣筆。一笑。）

石姑看畢。又是笑。又是不得主意。便隨手將書札。置在文件堆中。沉吟一回。

只得先傳進來使。問問花連布是何人物。來使道。此人是滿洲武世家。四十餘歲。驍勇非常。騎射絕倫。所帶之兵。都是索倫勁卒。新由吉林黑龍江等處調來。其兵長於馳突。還善用火槍。現方圍攻長水。十分緊急哩。石姑聽罷。姑命來使暫退。請進凌鯉。一說情形。凌鯉憤然道。姑姑便請速援長水。此間事儘在於俺。石姑道。凌兄雖勇。怎奈肩傷不曾大愈。依俺看來。還是遣使到山。請加派驍目到此。俺便可去援長水了。於是打發使人。匆匆去訖。因此警聞。倒將攻城之事。稍鬆下下來。這時孔銓探子。也早報長水之事。軍心大安。自不消說。雷揚何等机警。見近日石姑姑攻城鬆懈。便知敵心搖搖。又探知凌鯉傷未全愈。不由喜告孔銓道。今趁此機會。雷揚當夜出斫敵。總鎮也領一隊。馳突苗寨。並使全隊大呼道。長水克復。花將軍大兵來了。敵人心目一亂。咱趁勢兩下加攻。不但獲勝。雷揚不材。願致石姑姑之首於麾下。此圍立解。

（其語甚壯）孔銓聽了。舌兒一吐道。消停着罷。左右額經略不久當到。咱們力守危城。總算有九分九了。若忽然出此一著。倘或有失。豈非前功盡棄。你前些日識破地雷。夜却敵人。建此殊功。俺還沒與你置酒痛飲。今天稍暇。且解解塵勞罷。說罷拖了雷揚。直入一處小閣。便分咐從人。傳到酒炙。並請得李一鶴來。大家就坐。雷揚再申前議。孔銓只是搖頭。只管大杯價斟起酒來。雷揚不便再說。只得且飲。一鶴道。前時雷壯士立此殊功。真真少有。但怎便知有地雷呢。雷揚笑道。俺打獵日久。耳目較平人分外靈覺。往往伏地聽野獸爬掘窟穴。能及數里之遠。至於奔躡之音。尤能覺察。前時聞掘挖之響。正當城下。不過億中是地雷罷了。一鶴道。這便是了。怎又便知凌鯉來攻哩。孔銓道。這不難懂。你想既下地雷。一定有打接手的。乘城陷來攻。難道放個響炮便罷不成。（孔銓究竟是老將。還有經驗。而李一鶴之文官襟襟。已在言

外)雷揚笑道。正是。這總是一串兒事。俺既聽得掘挖。那七八里外。洶洶奔走。豈有不聞。一鶴道。是的。俺聞軍中所用。有一種警枕。形如草囊。投地臥聽。所聞甚遠。今雷壯士不用此物。但伏地亦能聞得。可見耳目靈覺。不同常人了。(杯酒款談。問却將前事補出。縝密之至。)這一席閒話。竟將雷揚壯謀隔掉。從此三五日。兩下裏。只不痛不癢的攻守。苗人們也會虛橋技倆。有時節。喊殺如雷。有時成羣。價裸體謾罵。孔銓這時。只老等大軍。不許出戰。雷揚憤憤。也沒奈何。這日傍晚。探子飛報。石三保親領健苗千餘人。由大姚山如飛殺來。孔銓大驚。便率雷揚等忙忙登城。從敵人來處一望。只見三四里外。塵埃漲天。銅鼓海螺。響成一片。那塵頭。便似族風般捷疾。正在縱望。只見各苗寨鼓聲大起。須臾一隊隊都出一色的苗人盛裝。十分奇詭。各驍目帶領了。直迎將去。其中有一隊。更加整齊。繡旗翻舞。下面一騎馬上。正是石姑姑。

不多時兩路塵頭合在一處。便滔滔捲來。直經城下。衆苗隊過盡。早見石姑姑攬轡徐驅。後面亮輿上。正是那興風作浪的三保。方昂然翹首。一面指畫城頭。一面合石姑似乎問答。三保身貌。本自魁偉。又抬得高高的出人頭地。城兵一望。未免色然而駭。雷揚大怒。一回手便要發弩。孔銓駭然道。快不要發弩。相距太遠。未必能及。沒的招風引火。今彼來勢正銳。不必攖他。且徐作道理方是。(未嘗無理)說話之間。三保等已風馳而過。須臾聞得石姑姑寨內。萬衆聲喏。接着大吹大擂的鬧了一陣。各苗隊也便紛紛歸寨。不多時各寨燈火。密如繁星。便聞一陣陣歡呼之聲。似乎十分高興。雷揚城頭徙倚。不由按刀浩歎。便合孔銓暫巡城上。撫勵兵士。須臾暫回原處。只管聽得各苗寨歡呼喧呶。似乎縱酒。雷揚恨道。這等烏合之衆。竟披猖至此。可恨俺雷揚。沒得臂助。不然早踏平各寨咧。說罷連連太息。這時孔銓左右。跟着三四

名營官。一聽此話。不由都垂頭搭腦。雷揚也覺得語失。便拿別話遮掩過去。正這當兒。忽見石姑寨內。燄騰騰一股火光。直冲霄漢。接着男女悲號。直如鬼嗥。城兵指道。總鎮請看。這便是苗寨裏燒人爲樂。將人縛定。布捲油蘸。似蠟燭般點着。每夕時見火光。却不似今夜明亮。想是三保夜讎。便多燒人數哩。（寫苗人殘忍之筆。亦不可少。）雷揚聽了。越法恨恨。因三保乍到。恐他乘夜便來作怪。便請孔銓先行下城。自己却合營官等分路梭巡。但見夜氣沉沉。平鋪大野。忽聞遠樹間。栖鳥啞啞。雷揚不由觸動情懷。猛憶老母。懼然自念道。俺別母到此。候已多日。不知老母山居。是否安穩。好沒來由。俺無端久羈於此。若非總鎮怯懦。不用俺前些日之謀。只怕這當兒。圍解事畢。俺早到老母膝下了。（圍解恐無此容易。然足見雷揚鬱鬱日久。全爲下文大戰石三保蓄勢也。）思念一番。不由雄心勃勃。便大擗步向東城迤邐巡去。經

過一處行幕。裏面燈火尙自耿耿。並聞有人屢屢歎息。雷揚暗驚道。偷軍心怨悵。便不妙了。因悄悄就幕內望。却是三個營官。因巡城渴乏。在此歇飲。正捨着大水勺。相與鯨吸。兩個是中年人。形狀猥瑣。那一個有二十五六。正在壯年。生得猿臂蜂腰。甚有氣概。一人道。咳。咱們過了時的人。不中用了。不過跟人屁股後。瞎闖闖。你看總鎮心坎上掂算。眼皮上供養。只有個雷揚。咱們這倒運鬼。往那裏擺呀。便是那會子雷揚口氣。何等張致。自歎沒幫手。真把人冤苦咧。因顧壯年營官道。俺兩人是破鞋。提不的咧。俺只不服氣。雷揚眼角兒。也瞧不着你傅老兒。壯年的聽了。眉宇軒動。却哼了一聲。那一中年營官道。你莫這般說。人家雷揚真來得。無怪總鎮契重。那人鼻孔裏一笑道。傻哥兒。你瞧着罷。姓雷的不過會撮總鎮的糊猴罷了。人說話不可昧良。他初到永綏。真也賣兩手兒。及至總鎮奉他若神明。他就張滿弓不放箭了。卽如

前些日。他明知總鎮持重。不許出戰。他偏告起奮勇。又是甚麼機會不可失。咧。烏亂的自已名滿人口。真似有多大能爲一般。先驅一席慶功酒落肚。如今石三保來咧。你瞧着罷。明天他又該張牙舞爪咧。歸根兒還是癩子打圍。坐着喊的勾當。他算摸準總鎮脾氣咧。將來大軍一到。城圍解後。那就屬唱賞軍的話咧。卑職的小官的。士貴的一總兒是他一人之功。咱們可不是瞎闕闕麼。雷揚聽了。正在好氣好笑。只見那壯年營官。拍的聲一摔水勺。憤然道。你這片話。多透着婆子氣。不夠一句。雷揚並非新來乍到。許多戰功。有目皆見。怎說是撮弄總鎮呢。他歎沒幫手。咱們身居武職。正當自愧。如何挖口拔舌。反說些沒身分話。俺傳長興委實不願聞這等話哩。說罷氣昂昂按刀而坐。那人道。噫。你幾時爬到人家那頭去咧。抱這種背地粗腿。也透着乏味兒。別位俺不敢說。你傅老兄這副本領。俺是早已領教的。難道你敢去幫雷

揚塵。長興冷笑道。俺不耐煩合你爭嘴。說罷突的站起。雷揚趕忙隱身幕後。直待他大抄步。去。方纔悄悄離幕。一路思忖。自歎道。悠悠之口。雖無足輕重。究竟是俺雷揚。未能殺敵。致人不滿哩。又暗想那傳營官。倒還有持平之論。歎息一回。也便丟開。次日方合孔銓在署議事。忽聽城外喊殺如雷。左右急報道。傅長興不待軍令。擅領本營人馬。殺向苗寨去了。孔銓大怒道。這還了得。便喝左右道。待他轉來。無論勝敗。先與我斫掉頭。一言未盡。但聞隱隱殺聲。振天。雷揚大駭。急進道。總鎮不可如此。傅軍勢孤。雷揚願去接應。孔銓未及答語。左右又報道。傅長興全隊業已陷入敵陣了。孔銓聽了。氣倒在座。向雷揚一揮手。雷揚會意。便匆匆結束。提刀跨馬。領了五百精卒。飛出城來。隨後孔銓也便投袂而起。直上城頭。仔細一望。不由大驚。正是

一士揚威作全氣。

兩雄奮勇挫兇鋒。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勇長興匹馬戰苗渠 莽逢春西鄉聞喜信

且說孔銓急忙望去。便見石姑姑寨前。殺氣漫空。我軍與敵人正在死命相搏。那如潮苗隊。忽東忽西。只管跟定長興旗幟。縱橫圍殺。一片喊聲。驚天動地。須臾長興旗幟。忽的向陣外衝捲。便如將沉船兒布帆一般。或起或倒。孔銓正望得連連頓足。忽聽苗人震天價一聲喊。長興旗幟。登時不見。一片追殺之聲。和着如潮苗衆。向城下直捲過來。這當兒雷揚提刀縱馬。率領精卒。如一道電光般。直迎上去。說時遲。那時快。便見苗隊發聲喊。勢如波分浪裂。刀光一擺。匹馬飛出。上面那人。丟盔散髮。渾身浴血。一柄刀直起直落。勢如瘋虎。雷揚大叫道。傳將軍不要慌。俺來助你。語聲未絕。只覺眼前金光一眩。石三保一馬。已到長興背後。頭戴百葉鷗羽金冠。身披軟金魚鱗砌短鎧。跨

一匹捲毛飛鬣五花馬。手使三稜起脊精鐵矛。虬髯蝟磔叱咤如雷。（三保是敵中重要腳色。必須細寫一番。）不容分說。便向長興後心。一矛刺來。長興忙一磕馬。斜刺裏閃開。回馬橫刀。即便接戰。這當兒長興志在誓死。一柄刀神出鬼沒。銳不可當。三保雖勇。一時間還沒分勝負。兩騎馬沖起征塵。大戰約有百餘合。雷揚一見。不由暗暗稱奇。猛想起昨夜所聞煩言。便不欲攬人之功。只得暫押住精卒。駐馬觀戰。不想石三保越殺越勇。長興堪堪不支。雷揚正思助戰。只聽苗隊中又一聲喊。陣旗開處。凌鯉舞劍縱步殺來。雷揚大怒。索性一躍下馬。換柄朴刀。身形一挫。便如一道白光。猛滾至三保馬後。覷得親切。紮實實先是一抽弩。也是三保命不該絕。不想那馬猛的一奮躍。哧一聲弩中那馬臀尾之間。斜刺裏長嘶一躡。三保落地。長興大喜。奮刀就地便剝。嘩嚟一聲。金冠剝落。還連了一片頭頂皮。三保健躍而起。早已血髮

縹糊。面無人色。手下驍目。早麻林似標鎗。搶上四五條。敵住長興。三保負傷。不敢再戰。便趁空歸陣。這當兒雷凌兩人。早接住大戰。翻翻滾滾。兩下裏兵卒喊聲振天。真個是劍氣千尋冲牛斗。刀光一片散虹霓。（二語已足）殺了個難解難分。却是凌鯉。究因肩傷未大愈。又掛念三保。不敢戀戰。於是虛晃一劍。敗下陣去。這裏五百精卒。齊聲大呼。隨雷揚奮。斫而進。頃刻間將苗隊殺得叫苦連天。走頭無路。雷揚等直追至石姑寨前。方被排弩擋回。急忙趕向長興那裏。還未到。已聽得城頭鳴金。響成一片。急看長興。尙自拚命苦戰。業已分不出面目。直成了血人兒咧。四五驍目。已被他斫殺三個。還有兩人。欲逃不得。一人方一轉身。長興大刀已到。登時化爲兩段。那一人嚇昏。反撞到雷揚身旁。雷揚順手一刀。也便了賬。這時長興部下。斫寨出來的。也都漸次四集。又合了五百精卒。追殺一陣。大獲全勝。孔銓大悅。召進傅長興。大

加獎慰。立記大功。從此全軍也便作氣。又搭着石姑姑業已馳赴長水。依雷揚之意。便欲躡擊其後。無奈孔銓一百個不敢離他。只得合長興等且固城守。這且慢表。如今且說于益等閒居在家。于益性本閒散。又搭着經理家務。有時節。暫向李氏娘子（即遇春之母）處。問候起居。並知遇春路經賒家寨。訂姻等事。閒時合逢春談起。大家欣喜。自不必說。逢春笑且頓足道。原來外邊媳婦兒。這般易招。可惜俺被俺阿哥阻轉來。不然俺也招一個花不溜丟哩。如今阿哥到京後。不知幾時纔來信哩。兩人說笑一回。從此日日盼信。于益還不甚理會。惟有逢春。竟急得猴兒一般。過兩日。定須向村頭。北望一回。有時暫向于益處。必就書房中徘徊半晌。看看葛先生當日起臥處。並院中習藝所在。恍然似有所失。于益見慣。也不去理他。一日于益正在院中整理盆花。逢春一張嘴。撇得高高的。惹來唾道。人都沒消息。你還有心有腸弄

這撈什子。于益笑道。奇哩。那個沒消息。咱兩個好端端在這裏。冷老弟也在他家。便是時齋兄。也定在北京。爲甚沒消息呢。逢春道。你真嘔人。俺豈不知阿哥赴京。只是他到京後。還沒來書。不知机遇怎樣。越是人肚內不舒齊。偏又有人來問長問短。惹得俺伯母咳聲歎氣。過些日。還須回候人家。無謂應酬。好不厭氣。說着一屁股坐在院中石几上。扇起兩膊。道。這武鳴鳳也豈有此理。你既探問人。便該自己來。偏又打發他弟弟鳴鸞來。只有十餘歲。說不清爽。俺伯母越說阿哥到京沒來信。他偏問到京。住在那裏。于益聽了。摸頭不着。仔細一問。方知逢春那會子。暫向遇春家。適值西鄉中武鳴鳳。因將赴京。遣其弟鳴鸞。到遇春家致候。並詢遇春京寓所在。以便過訪。李氏娘子。方觸問歎息。逢春恰覓得來。因對客道。小兒自到京。還沒來信。令兄到京。只好自去訪他。遲兩日。舍姪逢春。當造府回候。鳴鸞聽了。興辭而去。這裏李娘子。

愀念遇春。不由合逢春太息一番。所以遇春悶悶的來尋于益。當時于益笑道。原來是沒要緊事。机遇有早晚。信到有遲速。也值得悶的這樣兒。不是昨天冷老弟說。他村中經過一羣販南貨的客人。說起刻下黔楚間。苗亂大起。朝廷用兵。必要破格用人。敢怕時齋兄。值此机會。早晚間家信也要到咧。逢春道。不錯。那個武鳴鸞也說他哥子有人函招入京。想必是趁此机會哩。如此說來。咱兩個不久也要露一手兒咧。說着手舞足蹈。向後一仰。不想過了勁。仰八叉翻身栽落。于益大笑。扶他起來。從此逢春居然高起興來。每日趁空兒。總要拉于益去練拳脚。于益有時不耐煩。便跌坐院中大樹下。看天望雲。一任他跳來跳去。逢春每笑道。你這猴相兒。倒好似當年咱葛先生。但是他老人家。何等氣候。你點點年紀。學他作甚。(微逗後文于益入道)于益聽了。微笑道。天下事那裏是跳得來的。(此語點醒人不少)卽如俺好端

端坐在這裏。一日時齋兄得遇機會。來書相招。難道還遺下俺麼。便似你日日亂跳。難道又跳得時齋信來不成。逢春聽了。只好裂了嘴憨笑。便道。遺下你。我也不答應。于益道。奇哩。難道咱倆穿一條褲不成。你爲甚不拉扯冷老弟去。逢春道。屁話。他近些日。越法合咱們疎遠了。也不知他鑽在家。幹得甚事。（想是合曹奶奶火熱當兒一笑。）于益笑道。你曉得甚麼。他頭些日見了我。也殷殷問時齋兄信息不置。敢怕也似你。胸中有小把兒撓哩。俺老于就不理會甚麼功名事兒。逢春道。暗。你只是牙關勁兒罷了。將來俺大家旗鼓登壇。轟轟烈烈。鬧將起來。我看你就閒在家裏。于益道。這有甚麼。俺且落得自在逍遙。那黃山白嶽。不在天上。焉知我不能追步葛先生。說罷哈哈大笑。過了兩日。李娘子鬱悶感病。逢春慌了手脚。逐日合烏鎗夫婦。伺候醫藥。不但將回候武家忘掉。便連逐日習藝也歇下來。于益不消說。日來問候。直

鬧過半月餘。李娘子方漸漸痊癒。接着便是冷田祿鬧事亡命。于益因此忙了兩日。方纔稍靜。不想家中佃戶。因與人爭田。涉起訟來。牽涉于益。赴縣就質。偏逢縣官德懶異常。外號兒一攤泥。人證傳到他。他却忘掉不問。一攤便是兩月有餘。于益還不怎樣。暗含着却將逢春急悶壞咧。因這些日。既不見遇春來信。又搭着于益赴縣。他齊頭沒處消遣。每日懶得嘴驢懶一般。一日烏鎗夫婦。一言不合。打將起來。烏鎗沒好氣。倔將出去。逡巡一回。想到社廟中避避風頭。剛徐步蹓到山門。只見樹陰下。歇着兩個客人。一色的行膝氈笠。各帶扑刀。正在那裏刮刮而談。說甚麼菓市行情。烏鎗正在無聊。便蹓進拱手道。客官爲甚不廟內歇息。吃杯茶呢。兩客將烏鎗一打量。知是本村頭腦人物。便致恭道。不須咧。俺趕路事忙。在此稍歇便去。因問道。貴村鬱鬱葱葱。端的好氣象。便像俺那裏滕家寨。一般闊大。却是何名呢。烏鎗道。俺這裏叫

騰蛟村。兩客一聽。不由相顧道。哦哦。烏鎗道。尊客上姓。那裏人氏。有甚貴幹。路過敝村呢。一客道。俺姓吳。敝友王姓。都是河南人。販棗在貴省各處銷買。俺二人方回家。玆轉哩。烏鎗道。原來如此。因一望。扑刀道。可見近來道路不靖。尊客出門。還攜帶兵器。吳客大笑道。俺滕家寨的人。除非沒手的。不會用兵器。烏鎗聽了。猛有所觸。因道。原來尊客等是滕家寨的人。俺聞得那裏有兄弟三人。十分英武。人稱滕氏三雄。尊客等想都會過。兩客聽了。登時眉飛色舞。齊聲道。那是俺寨中主兒。安得不識。不知足下從何曉得。烏鎗大悅。便亂糟糟沒頭沒腦。將遇春在滕家訂婚事一說。兩客忖度其詞。知遇春是此村人。却不曉得。便是烏鎗的阿姪。因相視詫歎道。真是地靈人傑。怪得貴村如此氣象。但是楊遇春。將來更要發達咧。俺在家時。聞得楊遇春到京後。不久便被人引入額經略府中。他會有信給滕家。所以寨中人都知。如今額經

略出師平苗。像楊遇春那等人物。一定不可限量的。說罷匆匆跣起。一望日影。可笑烏鎗渾楞兒。只顧喜極。也不曉得向人再跟問明白。當時一跳尺把高。丟下客。回身便跑。剛一脚跨入門。只見逢春撇了嘴。背坐在院。鄭氏却攔開八字大脚。面西坐在階砌上。大馬金刀的數落道。你爺兒倆真沒差種兒。通是一個心窩窿。你大哥沒來信。定是事情不順。便安心候信。就是你却整日價哭喪着臉。便似誰欠你二百錢一般。你大哥便有機會也。生生被你攙背晦哩。說罷頸兒一梗。小篲一撇。索性來了個猴抱樹。抱起一支腿。連連睡地。烏鎗來的更老氣。一聲不響。猛一個撲虎奔過去。扳住鄭氏肩頭。大笑道。好了好了。事情順極咧。你怎的還說背晦。不想來的勢猛。鄭氏出其不意。正抱膝前仰後合。如不倒翁似的。經烏鎗這般一扳。冷不妨兩脚朝天。不由大怒跳起。不管三七二十一。撲奔烏鎗。便要揮拳。一面噪道。你這老王八。甚麼

好了歹了的。虧得逢春跑來。橫在裏面。那鄭氏還張牙舞爪。通不容鳥鎗說話。鳥鎗又喜又氣。恨不得一口說出所聞。無奈鄭氏鬧得兇。便賭氣拉住逢春。恨道。我不理你。苦瓜媽咧。你可知你大哥在京。現得一天大機會。因夾七雜八。將方纔所聞一說。逢春大悅。急問道。那兩客人。想還未去。你老該細問問他纔是。（還是乃郎稍乖覺一笑。）一言未盡。只見鄭氏拍掌大笑道。有這等喜事。你爲何不早說。快告訴大嫂兒。令他歡喜。說罷撒脚便跑。逢春一把沒拉住。他已如飛而去。（久不聞鳥鎗賢伉儷聲咳。今一寫來。又躍然紙上也。有此妙筆。方許著書。）這裏逢春也不怠慢。便一氣兒跑到社廟前。一看兩客。那裏還有影兒。逡巡良久。沒作理會處。只得且向遇春家望望。剛一脚跨入門。已聽得鄭氏連嚷帶笑。拍掌道。嫂嫂莫胡怙悛。他二叔（謂鳥鎗也）那張嘴。不會撒謊的。明明白白。是遇春作了天下督招討。兵馬大元帥。

咧。聽說掛着斗大金印。合甚麼野苗子打仗去。我看他小時節就有氣度。果然三歲知老。你看這不喜煞人麼。嫂嫂不信。我叫逢春來。說給你聽。人家爺兒倆。說的還是體己話。我在旁聽了個滲漇哩。（俗謂旁聽人語曰聽滲漇。）說着門簾一啓。一腳踏出。恰好逢春急步蹀到。扎實實一脚。正踏在鄭氏蓮船上。便皺眉罵道。你這蛋蛋子。來得正好。快說給你伯母聽聽。李娘子忙帶笑拉回他。逢春這裏。咕起眼道。糊塗得狠。偏偏那兩客人早走掉咧。據俺父親所聞。是俺大哥跟甚麼額經略。去平苗亂。可也不知這額經略是圓是扁。怎的滕家到先得信呢。伯母想是怎麼檔子事呀。李娘子沉吟道。逢兒這般說。還有幾分道理。遇春隨人出征。容或有之。若說他竟自督師平苗。不似乎說書唱戲麼。鄭氏這當兒。正呿牙裂嘴。手摸腳尖。便道。元帥也罷。隨人打仗也罷。反正是喜信兒哩。李娘子笑道。不須胡猜。早晚遇春信到。便知分曉。

鄭氏拍手道。誰說不是呢。逢春這蛋蛋子。盼信盼的。終天沒好氣哩。於是大家又閒話一回。逢春道。于益哥。早晚官事畢。要暫轉咧。他的心思還靈快。等他來大家猜猜。說罷。合鄭氏贅去。過了幾日。果然于益來家。逢春劈頭便說此事。于益笑道。依我看。還是等時齋信來。方見實落。逢春興匆匆。滿望于益必有特見。不想稀鬆的鬧了這麼一句。不由嗒然興盡。從新盼起信來。光陰迅速。這時距田祿亡命。已有三四月光景。一日李娘子。忽想起回候武家之事。一問逢春。方知他還不會去。便登時整備禮物。遣逢春即赴西鄉。逢春領命。方衣冠齊楚。辭了李娘子。將要出門。恰好鄭氏拾了件舊袍兒。來尋李娘子。替他改剪。一見逢春。只樂的眉歡眼笑。見他髻髮披下兩絲兒。連忙蘸唾給他抿好。笑拍他肩道。你這般長長大。還似抹涕孩子似的。通離不得人來。繫括。逢春笑道。娘要這等蝸蝸螻螻的。真個俺到西鄉。人家讓茶。俺還拿

鼻孔去飲不成。鄭氏笑罵道：「薄福東西，你遇春哥，這當兒想你伯母去，蝎蝎螫螫，還想不到哩。」（寫家庭瑣瑣，又有情致也。）逢春聽了，含笑便走。這裏李娘子方要讓坐，只見鄭氏置下袍兒道：「唷，可是的哩，俺還忘了句話，說罷如飛跑出，直將逢春拖轉，向李氏道：「咱只顧閒談，忘了拜年。可是逢兒這一去，順便兒探探武鳴鳳有無家信來，或者他到京訪着遇春，知他消息也未可知。」（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莫謂鄭氏但能抓打老公也。）一笑，一句話提醒李娘子，笑道：「還是嬾嬾想得周到。」鄭氏道：「甚麼話呢？逢春這孩子，便似他老子，通似個二百五。」（俗謂沒思忖人。）你不撥他，他可會轉哩。逢春道：「啲，娘又說嘴咧，怎的昨晚俺爹說取那件牛新袍兒來改剪，娘却抓了件老掉牙的來呢？」鄭氏聽了，取袍一看，不由拍掌大笑，就這聲裏，逢春已匆匆而去。這裏鄭氏噪道：「逢春這小廝，學滑咧，俺方纔不數落他，他還悶着頭，不告訴俺哩。」

嫂你看。可不是件打夾襠的貨兒。說罷。隨手一擲。問李娘子道。嫂嫂你有甚活計。俺給你作點呀。李娘子笑道。便是方纔說起來。我正要打點兒。嬌嬌且坐。特我冲漿糊。取襠板去。鄭氏站起道。還是我去爽快。於是匆匆入廚。須臾冲到漿糊。又抗來一堆襠板。李娘子方檢點許多舊衣片。鄭氏已揸臂勒袖。張開蒲扇似的手。抓一把白濃濃的漿糊。就襠板上古咕咕一陣亂抹。隨手撕塊袍襟。向上便貼。李娘子道。這舊袍還是成物兒。這般用了。不可惜麼。鄭氏笑道。嫂嫂你快大方些兒。咱家孩兒。都作了大元帥咧。你還捨不得這個哩。於是兩人一面說笑。一面工作。過了半晌。李氏一望日影道。這當兒逢春敢好到西鄉咧。鄭氏笑道。嫂嫂真是大門不出的人。那西鄉距此。不過嘴巴骨子遠。逢春腿快。恐怕快整轉來哩。一言未盡。只聽大門前。鳥鎗語音。亂噪道。你便是去也。須等我糴出穀。變下錢來。難道那個給你蒸下麵包。

切下麵不成。偏你那該死的娘。惹出這半日各處浪張去。不知還在此不曾。你既得此信。該先告訴伯母。却三不知奔到家。只管磨我。這是那裏說起。（寫鳥鎗又復工絕。而西鄉聞信一節。卽由口敍出。是省筆法。）一路胡噪。直撞進來。正是鳥鎗後面還喜洋洋。跟定逢春。劈頭便喊道。這回俺大哥。可落實咧。俺不趕去。難道等人家殺淨苗子。咱沒的試手麼。李氏聽了。方在發怔。只見鄭氏倉忙跣起。腳下一滑。撲哧聲跌坐在漿盆中。鬧了一屁股白膩膩的東西。（讀者至此。雖欲不笑。不可得矣。）便這等淋淋漓漓。跳起來拖住李娘子便跑。逢春等大驚。正是。

喜聞入耳翻惶恐。

誤念驚心見性真。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赴黔楚雙俠從軍 開壇會三槐鬧教

且說李娘子被鄭氏拖得踉蹌踉蹌。鳥鎗大怒。一言不發。便過去力壁鄭氏的手。一面嚷道。你這風婆子。可有些人樣。好端端的爲甚撕攆嫂嫂。鄭氏力掙道。你們不是說苗子殺來麼。怎還不快跑。鳥鎗不由大笑。便一推逢春道。你快說罷。我是纏你娘不清的。於是大家落坐。逢春却草草說出一席話來。原來逢春去赴武家。果然被鄭氏一下子料着。那武鳴鳳恰來家報。備述自己從征。並遇春在都。一切遭際。便連冷田祿的事。都敘得詳詳細細。這書便是他將要出都所發。所以連額經略用兵籌畫。並行軍道路。都說得明白。逢春既得此信。心頭老大疙疸。登時解開。只喜得如飛。恨不得插翅去尋遇春。行至村頭。便想起于益。此事須先合他商量。跑去一尋。恰值于益不在家。方如飛。向李娘子處。經過自己家門。高興之下。便跑進去。向鳥鎗一說所得消息。未免吵說要尋遇春去。不想鳥鎗刻下。正有點手頭兒窘乏。只認

是逢春登時要走。所以爺兒倆就這等亂糟糟嚷將來。當時逢春訴罷。李娘子心下稍安。自不必說。只有鄭氏反張大口。呆在那裏。逢春已亂噪道。娘快些回去。與俺打點行裝。俺刻下便尋于益去。敢好早到軍前。多殺兩個賊苗。鄭氏道。呵呀。我的佛爺桌子。我愁的就是你。又要鬧猴兒咧。但你方纔說的這座山那座關的。通似些外國地面。好不兇實。現在你大哥。雖從人家信內得消息。究竟他自己還沒來信。你若撲風似奔將去。萬一撲空。那還了得。外面事兒。好生難作。你大哥那等精幹。如今總沒來信。還令人懸心。如今你再去了。偷一總兒沒信。那不坑殺人麼。說着聲音哽咽道。雖說是兒大不由爺。你可知我合你伯母。將養你兄弟一場。可容易哩。說罷。落下淚來。李娘子一見。觸動思兒之念。也便淒然。逢春見此光景。睹氣子一旁撇嘴。偏偏烏鎗沒眼色。向鄭氏道。喂。咱那囤陳穀。只好賤糶了。給逢春作盤川咧。鄭氏聽了。跳

起來一口醜唾道。你莫血糊心竅。鬍子都要白咧。通沒些主意。由着兒子性兒鬧。我看你。除了那囤穀。還有甚麼。李娘子忙道。大家莫着急。且從長計較。正在不可開交。只聽嘮嘮的有人扣門。逢春趁勢慙出。這裏李娘子道。若逢春自己去。委實令人不放心。若得于（句）一言未畢。只見烏鎗向窗外一張。便嚷道。于老姪來得真湊巧。你且給俺們拿個主意。李娘子忙望。果見逢春笑吟吟撮定于益肩頭。直撮進來。一面嚷道。你若不去。咱們便拚個你死我活。須臾入室。大家厮見過。鄭氏先少頭沒尾。述說遇春消息。烏鎗也夾在裏面。趁他渾家口鋒稍駐。便攬入逢春。要投尋遇春一段事。百忙中李娘子也請于益定個主見。鬧得于益東答西應。接應不暇。只得道。方纔逢春兄已將此事說給我。只是逢春兄要去。也未嘗不可。逢春聽了。不由大悅。便道。娘看怎麼樣。人家于老弟百樣精明。既如此說。一定俺該去的。于益一咕眼道。

却有一件。逢春兄自己遠行。却差點兒。逢春急道。你這是甚麼話。難道你不
去麼。于益正色道。俺是定不去的。這句話。不打緊。只見逢春一言不發。撲通
聲跪在于益面前。急汗涇涇。被面而下。于益失笑。趕忙扶起他。却暗暗躡了
他一脚。便向李娘子道。這會子。小姪心不沉靜。容俺合逢春兄細細計較。總
之去不去。莫甚緊要。說罷。攜了逢春。即便辭出。鄭氏追噪道。無論怎樣。俺不
放逢春去哩。這裏李娘子。又合他夫婦計議一番。也沒作道理處。只得且候
于益區處。且說于益一逕攜逢春到自家家內。天色已晚。便在書房。擺下晚
飯。逢春心頭怙懣。只是呆坐。于益笑道。這點點事兒。你便肚內沒出展。還要
從軍作甚。只管且用飯。停會子。我自妙計。保管你去便了。逢春沒奈何。只
得納頭用畢飯。便跟問于益。怎的計較。于益偏不理會。却叫進一千管事人。
無非是東屯西甸。經營錢穀的朋友。還有個本院管賬先生。一併叫進來。一

個個扑實實的坐定于益道。自太公去世後。俺少不更事。多虧諸位率由舊章。處理的家務井井。衆人聽了。各各遜謝于益道。俺如今要出門遊歷。少或一半年。多或三二年。然後回家。敢煩諸位費心。給我經管一切。應爲之事。如賙貧濟鄰等善舉。便如我在家一般。該辦就辦。歲入總數。便交給管賬先生。至於楊府上。更不可忽略。等我回家。再致謝諸位。衆人道。少東那裏話來。俺們所管何事。理應效勞的。但不知少東欲向那裏遊歷。于益笑道。這不能預定的。其中管賬先生。是一六旬餘老頭兒。還是當年太公同學小友。爲人梗直非常。便直樸樸的回道。少東此事。還要斟酌。太公偌大家業。只有少東執掌。理應居家納福。留心先對一門親事。內政有人。然後出門遊歷。也不爲遲。現在各處不靖。路途中就多少心。又何必去遊玩呢。逢春聽了。恨不得一口吞掉這老兒。便吵道。俺們怕甚道路不靖。于益一笑。又諄諄囑託衆人。然後

命各自退去。向逢春通你吵的是甚麼。咱們神不知鬼不覺。走清秋大路。那些不妙。那會子俺二嬸（指鄭氏）急得眼都紅咧。你還纏賬到幾時。不如莫提這件事。咱自家準備便了。俺這裏盤川只愁攜不盡。還用二叔去糶陳穀。麼逢春聽了。方纔恍然。不由喜躍道。你這促狹鬼。真可惡。早知如此。俺爲甚屈膝於你。于益一抹鼻頭。笑道。你若覺得上算。俺便還你一跪。從此扯個淡。別去咧。逢春笑道。夠受咧。正經的咱們撲奔那座山呢。于益道。你張口便沒分曉。奔山作甚。還是直奔經略大營。武鳴鳳信上寫的明白。經略大營不是要駐紮楚間的雷門崖麼。咱們圖快當。便行山道。穿過青城山。由川西南一路奔將去。就是道路難走些。你道好麼。逢春道妙妙。咱們又不是小腳娘。怕甚道路難走。如此咱明天便去。于益笑道。你又來咧。好歹也須預備一日。你到家莫露口聲。你伯母那裏倒須去告知。待咱走後。由你伯母告知。

二嬸等便一天搗亂都完咧。不省得這當兒纏不清麼。逢春聽了喜得打跌聽聽街柝已交二鼓後。便辭了于益欣然出來。一腔高興。只管按捺不住。等不得明天。便飛也似趲向遇春家。且說李娘子自鄭氏等去後。沉思一回。遇春消息通不得主意。這當兒方要就寢。忽聽拍拍扣門。接着逢春聲音。嚷道。伯母開門。俺又趲來咧。李娘子不由吃驚。只當他們回家後。打起架來。一面掌燈趨出一面道。逢兒莫要拗性。你去不去。且從客計較。只管拗你娘作甚。大門一啓。逢春蹣跳而入。喜吟吟的道。伯母放心。俺是去定咧。通不關俺家事。因將于益主意一說。李娘子笑道。我看他光景。便似有打算似的。你兩人同去。再好沒有。只一路小心便了。你且進來。坐地細談。到那裏見你大哥。先問他怎的不來信呢。說罷。語音不由稍咽。逢春道。伯母莫愁煩。俺一去兄弟在一處。好多着的呢。俺也不進去咧。伯母但等俺去後。告知俺家便了。說罷。

手舞足蹈。如飛而去。李娘子關了門戶。不由心頭一陣感觸。暗想逢春兄弟。幾歲間還都是頑皮孩兒。如今却閒關從軍。都思作丈夫事業。太息一回。又想起當年他兄弟得啖仙芝。忽逢葛先生等事。如此看來。兩人定有成頭。不由又暗暗欣慰不題。且說逢春。一氣兒捱回家。只見掩門而待。便從容關好門。悄步而入。他本住在廂房。便黑黓黓摸索就榻。突自聽得他父母言三語四的拌嘴。逢春心事安貼。一覺恬然。次日沒事人一般。出外蕩了一日。鄭氏等只認他丟掉尋兄之念。掌燈時分。兩口兒忽然歡喜起來。方相對閒談。只見逢春。蝸蝸螻螻的。蹭進來。裂着嘴。只是憨笑。鄭氏道。這會子你心事可定咧。俗語云。順着爲孝。我既不願你去尋遇春。便應打掉此念哩。逢春道。娘說的是。誰耐煩去呀。今晚于益兄約俺吃酒。俺夜深不回。便不須等俺咧。鄭氏笑道。你可別像你老子似的。但凡擾人酒。務必吃得醉貓似的方罷。烏鎗道。

屁話。也不知那個沒出息。今正去吃人年酒。灌得人都不認識。只管拉了人家姑娘叫大嫂哩。鄭氏道。你無論怎麼說。俺橫豎沒躺在席前學狗叫。（夫婦酒德。寫來絕倒。）烏鎗聽了。連連大睡。說着又要吵起嘴來。逢春正色道。父母別這樣沒正經。將來俺兄弟發達起來。父母都要受皇封的。該早些和氣纔是。鄭氏聽了。不解其意。便睡道。滾你媽的蛋罷。甚麼黃封綠封。你早些。慫回是正經。逢春聽了。偏又不去。只依依膝下。戀戀說笑。直待鄭氏催促幾次。方纔起出。走了幾步。重複跑轉道。俺想起來。咧。明天父母須到俺伯母那裏。他老人家悶的狠哩。鄭氏道。好羅索。難道你明天不會同我去麼。逢春一笑。匆匆而去。果然當夜沒慫回。次日直至將午。還不見回。烏鎗慫向于益家。一問管賬先生道。難道您不曉得。俺少東今夜五鼓時分。合你家大相公匆匆起程。遊歷去了。烏鎗慫道。不能罷。逢春說昨夜來此吃酒的。管賬先生笑。

道。那個吃酒。昨夜他兩人整備行裝。齊頭忙了半夜。便去咧。烏鎗急道。你可知他等遊向那裏。管賬先生道。這却不曉得。烏鎗聽了。甚是怙惱。却也料到幾分。一路沉吟。隻轉。只愁渾家乍聞。定向自家來個雷頭風。忽然心思一活。動。想起逢春囑咐到他伯母家。料李娘子定知分曉。跑去一問。這纔恍然。乃耶用了金蟬脫壳的招兒。竟去掉咧。當時回家。夫婦只好互相白瞪。這且不題。且說于益逢春。匆匆上路。逢春還怕他父母趕來。廝纏。邁開大步。走了個腿不沾塵。天光大亮。已離村二十餘里。于益道。走長道兒。不是這等頑法。腿板走攢。欲速反遲。須散散淡淡行去。就如咱們當年逛東嶽廟一般。方有趣哩。（回映有致）逢春道。如今提起那一逛。真似大家都有緣法。你看俺大哥由滕家寨來信。說忽逢葉家父女。便是咱們那年在東嶽廟所見之人。武鳴鳳家信中。又說着楊芳等事。將來大家會在一處。好不寫意哩。于益隨口

道。正是哩。我還記得那年在華陽觀。遇着卜士劉清。此人說赴京求官。不知合時齋兄在京會着不曾。（迴映即略逗下文。一筆作兩筆用。）逢春道。那裏都這般巧法。兩人一路閒談。迤邐前進。當日便廝趕了百幾十里。逢春到店。吃飽肚。納頭便睡。探訪程途等事。都是于益預先打聽明白。一路所經。都是小道捷徑。如此光景。走了六七日。將近廣元縣地面。只見所逢男婦。都好穿白衣。便不純白。總要繫條白帶白帕。男子無常鬼似的。不中看。婦女們。縞衣嫋娜。便如小寡婦上墳一般。倒有風致。兩人見了。暗暗納罕。這日午後。走到一處大鎮聚。人烟稠密。十分熱鬧。街坊上穿白的紛紛攘攘。便似趕廟會一般。路經街心一座大店。門口兒布綵紮棚。直接院內。左右兩張長案。堆得香便如山阜。出入人衆。各著白道袍。並且諸色人等都有。談起話來。橫眉溜眼。兩人納罕。駐足稍望。當兒。便見一羣婦女。嘻天哈地。都結束得白鵝鶻。

似的從內盪出。有的扭頭折項。舉白幌一颺。道：咱們晚上會罷。正這當兒。忽見行人紛紛避道。潑刺刺三騎馬跑來。前後兩騎上。都是少年俊僕。結束奇詭。一條辮兒。藏入帽底。居中馬上那人。約有四十來歲。生得長驅偉幹。淡黃面皮。疙疸眉。蒜頭鼻。兩顴上一撮黃毛。長可二寸。眼睛一瞟。狠透着銳厲。只一盤馬之間。已透着精通武功。到店前翻身下馬。一擁而入。門前早有衣冠十餘輩。高喝道：教主方到。須閉壇歇息。今晚二鼓後開壇。與會者不得自悞。說罷店門立閉。只有餘衆在外。攢三聚五。價笑語。逢春詫甚。便向于益道：你看他們都穿白掛孝。難道都死掉老子娘麼。于益恐他惹事。忙瞪他一眼。牽他便走。逢春笑道：好子哥。俺這會子。肚兒不作主咧。咱們打打尖。再走罷。於是兩人趨就旅店。那知連走幾家。人家眼也不瞧。原來裏面都住滿穿白客人。有的一家兒男婦老少都來。所以嚴實實竟沒隙地。兩人沒奈何。直蹇至

街盡頭方見一小小草店門首一個老太婆方坐在橙上看一個衣白少年蹲着淘米門竈上還有個小媳婦兒生得靈眉大眼也穿了一身嶄新白衣褲正在那裏用火棒通竈眼忽一聲灰飛滿身連烏黑的髻兒上通似罩了一層白霜老太婆便恨道你們忙的甚麼真是養孩兒不等毛兒乾這會子絮括起作甚反正你們那檔子事須得三更半夜沒的這時污却衣服咳人老了甚麼稀罕事都見識咧俺就不懂你們信的甚麼教門惹的你們失張失致小媳婦聽了不由眼兒一擠向少年抿嘴一笑這時逢春業已一腳踏近便嚷道咳你這裏可住客麼這一聲不打緊不但老太婆老大吃驚便連淘米少年也是一哆嗦小媳婦早已嫩臉通紅直跔起來當時老太婆定睛一看便笑道您二位若尋尖跔便請進罷說罷跔起引路一面回頭笑道今天俺這雙老眼被白白花花衣色都照得發瞞咧你們二位這結束想是遠客

罷。一路嘮叨。直奔正室。木榻木几。倒也乾淨。從後牕望見後院一帶草房。十分寬廠。當時于益等。各置行裝。落坐歇息。老太婆合那少年。早穿梭價伺應湯水。一壁價喊小媳婦。弄米燒飯。道。爽着些兒呀。恐客人吃罷趕路哩。于益便笑道。媽媽安知俺不住宿呢。老太婆笑道。俺看您服色。不像專到此地來。于益隨口道。此地何名呢。老太婆道。此地距廣元縣城。二十來里。是縣中第一鎮聚。便名爲元會鎮。于益道。好名兒。大氣的狠。媽媽店業。可發旺哇。這雙少年男婦。是你甚麼人呢。老太婆一聽。只樂的眉歡眼笑道。這是俺一雙業障兒子兒媳。一對兒牝牛性。不聽人話。家下有這破店。便撐着胡亂度日。沒法兒呀。因歎道。如今世界。小人們都另有一種見識。我老媽媽子那裏管的許多。于益道。媽媽好福氣哩。逢春聽得不耐煩。摩着肚皮嚷道。好餓。你店中有甚熱食物。先給俺來點。老太婆道。飯就得咧。今天天氣陰晦。柴草潮濕。所

以竈上慢些。說罷泡好茶水。剛要退去。只聽蕭蕭颯颯。院中落雨。老太婆三脚兩步搶出。喊道。大媳婦哇。後院醬缸。還沒蓋哩。喊了兩聲。不見答應。便恨道。俺的小媽兒。那裏去咧。便是飯鍋。也要水沸。小行行子。真正淘氣。便聽院隅茅廁內。小媳婦低笑道。娘快別嚷。甚麼意思。說着兩手結帶。扭將出來。嗬。噫。人家剛盥空。解個手兒。難道他（指少年）不會蓋缸麼。說罷。直奔後院。這裏老媽媽母子。便就竈下。忙作一團。于益見了。只管微笑。逢春道。你嘴頭特煞抹蜜似的。吃飽走路便了。却合那老傢伙。說些沒要緊作甚。于益道。嘴頭活動。是沒虧吃的。你不見如今的大人先生。全副本領。都在嘴頭上麼。（譽調不少）兩人說笑一回。逢春就後牕望望雨勢。頗爲悶悶。却見小媳婦。驚蝴蝶似的。從後房笑着跑出。鬢雲微亂。香腮半暈。低唾道。好沒人樣。這會子忙得人手腳紮煞。你却思量那個。况且今天甚麼日子呀。正在哪噫。前

陀老太婆已喊道。你們倆又向那裏去咧。真真淘神。小媳婦忙應道。來咧來咧。一路躡步細碎。跑得飛快。逢春還沒理會。于益却蹙向他背後。笑道。你說俺談沒要緊。你怎的也看人沒要緊。逢春怔道。怎麼。于益道。怎麼不怎麼。你看少時那少年總要從屋內出來。一言未盡。果見少年笑迷迷低頭而出。逢春道。奇哩。你怎的便知。正說之間。只聽店門前一陣喧鬧。兩人跑出一看。不由發怔。正是。

兵氛未熄紅苗亂。

劫運又來白教災。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劫運當開奸民逢妖道 雨牕閒話老婦說神君

且說于益等跑出一望。只見五六騎小川馬。鞍轡鮮明。簇擁而過。居中兩騎上。各跨着少婦。一色白衣。飄飄欲仙。一人是細長身裁。有二十幾歲。明眸皓。

齒十分風韻。那一人只有十七八歲。生得嬌小多姿。盼睽之間。憨憨的還似孩兒。前後騎上男子。都像衣冠之輩。其中還有個老頭兒。質扑扑望而知是紳富一流人。一臉愁憤之色。兩條眉毛。結作個大疙疸。望望店門。啣道。這裏太窄小。住不下。說罷。揚鞭冒雨而過。這時少年業已挨擠在門前。不由吐舌道。好熱鬧。他們也來了。老太婆噪道。快給客人端飯去罷。甚麼看頭。左不過是沒家教的歪刺骨。顛着屁股。來趕壇會。俺這裏別說沒地處。便有。也不耐煩着他。俺就看不慣這種浪張貨。小媳婦聽了。不由面上微紅。少年笑道。娘別冤屈人。這其中都有些不得已哩。娘沒見那老頭兒。愁得要死麼。老太婆道。誰耐煩查他們的底賬。但凡赴壇會的。總不會有好東西。于益等聽了。不便攪問。只好怙悞回室。須臾少年端將飯來。于益方要趁勢根問他。無奈逢春。要東要西。心急吃飯。支使的少年手忙脚亂。無暇說話。這時雨勢雖不

加大。却只管浙浙零零。那天色陰沉的便似滴水。逢春一面大嚼。一面外望天色。于益道。你忙怎的。雨若不住。咱便住下。正好探探今晚這鎮上。到底是怎麼檔子事哩。逢春道。管他哩。這都是沒要緊。于益笑道。依我看。便是咱兩個趕驛似的馳赴軍前。統是沒要緊。難道咱兩人不到人家軍務。還不辦麼。（便見道心）逢春沒得說。笑道。既如此。你爲何奔來。于益道。俺是陪你玩去。那裏都是玩。今既落雨。何妨在此玩一下子呢。兩人談笑間。須臾飯罷。不想天公偏合逢春嘔氣。那雨只管大將起來。天色烏沉。那裏便晴。于益喫飽。跛脚高臥。笑道。雨落天留客。我看你怎樣走法。說罷拍手唱道。

秋士瘦於竹。

節老枝葉乾。

獨有乘時心。

動宕如跳丸。

夕亦不遑寐。

朝亦不遑餐。

涼風入我側。

簾幙生濤瀾。

長揖赤松子。

杭志青雲端。

擲劍謝時輩。

安得共屈盤。

唱罷。羞然長嘯。（于益高致。盡見於一詞中。）一看逢春。業已呵欠連連。向楊一盃。納頭便睡。原來沉悶當兒。加以食困。疲性一發。登時便着。（旅店遇雨。合看陳腐不堪的小說。這兩樁事。最能引人睡魔。不知作者此書。能引諸君睡與否。一笑。）當時于益。聽聽雨聲。偏搭着後院廡下。有頭瘦驢。正嚙殘芻。兩種聲息。一合併。十分蕭寂。于益聽了。甚覺胸次曠然。兩目一合。也便打起。睡睡良久。醒來。雨勢已微。約摸天氣。已有日平西時分。一看逢春。還睡得死狗一般。暗道。今天這光景。走不成咧。於是跋履而起。信步趲向門房。見只老太婆。正低了頭。補綴舊衣。一見于益。讓坐道。客官今天。倒須住下咧。這時光。又將作晚飯咧。您吃甚麼。都現成。今天鎮上。雖不能用千豬萬羊。但有壇會這一鬧。諸般食物。都齊備哩。于益落坐。趁勢道。真個的。今天晚上。究竟是怎麼回事。因將入鎮所見。並在街心大店所見。一說。老太婆歎道。如今官府

們只知作樂要錢。不管閒事。便縱容的各處不逞之徒。無法無天。任意胡鬧。您是遠客。俺不妨說說。說罷起去。索性關了店門。然後道。今晚壇會。却是川中一種白衣聖教。這教門蔓延甚廣。現在陝楚之間。所在都有。川中各處。越法教徒如鯽。您見那一撮黃毛的男子。便是這一帶的白衣教主。姓王名三槐。桀驁非常。兼通武功。還會許多符呪邪法。要擺佈人。再奇怪沒有。他曾夜間出門。却在靜室內。置燈一盞。囑咐家人道。謹視此燈。勿令滅熄。家人守了半夜。困睡起來。醒來一看。燈已被風吹滅。趕忙點上。沒事人一般。守在那裏。須臾三槐。回。便罵道。好混賬。怎的偏弄滅燈。累我昏黑中走了十餘里。又一日他有一愛妾。三不知被一門徒勾搭上。咧。他看在眼裏。只作不知。一日門徒入廁。他却跟去。忽喝道。那裏來的野豬。躡入此處。快把入廚下殺。喫。說罷。真個驅出一豬。登時宰掉。但是那門徒。從此便沒影。咧。門徒家屬。明知被

他用邪法變畜。通沒奈何。正說之間。有人扣門。老太婆啓門一看。却是他兒子。便道。兩地裏那裏胡撞去。少年笑道。俺到壇所。先探探去。呵。好熱鬧。娘今晚不張張去麼。老太婆唾道。你們胡鬧。還不夠受。俺可沒那大工夫。少年一笑。直撲後院。（伏線）這裏老太婆歸坐。說道。據說這三槐是川東一帶的人。自幼兒不習正。好學鎗棒。結交匪人。曾逢一遊方道士。在他家病困兩月餘。三槐不厭。事奉頗謹。那道士偏求索美食。掉着樣兒麻煩。三槐一無吝色。這時三槐還是窮光蛋。一日沒得折變。竟掣得他妻子一條新褲兒。要去換錢。被妻子趕將出來。大吵大鬧的奪回。道士看在眼裏。也不言語。趁三槐進來看望。便道。居士夫婦。不必反目。如今貧道。將要痊愈。所用之物。不須用錢。居士不信。咱且玩個戲法。說罷。脫下破道袍。覆在桌面。戟手誦咒數語。須臾袍兒鼓將起來。揭起一看。竟是桌整齊酒饌。噴鼻兒香。三槐驚道。吾師有

此神術。何不自家養病。道士笑道。緣法所在。都有一定。貧道得逢居士。也非偶然。（一片惑人圈語。）三槐聽了。望看酒饌。只是失驚打怪。道士道。此何足奇。貧道還有許多撒豆呼風的大法術哩。三槐聽了。越法稱奇。登時下拜求教。道士道。俟吾大愈。教你不遲。三槐大悅。越法待道士如祖宗一般。但是過了數日。道士雖病愈。總還有些小啾啾。三槐耐不得咧。累次求教。一日晚上。道士道。貧道亢陽過度。須御婦人。方能大愈。昨見尊夫人。甚是可愛。不知居士肯見惠一夕麼。（奇語。）這句話。三槐乍聞。也是一怔。仔細一想。古來仙人多有故作佯狂。試人心誠僞的。如以膿唾食人等事。不一而足。安知道人此舉。不是試我。難道他真個給俺頂綠頭巾戴麼。想罷。一口應允。向內便跑。還未進房門。不由足兒趑趄。暗道。俺那婆娘。平日價說起嘴來。真是格巴巴好朋友。臍膊上跑馬。扎一刀子。冒赤血。如今向他說這混賬話。少說着。俺

須吃兩記耳光。但是道士如此神術。若拘了他性兒。便當面錯過。委實可惜。思忖良久。只得硬着頭皮去說。一脚跨入。恰好他妻子就燈下作針黹。是攬的人家活計。好掙些工賞。這時三槐一抹面孔。蹩進道。你真想不開。一針半縷的作這營生作甚。他妻子唾道。作營生雖擋不得風雨。總強似餓着肚皮。三槐笑道。你只要從我一件事。吃喝穿戴。由性兒快活。真是耍麼有麼。說着嬉唇溜眼。狠透着怪相。他妻子只當他要逼自己賣笑。登時怒起。剛一抬手。却被三槐抱定。附耳一說。妻子忸怩道。你可拿的準。他是試你麼。倘若不然。甚麼意思呢。三槐道。不能。那有神仙還弄這事兒。於是夫婦議定。不多時三槐妻子。羞澀澀蹩入道士房中。還只當道士合平日般猥瑣神情。不想道士滿面精神。一無病容。更奇的是房中鋪設錦天繡地。一股氤氳異香。非蘭非麝。引得人春思迷離。三槐妻子。本不是正經婦人。當時又驚又喜。登時媚態。

橫生。弛服登榻。反惟恐道士不云起來。那知道士只合他偎倚擁抱。反引得婦人醜態畢露。直纏至夜半。那道士索性打起坐來。三槐妻子倦甚。也便睡去。次晨醒來。道士已影兒不見。却有一張字兒。留在案上。另有薄薄幾頁書。上面都是符呪之術。三槐妻子不認得字。便把給三槐。三槐先看字兒道。貧道閱人甚多。貴莫如君。其氣五彩上騰。乃成龍虎。屬天下多故。此應運真人也。幸善自愛。然敵體太卑。福薄不足以佐之。將來母儀天下。自有人在。後運茫茫。不可預洩。並留贈道法一冊。習而行之。天下不足定矣。貧道度人無方。行復遊陝楚間耳。

三槐看了。不由驚喜過望。登時此身如鑽在雲眼裏。連忙焚掉字兒。剛要取書細看。不想那位國母娘娘。見三槐驚驚喜喜。早丟眉扯眼的。得起意來。便道。當家的。字兒上敢是些發財法兒麼。（想是財運預知術罷。一笑）你怎

的燒掉呢。再者你應當怎麼謝謝俺。那道士通似個色魔。虧得俺白不理地。乾淨淨混過一宿哩。那知三槐半夜裏會去偷看情形。當時眼皮一抬。微歎道。總是人家出家人。還禁撥撩。他妻子急道。你說甚麼。三槐道。別提咧。說罷。攜書拂袖而出。他妻羞氣交併。噤空兒竟自縊死掉。從此三槐習起符呪。越法任意交結。家道日富。自不消說。久而久之。傾動四方。匪人日集。他便開堂收徒。創立教門。因那道士來時衣白。便起名爲白衣聖教。又因人人皆知的。是白衣大士。觀音菩薩。他便攬取些觀音經的意思。再加上些勸人學好的套語。撰了一種白衣聖經。因大士足踏白蓮。故又叫白蓮教。誦經有期。徒衆四集。名爲壇會。鬧得各處烟塵抖亂。魚龍混雜。自不消說。無業遊民。合爲非歹人。更趨之若鶩。因一入教。便有人資助營生。沒人搜捕。教中勢力既厚。便漸有迫脅入教之事。如看某富戶可欺。便說白衣降壇。神示某人。應爲教日。

那富戶那敢道個不字。便服貼貼輸財教中。凡一壇會。男子誦經畢。儘數兒退出堂來。夜半當兒。只有婦女成羣列坐。這時堂中不許掌燈。據說是教主看某人有緣。便傳要道。黑魃魃中。可想沒有好勾當。所以三槐恣意逞淫。一言難盡。老太婆說到這裏。便唾道。那會子馬上兩個媳婦。看光景都是大戶人家。這不是巴巴也來赴會麼。于益憤道。結會集衆。大干禁例。難道地面官府。便都不問。老太婆道。如今官府都是破了本錢來作官。因地方上大官府。是賭賂了和相爺來的。原情度理。不能不收收老本。所以地方官承望風旨。也便納賂得缺。依次而下。也須收自家老本。所以到任後。但知聚斂。豈有心腸。管此閒事。（教亂歸罪和相。是抉根之論）（民國以來。昌言運動。法治都無。幾不國矣。嗚呼。）雖如此說。那三槐起初在川東一帶。也曾被位官府捉捕入獄。不想三槐金錢多。手眼大。沒過旬餘。那官府調省撤任。他依然搖

搖擺擺步出牢籠。如今越鬧越兇。便連陝楚各處教友等。都互通聲氣。最盛的有兩處。是襄陽朱仙娘。陝西金溪村高天德。（穿插入妙。而田紅英。已在隱約間。）其餘小股教目。不可勝數。朱高兩處。其勢力不下三槐。聽說河南直隸。也有潛伏的。（直映到李文成林清等。）于益道。可是媽媽說的好。總是官府億懶之過。老太婆道。話也別說煞。你看三槐這般鬧。他就不敢擾南充縣的地面。因那位縣官。文武全才。甚是了得。他曾單騎入三槐莊寨。曉諭邪教。立命解散。那時三槐家下。健徒數百人。刀鎗劍戟。麻林一般。那縣官都不理會。侃侃而談。十分剴切。三槐被他氣概鎮住。只管額汗如雨。始終不敢滋毛兒。事後。教徒們吵道。這種烏官兒。就可以直投出去。三槐皺眉道。別提他咧。俺這會子纔似有了魂咧。于益道。如此說。這官兒。一定好武藝咧。老太婆道。豈但武藝。他到任以來。真個政簡刑清。安良除暴。許多異政。也說不盡。

便是他剛抵任。已將縣中一著名猾吏。給治服。咧。原來這猾吏。想試新官手段如何。偷若不濟事。他便可恣意爲奸。偏搭着這位縣官。粗粗略略。飲酒擊劍。不甚留意瑣務。（便見不凡。）這猾吏以爲可欺。便悄悄去弄他的鬼八卦。這日署門清晨。忽赫然掛着一死人。公人等一喧鬧。猾吏便邁開鴨步。來道。甯了不得。咧。快稟知老爺。俺在公門三十餘年。頭一遭見這奇事。若非龍圖再世。恐怕弄不清爽。正在得意。那縣官已匆匆出來。望見猾吏神色。只作沒理會。忽一沉吟。便老遠的止住從人。自到死人跟前。端詳一番。却一面祝道。你被那個掛在這裏。有甚冤屈。不妨訴來。你若不說。本縣可沒法兒。猾吏一聽。幾乎失笑。趕忙縮向人背後。却早被官兒看在眼里。裏當時也不說破。姑命掩埋過。猾吏得意到十二分。不想過了幾日。官兒提猾吏訊問道。你嘗試本縣其罪小。掘發人墓其罪大。擅敢用稻車載尸入城。難道本縣不曉得。

麼。猾吏聽了。沒日子聲屈。縣官道。不必狡辨。說罷傳進守城門人。那人向猾吏道。老爺問我掛尸的頭一日。誰家稻車進城。俺不敢隱瞞。那日傍晚。只有你稻車進城哩。猾吏大驚。只得服罪。原來死人口眼間。沾了稻芒兒。官兒却從此根究出。又有一莊農夫婦。女的雖不算俊。在田姑村婦中。就是頂呱呱的咧。兩口兒少年脾氣。時常價吵嘴打架。婦人恨將起來。便噪道。多早晚咱倆。不是你。便是我。一日清晨。兩人又烏眼鷄似的鬥了一陣。老翁不耐煩。便喝兒子到田工作。婦人梗着頸兒。趲入屋。沒好氣。直至將午。還不到田去送飯。老翁罵道。這當兒還不送飯。難道你想餓煞他麼。婦人聽了。一聲不響。却抵抵鬻。緊緊脚。扎括得秀秀俐俐。就廚下擔了魚羹米飯。俏擺春風。扭將出來。一面啣唸道。他若餓煞。倒是天遂人願了。老翁兒媳俏樣兒。又聞此語。甚不自在。不想他兒子。在田飯畢。登時口鼻淌血。大叫死掉。被鄰田人衆。鬧

嚷嚷抬將來。一看兒媳也嚇昏咧。只有哭的分兒。老翁這疑團。不由大起。便告到官中。說婦人毒殺親夫。這還是前任手內的案件。當時前任。不管青紅皂白。提上婦人。一頓敲打。可憐婦人。受不得苦楚。即便誣招。却從此久旱起來。大家也莫名其妙。及至這位縣官到來。一閱案情。便沉吟道。夫婦平常不睦。世上多有。怎便下此毒手。况且這毒人之事。理應嚴密。這婦人爲何明明自坦飯去。就滿地工作中。去毒丈夫。想罷。便提出婦人。先一察其詞色。只見婦雖稍有姿色。並沒有輕相兇相。當時匍匐在地。訴詞冤楚。惟有痛哭。官兒見狀。便問過案由。道。你那日所送的飯。是甚物兒呢。婦人道。一碗魚羹。一蘿米飯。官兒聽了。點點頭。又道。你一路上。有無歇息。並遇人談話。不曾。婦人道。俺家下距田沒多遠。不曾歇息。不曾遇人談話。穿過一帶荆林。便到的。縣官聽了。哈哈一笑。登時命婦人烹了魚羹。又投入一撮荊花。牽一狗來。給他吃。

下。果然不多時流血死掉。原來官兒博通古書。知荆花和魚。便成毒劑哩。婦
冤既明。登時甘霖大澍。還有一命案。越法稀奇。縣中西關有一家夫婦。賣豆
腐爲生。坊屋住不了。便賃給個江西客人。這客人卜術甚靈。生意甚好。一住
三年。狼積了些銀兩。這年臘月。夫婦窮得甚麼似的。俗語說得好。窮吵窮吵。
一日婦人敝褲。在破橙上刮破一塊。恰好露出雪白屁股。覺着不雅相。慌張
張尋褲要換。打開破包裹一看。不由一行鼻涕兩行淚的哭罵起天殺的來。
原來三不知被他丈夫拿去抵債咧。當時男子不肯輸氣。便罵道。臭花娘。休
要惹我性起。連你也把去抵債。婦人氣極。一頭撞來。男子趁勢揪住鬢兒。直
按下去。不消說尊臀高聳。男子正要揮拳。不想江西客人。聽得他夫婦吵打。
一腳跨入。見他夫婦醜態。登時老大不忍。（所謂慈悲生禍害。世上儘有如
此事可歎。）忙勸道。你夫婦不必爭吵。如沒錢用。俺且把給你些。不拘早晚。

等你發財時。再還俺如何。夫婦一聽。喜出望外。登時架也不打咧。男子便跟客人到室取銀。小戶人家。院內窄巴巴。婦人早從窗外。望得逼真。只見客人一開篋。裏面大大小小。都是銀包兒。原來歷年所蓄。是準備今年底回家的。江西老表。合山西老哥們。最有積錢本領。當時男子只知感激萬分。也沒理會。不想婦人心坎上。早已小把撓動。當時夫婦得鈔。混過幾日。和客人越法靠近。自不消說。但是無源之泉。怎禁挹酌。年關將近。債主四集。竟有個豆店債戶。四平八穩的。坐在婦人房中。鴨子嘴腿兒一擰。發話道。朋友。說正經的罷。男子漢縮向龜窩裏。却弄個烏堂客。在人前浪搪塞。須知老子不好這樁兒。說罷拍案村罵。兩口兒無奈。向人陪了多少小心。那債主方謾罵而去。兩口子慙進房。對了冷竈虛壁。相對愁苦。却見江西客人。渾身鮮衣。大包小裹。價買了許多回家送人的禮物。興匆匆由外躉入。男子便歎道。你看人家。便

如此纏綿。這一去妻兒相聚。過個肥年。好不寫意。怎的他再幫咱一下子。方好。婦人聽了。眼珠一轉。沉吟道。你再要他幫助。只怕你須戴綠帽兒咧。男子驚道。難道你有些覺察麼。婦人臉兒一紅道。傻哥兒。你當他真個仗義周濟人麼。這話有幾日咧。有一天清晨。俺正料理腐鍋。他三不知從後竄來。却笑道。大嫂真會作家。怎這條露綻的褲。還補綴上咧。俺忙驚望。他那兩支色眼。正釘在俺下體。又一日微雪後。俺拖雙破鞋子。方蹇到院。他見了。却笑道。可惜大嫂。好雙小脚。却沒得好鞋子。男子詫道。不能罷。他在此三個年頭。便是娼婦家。都不去。老誠的很哩。婦人唾道。你曉得甚麼。這纔叫賈老實哩。更來得扎實。你想他那錢用將來。好不有斤兩。肯向娼婦家虛排場費掉麼。總須得個真實在。方肯出手。但是俺不是沒志氣的浪貨兒。（絕妙吞吐）不過因你昏昏的。還望他贊助。不能不點明你罷了。男子聽了。登時抓耳撓腮。怙

憊起來。望望房中窮氣森森。又瞧瞧渾家細皮白肉。嬌模樣兒。只管納頭沉吟。良久。忽然站起。對妻憨笑。（不怕綠頭巾壓壞人矣。）婦人明明瞧科。只拿足架兒。不去兜搭。男子這時。只恍惚見銀子亂滾。便老着臉子。向婦人附耳一說。婦人頰兒一低。良久紅着臉合眼道。（字法妙。）這可是你願意。男子忙道。那是自然。我的媽。快救命罷。婦人道。別裝猴相。咱且先試此計。他若是不拘手脚。算他造化。（已定毒計矣。）於是圈套設定。當晚趁客人去索債未回。婦人便打扮俏俐。脫得赤條條。先鑽入客人衾中。男子自在已室。側耳靜聽。須臾聞院中有人走動。客人門兒一響。接着便聞客人掌燈。忽的哨了一聲。婦人格格一笑。男子此時。那裏坐得住。便悄悄蹓去一聽。登時一按額門。倒抽一口涼氣。暗道。怪不得妻子說他是賈老實。原來這小子真個講實在哩。聽得跼不住脚。只得蹓回。倒頭便睡。次晨一睜眼。婦人已不知多早

晚。蹙。回。紅。靨。臉。兒。橫。添。春。色。正。仰。臥。睡。得。一。堆。泥。一。般。於。是。推。醒。他。要。問。昨。夜。情。形。婦。人。恨。道。人。家。這。會。子。渾。身。似。剔。了。骨。頭。你。擎。着。花。大。錢。鈔。還。不。算。却。又。來。混。人。睡。睡。（反。振。下。文。）男。子。聽。了。且。喜。銀。兩。可。到。手。十。分。歡。喜。那。知。過。得。幾。天。客。人。裝。起。大。麻。木。不。哼。不。哈。婦。人。耐。不。得。合。他。張。口。客。人。皺。着。眉。頭。把。給。他。兩。串。錢。還。叮。嚀。道。咱。們。凡。事。心。照。俺。不。便。問。得。你。也。別。儘。管。這。麼。着。幾。句。囑。囑。話。好。不。氣。悶。當。時。男。子。見。錢。怒。道。歪。刺。骨。你。的。皮。肉。便。這。等。爛。賤。不。堪。快。再。去。問。他。要。錢。甚。麼。是。凡。事。心。照。哇。婦。人。蹙。去。一。問。客。人。却。眙。起。眼。道。俺。江。西。人。不。會。取。便。宜。的。頭。些。日。俺。借。給。你。的。銀。兩。難。道。便。不。算。數。兒。婦。人。蹙。回。一。學。說。男。子。火。頭。直。冒。得。丈。把。高。揎。拳。勒。袖。便。想。尋。客。人。厮。打。婦。人。恨。道。你。真。是。沒。思。忖。的。王。八。這。樣。事。張。揚。不。得。的。男。子。道。難。道。你。便。白。讓。他。（句）婦。人。笑。道。你。莫。着。急。左。右。他。是。外。鄉。人。不。久。要。回。家。坊。衆。皆。

知。咱那時想個計較。不強似合他要錢麼。於是附耳一說。男子道。這血淋淋勾當。是頑的麼。婦人唾道。窮命鬼。那麼你就白捨掉老婆罷。看官須知財色二字。最能引起殺機。於是男子略一沉吟。登時謹遵閻教。轉眼間年關已到。鄰舍都以爲江西客人。回了家咧。但見腐店兩口兒。高興興準備年事。舊債全清還不算。居然成斤價割肉。論罈價沽酒。桃符年聯。貼掛得花花綠綠。房兒也不出賃咧。腐坊歇業。却贖了一片牡磨石。丟在臨街廠房中。兩口兒新春拜年。都扎括得花鵲鴿似的。大家看得眼熱。都道。真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人家腐店。便發財咧。老太婆說到這裏。忽聽門首有人聲喚。正是

神君異政方驚坐。

過客尋居又到門。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元會鎮隱識邪氛 關帝廟忽逢難女

且說老太婆。蹶出一望。却是兩個尋店客人。老太婆料是赴壇會的。便直撇撇回掉人家進來。接說道。大家雖是眼熱。也沒想到有別的事。不想春二三月。河下漁人。因撈魚。發現了一具死尸。業已爛壞面目。仰縛在一片牝磨上。便連忙報官請驗。這位官到來。照例驗過。仔細看那磨眼中。還有黏乾的豆殼兒。回到衙。便暗飭幹役。悄探城廂各腐坊。如有堆皮一片牝磨的。便連人帶磨。都提來。幹役領命。大索各腐坊。磨倒都有。却是牝牡完全。幹役沒得銷差。悶悶的。暫經這兩口兒門前。却偶聞鄰家婦人。吵小兒道。你看你新衣褲。弄得塵土狼藉。準是向隔壁騎青龍去來。（俗謂牝磨曰白虎。牡曰青龍。）

幹役聽了。心中一動。便向坊衆探問道。這街上有腐店麼。坊衆一指大門道。這家便是。但是人家發財。不幹這營生咧。幹役叩門進去。一眼先望見牝磨。於是黑索一抖。帶了男子便走。另有手下人。抬了牡磨。官兒升堂。不消三推。

六問。只先將牡磨一試。牝磨。男子已嚇得面無人色。於是從實招出。原來江西客人。被他灌醉後。背縛牝磨。投入河中。盡有其賞。不想却因一片磨。被官兒究出底裏。于益道。這位官府。真不錯。他叫甚麼呢。老太婆道。他叫劉清。抵任以來。人都呼他爲劉清天哩。于益暗詫道。奇哩。莫非是那卜士劉清麼。望望天色。約摸是日落時光。便道。今天只好住下咧。老媽媽隨口道。行路遇雨。是說不定的。客人用甚麼。只管喊喚。于益信口答應。逡巡回室。一望榻上。不見逢春。方要慢步去尋他。只聽背後氣吼吼的道。于兄且坐。俺去去就來。這種王八蛋。非宰掉他不可。于益驚望。正是逢春。突自睡得腫眉塌眼。一張臉。却氣得豬肝一般。不容分說。拎起扑刀便跑。于益只當是他睡夢發作。又如那年在考寓一般。忙大笑去拉。不想逢春正色道。咱們俠義自命的人。眼看着魅魘畫舞。那裏容得。于益見他光景。不像在夢中。便忙忙問知所以。大笑

道。原來老弟去聽隔壁戲。却聽出氣來咧。這纔是一百個沒要緊哩。說罷牽他坐定。原來那會子逢春一覺醒來。不見于益。聽聽門房中老太婆刮刮而談。料于益定在那裏談天。便欠伸而起。發了一回怔。只覺小肚內漲的甚不舒齊。良久方悟是睡久。積了一大泡溺。忙由穿堂門。趲入後院。就牆根下小解畢。一看天色。好不悶人。雖是雨勢已過。還滴瀝未已。方信步趲經後房前。只聽裏面一陣泥滑滑的聲音。逢春暗道。真是破房間咧。外面不下雨。裏面還下。剛要趲過。只聽小媳婦格格一笑。少時又有氣無力的。斷斷續續說道。快放人起來。只管厮纏到幾時。停會子要端整晚飯。娘又該喊得驚天動地咧。況且今天甚麼日期。弄得骯髒。去赴壇會。甚麼道理呢。少年笑道。莫轉動。（三字妙極）這與赴壇會。甚麼干涉。你當王三槐是甚麼脚色。只怕這會子。他也不曾閒着。少說着也有三兩小娘兒過手哩。小媳婦唾道。罪過罪

過。若像你說。還稱甚教主哇。少年道。你不見那會子從門首過去的兩個婦人麼。人家都是鄰縣富家。那年長些的丈夫。還是響噹噹的秀才。被三槐一總兒弄到教下。兩家輸錢還不算。又都搭上嬌滴滴媳婦。其餘教下婦女。那一個不由三槐任意快活。小媳婦道。啣好沒人樣。如此。今晚俺不赴壇會咧。早晚你也出了這浪教門罷。少年道。不相干。像咱們窮苦小戶。三槐是盼昧不到的。俺不過因在教中。易覓生活。（自來聚衆等事。大半利用貧民。可見既庶須富。爲經國之要。）只圖混碗飽飯吃罷了。你道俺不知他非正道麼。小媳婦道。那些歪貨兒。難道都是棉團。便由三槐撮弄。少年道。三槐勢力既大。又善誘惑。所以恣肆。雖然如此。不多日某處有個姑娘。烈性不從。生生被三槐擺佈煞咧。逢春聽到此。不由大怒。向牕縫一張。只見屋內無人。惟有楊上布帳深掩着。索索微抖。於是氣闐闐跑轉。却正值于益也趲回。當時于益

眼睛一轉。忽正色讚道。老弟主意不錯。三槐這廝。正該殺掉。我也助你一膊兒。却有一樣。血淋淋一殺人。免不得驚官動府。耽延起來。都沒日期。咱這趟雷門崖。也不用去咧。老弟你斟酌罷。我都陪着你。（止逢春慙性。如此最妙。）逢春聽了。只好乾瞪眼。良久笑道。如此。暫將三槐腦袋寄放下。等咱破了紅苗再說。（戲語中略逗下文。都見筋節。）于益道。但隨尊便。倒是今晚這壇會。咱須張張去。因將所聞老太婆一席話一說。逢春道。原來三槐是這等物兒。這劉清天莫非是華陽觀中卜士麼。可惜咱們沒工夫去訪他。俺至今還記得他虎似的吃肉。並大書壁上。真豪氣得狠。于益笑道。你就記得吃一言未盡。只聽老太婆喊道。媳婦哇。又挨到那裏去咧。飯都熟咧。也不幫個手兒。只管仰着腳子擎着搗搽。（絕倒。）便聞小媳婦一面微笑。一面拉開沙糖嫩嚙。連連答應。須臾笑嬉嬉雲鬢半鬆。搔過前院。逢春嚷道。今晚咱也張

張王三槐甚麼樣兒。怎就擺佈煞人家姑娘哩。于益趕忙瞪他一眼。小媳婦猛聞。情知被人聽了。隔壁戲去。只羞得臉兒飛紅。逡巡之間。少年也覷來。老婆婆恨道。你倆真是一對兒。大懶配小懶。晚飯已具。還不給客人端去。今晚你們還須赴壇。不定三更半夜。價纔轉來。我老人家。須瞅空兒。先盹一霎。好給你聽門兒呀。一路嘮叨。不多時。少年端將飯來。于益等用罷。方纔掌上燈燭。已聽得街坊上奔走笑語。熱鬧異常。因問少年道。莫非這當兒。已開壇麼。少年道。這是沒相干趁鬧的人。因一有壇會。街痞們便借此聚賭窩娼。兜攬客人。有的三五成羣。挾了茗菓之類。向各商店富戶家。起發賞財。說是壇會盛日。教主降福。另有頭號潑皮。跟在後面。赤膊椎髻。携了明晃晃的牛耳尖刀。倘主人略一沉吟。不遂需索。他登時提刀向腿臂便割。就熱血向臉一抹。臥在門首。大喊大罵。有的便拎支糞桶。一合主人說岔了。舀糞便潑。他都自

稱爲教中人。所以沒人敢惹。便是各商店這晚上。都須懸燈誌慶。街上點得一條火龍似的。倒有趣得緊。只有開壇。須二更以後。客人若高興去張張。但聽俺請喚就是。不然合俺夫婦回去更妙。于益笑道。不消了。俺們自去。倒便當。於是少年退去。于益等閒談一回。聽聽街上。越法鬧如集市。不多是却見院中提燈一亮。少年夫婦。紮括得齊整整。整整整。少年喚道。尊客若去。是時光咧。這當兒教主唱經。方着看哩。說罷自去。這裏于益等。便略爲結束。厮趁而出。却見老太婆正坐在門房內揉睡眠。一見于益。却向門外一指。微歎道。俺這倆業障。也去咧。尊客今晚。且開個眼兒罷。于益一笑出門。合逢春直奔街心。果然各商店燈燭錯落。亮如白晝。遊人如織。一大半白服色。婦女們花兒朶兒戴滿頭。嬉嬉哈哈。便如逛元宵佳節一般。逢春張大了眼。一顆頭播浪鼓似的東搖西擺。大步小步的撞去。便見少年夫婦。老遠的合一絡腮鬚子。

男子笑語。那男子竟握了小媳婦手兒。只管搭煞。倒是個文明禮兒。一笑。
（逢春暗詫。脚下匆忙。恰好一隊婦女。吱吱喳喳。橫沖過來。有的道。俺今天
慌得飯都沒吃飽。有的道。俺還是當了件綉襖兒。纔趕製件白褂兒。這纔叫
拆東補西哩。便有個少婦。慌花似的笑道。俗謂輕佻婦女。曰慌花。）某大
嫂。你好古板。你若向玄帝廟老和尚說一聲兒。他保管打扮得你似雷峯塔
內白娘娘一般。那婦人笑罵道。小蹄子。我不待說你便了。那一天大家去採
菱。你三不知。却鑽向葦岸裏作甚麼。少婦笑道。你看我撕你這張浪。（句）
向前一撲。其中有個黑肥婆娘。方攛開鯰魚腳。兩手一攔。恰好逢春一脚。踏
個正着。婆娘呵噲一聲。身兒一挫。逢春收不往脚。被他一絆。但聽撲通一聲。
婆娘大喊道。了不得。撞壞肚兒咧。這時逢春爬起要跑。衆婦女早一擁而上。
亂噪道。好賊王八。快捉向壇會內處置他。于益趕進。忙笑道。衆位且慢。咱都

是教門人。沒的因小事麻犯教主。衆婦道。你等既也在教。爲何不穿白衣。于益道。俺們白衣。被朋友先賣到壇會去咧。衆婦聽了。方笑哈哈一闕而去。黑胖婦人還膘逢春一眼。啣噏道。這人便似烏鎗鎗出來的。好一銃勁兒。（絕倒）于益聽了。不由大笑。兩人方要走。忽聽背後喝道。悄沒聲的。老爺過來咧。兩人一望。却是幾名老邁營兵。還穿了少顏落色的號褂兒。一個個低眉場眼。養氣火候。已到十二分。各肩着蛙纓鏽鎗。擁定一位官兒。鴨步而過。那位官有四十多歲。彎蝦身段。高顴骨。長削瘦臉。椒眼鼠鬚。掀嘴唇。露出兩支黃板門牙。甚不雅相。腰下也微拖白帶頭兒。原來是本鎮把總汛官。一向暗含着靠入三槐教內。上官只圖省事。因他合教中通聲氣。所以將他安置在此。敷衍地面。這時因壇會。却照例出來彈壓。當時行人俟把總過後。便有悄悄議論的。逢春嚷道。豈有此理。他好歹也是朝廷官兒。不說是盡職分。禁遏

邪教如何倒蒙了虎皮去跑狗腿。行人失笑道：你真少見多怪。如今官府大似他幾倍的。恐怕還有入教的哩。于益恐多話惹事。忙拉逢春便走。須臾蹺到大店門首。業已人山人海。香燭氤氳。燈火燭天。好不熱鬧。兩人挨將進去。只見那座壇場。便借用了五間大廳。莊嚴燦爛。自不必說。兩旁各室。都是教中男女休歇之所。這時壇前。正然大家作禮。三槐高據壇位。喃喃誦經一章。又說了一套不倫不類的活頭兒。無非是勸人學好。便在上裝模作樣。瞋目少息。壇下男女。雖東西分坐。這當兒誰旨安生。但見一條條眼光。互相飛注。只管揀可意的人。打起無線電來。于益等。看得不耐煩。便蹺出場。就兩旁室外。隨意張看。却也沒甚新奇。不還男女雜錯。紛紛笑語。婦女們談到夜深傳道等事。都笑得一張口合不攏來。恰好店中少婦。正搭着一女伴肩頭。附耳笑語。于益道：某嫂兒回去不呢。少婦忙道：俺還須待一霎哩。於是兩人一笑。

人不暇細問。一路上曉行夜住。經過許多險僻道徑。只見鄉野村落間。居然也有教徒們。小小壇會。愚民無知。趣之如鶩。這日將近青城山下。空翠遙撲。如展畫屏。這青城山是川中名勝之區。說不盡許多風光。傍晚當兒。兩人攬過店。仔細一望。前途烟樹依微。兩人只當是村落。奔將去一看。却是片小小山坨。草木叢雜。杳無人居。只有座多年破野廟。孤峙於荆棘叢中。仔細一看。却是座關帝廟。這時暮色業已蒼然。虧是月之上旬。一痕月色。約略照徑。兩人無奈。蹇入破落山門。走得乏乏的。無暇細看。便就正殿佛座下。席地而坐。一面將行裝。拊刀。倚在身後。逢春不管別事。先將裝中乾餈取出。合于益分吃着。一面笑顧七橫八豎的殘缺土偶道。你等想是跼立得不耐煩。都困倒咧。停會子俺老楊給你等作伴兒。只不要攪俺的覺。等俺殺苗回頭。與你重整廟宇。再塑金神何如。于益笑道。你許愿也不在行。不向正面坐着的祝

書籍便撕。鄰家有座道觀。他三不知便溜去翻看甚麼道書。却有一樣看罷。便燒掉。累他父母終日淘氣。長到十八九歲。父母給他娶房媳婦。絕俊的人兒。大家都嘖嘖稱歎。那知合巹那一夜。嚇得他掩面流汗。冷不妨拔脚便跑。從此三四年。沒有下落。後來方探聽得他在某縣內。當了道士。幾經流轉。却又雲水到青城山下。俺只記得他小名石頭。如今人都叫他顛道人。客官訪問便知。便請順便爲俺致意。更好沒有。人都說他瘋言瘋語的。狠有意思。客官若向他探探山道。也狠便當。于益聽了。忽大笑道。說了半天。俺還沒致問媽媽上姓。若見令甥。說媽媽致意。這禿頭媽媽。可是那個呢。老太婆一聽。不由也笑。便道。俺姓殷。客官尊姓。俺也沒動問哩。人老了。真是悖晦。于益等一說。各自一笑。當晚逢春于益。一覺酣眠。也不知少年夫婦。多早晚。蜇回。次晨別過老太婆。匆匆上路。路經南充縣界。果聽得劉清德政。口碑載道。兩

人不暇細問。一路上曉行夜住。經過許多險僻道徑。只見鄉野村落間。居然也有教徒們。小小壇會。愚民無知。趣之如鶩。這日將近青城山下。空翠遙撲。如展畫屏。這青城山是川中名勝之區。說不盡許多風光。傍晚當兒。兩人攬過店。仔細一望。前途烟樹依微。兩人只當是村落。奔將去一看。却是片小小山坨。草木叢雜。杳無人居。只有座多年破野廟。孤峙於荆棘叢中。仔細一看。却是座關帝廟。這時暮色業已蒼然。虧是月之上旬。一痕月色。約略照徑。兩人無奈。蹇入破落山門。走得乏乏的。無暇細看。便就正殿佛座下。席地而坐。一面將行裝。拊刀。倚在身後。逢春不管別事。先將裝中乾餈取出。合于益分吃着。一面笑顧七橫八豎的殘缺土偶道。你等想是跼立得不耐煩。都困倒咧。停會子俺老楊給你等作伴兒。只不要攪俺的覺。等俺殺苗回頭。與你重整廟宇。再塑金神何如。于益笑道。你許愿也不在行。不向正面坐着的祝

念却向旁邊站着的說。逢春笑道。而今世界就是這樣兒。請問當今和相是坐着的。站着的。却弄得烟塵四起。累咱們間關從軍哩。（複筆罪和相。妙妙）兩人一面說笑。須臾吃罷。于益有些盹困上來。方要合眼。逢春傾耳道。于兄你聽後院中。似有人走動。于益朦朧應道。這所在那裏會有人。左不過是狐鼠之類。說罷鼻息數轉。業已坐睡沉沉。逢春聽了。雲沒動靜。月光入殿。恰好照到一臥鬼卒面上。瞥了牙似乎瞅着他。（微細）逢春唾了一口。索性移坐殿門扇後。即便睡去。良久忽醒。向院中一看。不由大驚。正是。

莫訝深宵來弱女。

須知荒聚伏強梁。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八集緊接于楊救難女。殺教日。逢顛道人指示險徑。入青城山。逢大人。誅夜叉。吳半生。蠱誘烏蘇拉。據赤霞關。與額經略交鋒大戰。楊遇春大破大姚山。

訪甄正叔。斬凌鯉。滕蒼探險救滕芳倩霞。同于益夜渡飛索橋。入石姑寨。逢
春巧擒石姑姑。楊芳巧設車輪戰。敗石柳鄧。大破龍母山。葉倩霞火燒三十
九峒。冷田祿勇擒柳鄧。忌功害鳴鳳。破赤霞關。因遇春斬烏蘇拉。割袍斷義。
氣走襄陽。與田紅英共起白蓮教。亂氣煞敬濟。小二復仇報主。許多熱鬧節
目。都在八集披露云。



譙北楊塵因先生傑作

英雄復仇記

是愛國英雄熱血健兒第一部的紀實小說！

是國民革命救國運動最重大的歷史演義！

寫亡國之慘痛，令人疾首！
寫復仇之快事，令人敬仰！

有偵探思想，
能增人智慧；

有俠義行爲，
能提人精神。

凡我同胞，不可不看。

楊塵因先生的小說。久負盛名。描寫英雄。氣壯。志在報國復仇。不顧生死。百折不回的。精神。實可敬。佩。全書佈局之奇妙。描寫。處處入神。誠非後學所能。非其宗旨。寓有愛國思想。更。且其他小說所不及。愛好小說家。言者。當以先睹為快也。

全書上下洋二元四角
定價大洋一元

特價
入洋八角四分

外埠函購寄
分郵加一角
十分郵票代用

●上海益新書社出版●

民族
愛國
武俠
長篇

英雄走國記

趙煥亭先生傑著

- 全書內容二十萬言
 - 前後共分三十六回
 - 三色銅版封面
 - 洋裝兩厚冊
 - 定價一元二角
 - 特價大洋七角二分
- 全國書局均有出售

本書取材於明末清初遺老之祕密筆記。一本事實。無隻字虛構。其中記述如忠臣烈婦。志士勇夫。以及高僧大俠。各盡其智神勇武。報國復仇。歷盡艱險。幾經危難。百折不回。造成此一部可泣可歌之史料。書中最精彩處。如祁公子之學藝偷頭。張琳仙之斬蛟除害。以及徐小鳴誤入陰陽界。人鬼雜處。獲怪鳥。遇熊妖。陸香兒之囚車救主。魏耕之巧設天陣。月奴之殘淫大庭。中名妓起兵。孺子從軍。種種熱鬧處。令人目不暇接。全書三十六回。首尾相應。一氣呵成。加以趙煥亭先生之生花妙筆。寫來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個中滋味。比較三國志。水滸傳等書。好省十倍。

◀ 益新書社發行 ▶

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

▲皇帝家裏的照妖鏡▼

▲三百年來的真秘史▼

皇帝的家庭。說來最尊嚴。實在却最淫穢。千奇百怪。我們百姓家裏做不出的事。他宮裏却無奇不有。滿清宮中。兼有蒙古西藏等各種番俗。故其事尤奇怪有趣。且又來得真確可靠。此書為住在清宮後宰門外的一個京官所編。出版以來。人人歡迎。現在已經第六次再版。另附太平天國宮闈秘史一冊。尤為珍秘。欲購從速。



全書五冊合裝錦匣
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大洋九角
全國書局均有出售

上海麥家圈一號洋房
益新書社發行

趙煥亭先生傑作

哀情 戰事 不堪回首

現代實事的祕記

寫軍閥殃國……則令人怒髮冲冠

寫政客陰謀……則令人目眦皆裂

寫賄選怪狀……則令人笑其醜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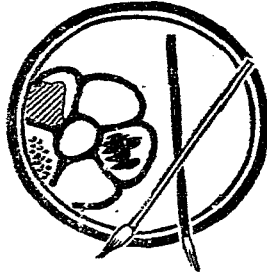
寫戰地慘劇……則令人不忍聞睹

真民國以來政治舞台上之大新劇

本書取材全係近十年來目擊之事實。彙集朝野上下之祕聞。新舊社會之現象。自達官顯宦以及販夫走卒。一網收羅。形形色色。有不可思議之妙。可稱無奇不載。有聞必錄。閱者非但隨時消遣。且可知內亂政變之背景。事出實在非嚮壁虛造者可比。陶社會愛情武俠各體於一爐。近代小說中可謂首屈一指。精裝二冊。定價一元。特價六角。外埠郵費加一。

上海 麥家 圈一 號洋 房內 益新書社發行

普通 適用 毛筆習畫指南



●美術之階梯 ●六法之正宗

●由淺以入深 ●南針可信奉

▲研習國畫者·得此可以無師自通！

吾國國畫·以神韻爲貴·最爲上垂·較諸時下西法畫·雅俗不可同日語·故由國畫入手以作水彩鉛墨畫者·其水彩畫或鉛墨畫乃可貴·惜向少初學入門之畫譜·茲編由一點一筆·一枝一葉·以至小幅漸及全圖·種種畫法皆備·并有詳細之教授法·說明於左·最爲明晰易解·其門類則山水花卉翎毛人物無不全備·洵習畫者·無師自通之良教科也·每部四冊價洋六角

益新書社出版

普通
應用



洋裝一冊
本裝兩冊
定價一例
大洋四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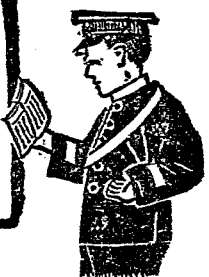
■新文化之階梯

■研究國語的實用教科

本書爲國語教師陸洪生君所著。乃供給高小學生國民校三、四年生及普通商人商店學生等之最適用書。全書一百六十篇。分門別類。共有求學，請益，旅行，請假和開會，稟問和報告，思慕，規勸，借索，請托，慶弔和慰問，贈送和答謝，實業，等十數類。又簡明。又賅括。商學兩界友朋交際及家庭職業上應有事件。無不盡有。更新新式標點。看時極易明瞭。真現代國民最適用之書信書也。

益新書社出版

趙孫
注
三十
篇



古今第一部兵法

百戰百勝的攻心要訣

是現代人人必讀之武經

孫武子一書。為千古兵法之鼻祖。而亦古今兵家所必讀。歷代善將兵之大將。如漢之諸葛武侯。宋之岳飛等。無不深通此書。現今雖火器日精。戰法日異。而軍謀戰略。則與古時兵法無二。故是書實為現在軍事家不可不研究者。茲編為明代趙虛舟先生所注。其中解義簡明。引類確切。諸家注均莫能及也。原本蘊遠舊刻。明季逸亡。賸傳絕少。日本窪田青音氏得其遺冊。始重刊之。然流傳於中國者甚夥。本局特請名手精繕。詳加校對。圖句付之石印。以公諸世之談兵者。每部四冊。外加布函。定價洋六角。

益新書社發行

精 校 斷 句

傷寒大白

●孟河世醫巢氏鑒定本

●蘇州殷甯瑞堂家藏稿

蘇

▲為讀仲景傷寒論之秘鑰

蘇

▲為中醫界不可不究研之書

張仲景傷寒論·得經問之真詮·啓天地之秘奧·為岐黃以後·第一發明醫理之書·所惜詞義情微古奧·學者每不易瞭解·所以粗淺者往往有誤會之處·而受庸醫殺人之詬病·雲間儒醫秦皇士·以數十年之經驗·會通其精奧·特著此傷寒大白四卷·以啓習醫者研究傷寒論之門徑·行世以來·久已膾炙人口·惟外間翻本校對疏漏·且不點句·讀者每有毫厘千里之憾·是本精校斷句·為吳中殷氏藏稿·而曾經孟河巢氏所鑒閱許可者·其精審處·與坊本真有上下床之別·購者不可不辨之·

裝訂
四冊

湖州

五洲書局

出版

上海

益新書社

發行

定價
七角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發行
中華民國十九年六月六版

奇俠精忠傳七集一冊

定價大洋八角

正編 全部八集五元八角
定價大洋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分發行所

著者 玉田趙煥亭

發行者 莫釐錢愚欣

印刷者 益新書局

總發行所 益新書社

分售處 各省大書局

天津 江東書局 漢口 世界書局
北平 自強書局 杭州 問經堂
廣州 大成書局 各省 中華書局

Δ 1

498090